

我们的

的

事

救



前言

preface

2016 年，一个很久不联系的朋友发微信给我，告诉我她一直在读我们的文章，因为那些文章给了她力量。她说她想跟我讲件事，她也不知道是不是自己想太多，但是她挺不爽的，之后她就分享了两个在她的工作场合发生的夹杂着性别歧视和性骚扰的故事。那之后不久，我采访到一个女性创业者，她在结束一场生意谈判的时候，被对方要求“生意都谈好了，不要抱一下嘛！”她说即使她内心有多少个不情愿，都不能怎么样他，甚至不能拒绝，因为她还要跟他做生意。在很多场合，我提到性骚扰的时候，很多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女性跟我说：怎么我活了这么多年都没有被骚扰过？经我列举几个案例之后，她们的反应很一致：那可能我也被骚扰过，但是当时不知道。

这本故事集的初衷是希望把性骚扰在不同场合的不同形式呈现出来，让那些遭遇性骚扰觉得不舒服却不知道怎么回事的人知道，那是性骚扰；让那些知道自己被骚扰却还在自责的人知道，这不是我们的错；让那些知道自己被性骚扰了却不敢拒绝的人知道，我们在这里支持你的拒绝。也让那些骚扰到别人的人知道，这些行为是性骚扰，是错误的，是应当承担责任的；也让那些意识到自己骚扰行为的人知道，我们支持你的反思，我们愿意协助你改正你的行为。

它也是对 #MeToo 运动的一种参与，我与 20 位亲历者和 5 位专业人士一起，把我们的故事和观点说出来，让更多人知道这些故事中所呈现的都是性骚扰，

我们与平权 | 我们的故事

被骚扰从来不是我们的错，我们受到了伤害或者伤害了别人但是我们也一直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反抗着。这些故事和声音，都是历史的一部分，是值得被记录的平常人的历史。

2018 年 8 月至 2019 年 1 月，我采访了 30 多位性骚扰的亲历者和在不同领域的性别专家，最终征得受访者的同意选取了其中的 20 个亲历者故事和 5 位专业人士的采访收录在这个故事集中。其中有 2 位是实名呈现访谈，其余 23 位均使用受访者提供或同意的化名。在 20 位亲历者中，有 2 位受到的是来自同性的性骚扰，其余 18 位的经历均与异性相关联；有 2 位是曾经实施过性骚扰的亲历者，另外 18 位则以遭受性骚扰的经历为主；其中有 2 位男性受访者，18 位女性受访者；受访经历发生地点以上海为主，除网络性骚扰以外的 15 位受访者中 12 位的经历主要发生在上海，3 位的发生在国内其他城市。除此之外还有采访者本人作为顺性别女性被男性骚扰的经历的自述。

受访者主要来源于以下招募方式：参与 2018 年 9 月 -10 月间短暂发送的调查问卷并留下联系方式表示愿意被采访；由其他了解“我们与平权”的朋友推荐；在微信公众号、微博、个人朋友圈看到招募广告报名前来；在微信群中讨论相关问题后报名。

我们对所有受访者进行了面对面或者视频采访，有个别受访者进行了两到三次采访。针对性骚扰亲历者的访谈本着知情自愿的原则鼓励受访者讲述自己的经历，以及对亲身经历的观点和想法。文字故事是对访谈录音中受访者发言的归纳整理，以受访者讲述自己故事的形式，以 TA 的语言习惯，经其许可后成稿呈现。对专业人士的采访则本着知情自愿的原则，根据受访者专注的领域对其提问，并鼓励其分享相关领域信息。成稿以访谈方式，经受访者许可后呈现。

在有限的个人故事中，我们尽可能多样化地呈现受访者的经历。通过性骚扰发生的场所，我们将这些故事分为四个部分：社会交往、校园、职场与网络。社会交往部分包含了在健身房、地铁和夜店之类的公共场所发生的性骚扰事件，也有在个人住家、酒店房间和私家车这样相对较为私密的场合发生的，都是由社会交往开始的。在校园部分，有小学、初中、高中、本科、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阶段遭受或实施我们平常人的历史也的性骚扰。在职场部分，有来自同性的性骚扰故事，也有来自异性的；有来自同级同事的，也有来自上司的；有发生在民营企业的，也有外资公司的；有实施性骚扰的，也有遭受性骚扰的。在网络方面，有发生在购物网站、即时通讯工具、网络游戏以及社交网络等不同平台上的故事。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很难覆盖到所有性骚扰的形式，而且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独特的，我们也不认为 21 个亲历者的故事就能概括所有的性骚扰事件。希望这些故事能够呈现一些性骚扰在生活中的表现形式以及每个亲历者——被骚扰者与骚扰者的反思和反抗，给你反抗的力量。



目录

Contents

00 性骚扰是个啥

01 社会交往

乔伊林：修热水器的时候，水管工在我家性骚扰了我 / 07

小茹：健身教练把笔插进了我的 bra / 11

凌凌漆：我后悔没留下证据曝光他 / 16

冰冰：我没邀请你之前，请别把手放在我身上 / 22

小芳：我不觉得这是性骚扰 / 27

途尚：到底是不是性骚扰取决于这个人的性观念 / 31

02 校园

月饼：小学及初中发生的性骚扰事件 / 38

常宁：性骚扰成了我探索性向的开始 / 46

朵朵：这位老师给我“上了一课” / 50

风子：我在北欧为自己遭受的性骚扰维权 / 54

小 A：导师的手伸进了我朋友的领口 / 59

03 职场

橙子：上司裸体站在了我的面前 / 66

希希：骚扰者的亲历：后悔与反思 / 72

小乔：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那就是性骚扰 / 76

捡泥：除了揍他，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 / 80

白亦初——她们用性骚扰来胁迫我 / 84

04 网络

Seaz：他们把我当成一具肉体甚至
一个器官，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 90

Tatsumi：闲鱼不是性交易的平台 / 94

小丫：他们觉得女权就是性开放，可以来占便宜 / 97

阿狸：现在我都不怎么玩微信了 / 102

小树枝：我成天被骂婊子，只因为游戏里做了市长 / 106

05 专业人员的力量

爱马：职场性骚扰相关法律 / 112

皮晨莹：纽约大学 Reitman VS Ronell 案件中
呈现的师生权力关系 / 114

碧城：你要充分相信一位女性才能帮助她 / 123

小米：校园反性骚扰行动事件始末 / 131

张心宇：媒体人眼中的中国反性骚扰运动 / 139

06 后记与总结 / 159

07 感谢 / 165



还有我们的

我们受到的伤害

这里面是我们自己的经历

这是一个访谈故事集

反抗

欢迎你来看看另一个世界



性骚扰是个啥

性骚扰通常被认为是性侵犯的一种较轻微的表现形式，在我国法律中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样的行为是性骚扰。为使读者对性骚扰的概念及表现形式有一定的了解，下面列出几条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中关于性骚扰的规定或定义：

- 台湾地区 2009 年颁布的《性骚扰防治法》中第二条规定：

本法所称性骚扰，系指性侵害犯罪以外，对他人实施违反其意愿而与性或性别有关之行为，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

以该他人顺服或拒绝该行为，作为其获得、丧失或减损与工作、教育、训练、服务、计画、活动有关权益之条件。

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图画、声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视、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损害他人人格尊严，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敌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当影响其工作、教育、训练、服务、计画、活动或正常生活之进行。¹

- 法国 2012 年 8 月 6 日的法律对性骚扰作出了一个新的更确切的定义：

性骚扰是与性相关联的重复性语言或行为，无论是伤害了受害者的尊严，还是使受害者陷入焦虑、恐惧或者受侵犯的状态。

即使不具有重复性，以实施者或第三者获取性方面的实际或表面利益为

1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D0050074>

我们与平权 | 我们的故事

目的而实施任何压力的行为，也被视作是性骚扰。²

- 美国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US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给出的定义更多指向职场中的性骚扰，具体为：

性骚扰是一种违犯 1964 年民权法第七章中规定的性歧视行为。公平就业委员会界定了两种类型的性骚扰：“性交易”和“敌视环境”。

（一）“性交易”类型的性骚扰

（1）把不受欢迎的性接近、性要求和其它与性有关的言语或行动通过明示或暗喻的方式作为就业的条件时，或者（2）把服从或拒绝这类行为作为决定个人就业的根据时，这类行为则构成以性做交易的性骚扰。

（二）“敌视环境”类型的性骚扰

不受欢迎的性接近、性要求和其它与性有关的言语或行动，其目的或结果不适当地干扰了他人工作，或造成恐吓、敌视或令人生厌的工作环境时，这类行为构成“敌视环境”类型的性骚扰。³

- 德国于 2006 年颁布的《一般平等待遇法》中将性骚扰划归歧视的一部分，相关规定为：

性骚扰是指一切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行为或言语，包括不受欢迎的肢体接触，与性相关的邀请以及对带有色情内容的文字传播和图片展示等。

2 <https://mp.weixin.qq.com/s/6PmJEoQjsUbfPKGXRcXzoQ>

3 <https://www.eeoc.gov/policy/docs/currentissues.html>

- 联邦劳动法院（2011）又在判决中进一步指明：只要骚扰行为客观上侵犯了被骚扰者的人格尊严，该行为即可构成性骚扰。骚扰方不能以“误会，开玩笑”为由进行抗辩。同时，“不受欢迎”以被骚扰人的感受为准。⁴
- 澳大利亚 1984 年通过了《性别歧视法》，该法明确禁止性骚扰，并规定性骚扰的性质是性别歧视。其中性骚扰的定义为：

以下行为可以被认为是性骚扰：

- a. 不受欢迎的求爱或性要求，或者
- b. 其他性本质的、将他人卷入其中的行为；

在有理由认为被骚扰者有可能会被冒犯、羞辱或者恐吓的情形下即可认定。

在认定上述行为时，以下情况将会被考虑在内，但不仅限于以下情况：

- a. 受骚扰者的性别、年龄、性倾向、性别身份、间性（intersex）情况、婚姻或亲密关系情况、宗教信仰、种族、肤色、国籍或者民族；
- b. 示好或提出要求方、参与骚扰者与被骚扰者的关系；
- c. 被骚扰者的任何残障情况；
- d. 其他相关情形。

并且，性本质的行为包含对某人进行性本质的声明，不论该人是否在场，不论是手写还是口头声明。⁵

- 根据日本 1986 年通过的《男女雇用机会均等法》，性骚扰分为两类：

第一类为对价型性骚扰，指利用职场的上下级关系强行要求与下属发

⁴ <https://zhuanlan.zhihu.com/p/33732339>

⁵ <https://www.legislation.gov.au/Details/C2018C00499>

我们与平权 | 我们的故事

生性的关系的行为。第二类为环境型性骚扰，指在职场发布与性有关的言论或图像等行为。

各州县有各自关于“流氓罪”的《迷惑防止条例》。以爱知县为例，其《迷惑防止条例》规定“流氓行为”包含以下行为：1) 触摸或隔着衣服间接接触他人身体，2) 针对被衣服遮蔽的身体部位或内衣进行偷窥或拍照，3) 其他下流的言行⁶⁷

- 2013 年由印度妇女儿童发展部提起并通过的《工作场所对于女性的性骚扰——预防、禁止与救济》中对性骚扰的定义为：

任何一种或以上下述不受欢迎的动作或行为，不论直接还是间接：

- a. 身体接触和示好
- b. 命令或要求性方面的好处
- c. 做出性相关的评论
- d. 展示色情作品
- e. 任何不受欢迎的与性相关的身体、言语或非言语的举动⁸

6 <https://tajimi-law.com/sexual-harassment.html>

7 <https://chikan-bengosi.com/chikanjiken/>

8 https://www.iitk.ac.in/wc/data/Rules_Sexual-Harassment-at-Workplace.pdf

第一章 社会交往

修热水器的时候 水管工在我家性骚扰了我

乔伊林

2016 年春节的时候，我出去旅行了，刚回到家就发现热水器坏了。那几天又是那年上海最冷的几天，绝对洗不了冷水澡。第二天还要上班，我想着尽快搞定这件事，就拨打了热水器上贴着的座机号码。我已经独立生活了很多年，但那是我第一次修理热水器。接电话的人态度非常好，也很配合，我们约定他第二天早上 7:30 左右来上门检修。

第二天 7 点 10 分左右他就到了，检查了一下热水器的管道，说是有几个管子裂了，全部换掉要 300 块以上。我觉得价格太高，就告诉他我需要问一下房东是否能接受这个价格再打电话给他，他也接受了。在复原他拆下来的零件的时候，他发现热水器管道在漏水，就好像很好心地说：“那我先帮你拧一下这个管子，让它暂时不漏水。”我觉得那也很不错，就让他弄了。

过了一会他叫我过去，说是需要我帮忙握着其中一个管子他好拧紧螺母，我就过去按照他要求的做了。看着他的扳子拧来拧去，我的大脑还在逐渐清醒。过了一会我开始觉得不对劲了。他个子不高，热水器那里的空间很小，我们站得非常近，我特别清楚地听到他喘着粗气；之后我发现**他下体的位置一直在有频率地撞我的屁股侧边**，但我没敢去看他的下体是不是勃起了还是什么状态；我再去看他的扳手，才发现**他是把一个螺母拧过来再拧回去**，

拧过来再拧回去的。那时我才确定地明白了他在性骚扰我，我想了一下然后说：“就先放在这里吧，不用弄了，等房东回复我我再给你打电话吧。”他听到马上就停止了一切动作，收拾了工具包，走了。

过了这么久，我已经不记得那之后我是什么感觉了，也甚至想不起他的长相，不知道这是不是记忆对我的保护。但是我能特别清晰地想起我从发现他不太对劲到确认他是在性骚扰我的那 30 秒里面的场景。他走之后我收拾了一下就去上班了，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后来我后怕地想过如果他是一个有计划的犯罪分子，那他已经知道了我的家庭住址、手机号码、姓氏，他还知道我独居，什么时间上班什么时间下班，还有我客厅和厨房的布局，还有很多可能我根本没想到的信息——如果他想要怎么样我，是非常容易的。我不知道是一种突如其来的自信，还是自我安慰，我认定他不会再来对我怎么样的。他确实到现在也都没有再来。

现在回想起来，我才发现，在刚被性骚扰之后我是没有办法跟别人讨论这件事情的，我自己也需要时间来整理并且让自己接受这件事情发生在了“我”——一个看起来强势的、好像什么都可以解决的、跟脆弱完全搭不上关系的女性——身上，然后再去考虑其他的问题。所以我能够理解为什么大家讲述的事情，常常不是最近发生的。

过了大概 3、4 周以后，我和两个关系比较好的同事在午饭时提起了这件事，当然我的初衷是希望能够得到支持。一个同事说：“哎呀，你怎么那么早叫他来呢！”我说因为要上班，她说：“那你快点找男朋友吧，有男朋友就好了。”我不知道怎么回复。另一个同事说：“亚洲女生（她自己也是亚洲女生）就是比较弱呀，我在纽约工作的时候也发现亚洲女生总是受到欺负，所以你们应该更强一点才能不被欺负呀！”我记得我当时气得直发抖，跟她大吵了一架，大概有半年没跟她讲话。

她们只是其中最典型的两个。我能理解她们只是好心想要安慰我，却给了我最不需要的东西——再次的伤害。我当时的社会身份与水管工存在一定的差距，没有听到有人质疑我的经历的真实性。如果我是家政工或者是服务人员，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告诉我：“你一定是想多了，他根本没这个意思。”在性骚扰事件发生之后，我陆陆续续收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谴责，包括但不限于“你穿了什么衣服”“下次叫个男的跟你一起”“以后别打热水器上贴的电话，叫正规公司的修理工”“下次叫他白天来”……没有一个人给我一个拥抱告诉我：“我听到你说的话，也相信你说的。我知道我不能够真的理解你的感受，但是我希望能够给你一点支持，哪怕只是提供倾听的耳朵。”

我一直觉得这是件很小很小的事，毕竟我没有遭受什么“实质性的伤害”。但是在那之后的2年里，我都拒绝任何陌生男性进入我的家门，除非在有可信任的人的陪同下。我的前同事告诉我，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好像变了一个人，再也不像以前那么爱讲话了。那段时间我早上都会用一个很大的保温杯带咖啡去办公室喝，每天早上我都会在里面倒一些伏特加，在写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才发现，那就是在我被性骚扰之后一个月左右开始的，在那之后差不多半年结束了。

我本来以为我没有自责的倾向。感谢我之前受到的女权主义熏陶，使我非常清楚地知道这是他的错。可是在一次又一次的描述中，我发现我会用一些特定的，微妙的方式来为自己开脱：“我哪知道那不是正规的厂家修理的电话呀？那还是座机呢！”“那是我第一次修热水器”“那么早我还没醒”——我一直在为自己不够警醒寻找依据，其实就是在责怪自己没能够第一时间识别出他的性骚扰倾向，没能第一时间中止他的行为，是我让自己受到了伤害，我才是罪魁祸首。

即使现在事情已经过去3年了，写下这段经历的时候，我心里还是有一种不知道应该如何描述的不适感。当我成为一个女权工作者之后，我更关

我们的故事 | 社会交往

注的是，我应该不是唯一受到这个修理工骚扰的人，那么其他人怎么样了？她们受到了什么样的伤害？我是不是能够做些什么防止其他人受到骚扰？**我是不是没有承担起我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没有答案。但是，或许你会在接下来的故事中找到你的答案。

健身教练把笔 插进了我的运动 Bra

小茹

小茹今年下半年曾经密集地进行了私人教练的健身训练课程，下面是她的分享：

今年下半年，作为一个健身小白，我买了几十节健身教练的一对一指导课程。我就讲一讲我在上私人教练课程的时候遭遇的让我不太舒服的事情吧。

先讲我觉得最不舒服的一次：我的教练有一个记录我个人运动信息的本子，但一般在带我上课的时候，他是不会拿笔出来写的。那天在上课之前，我们正在聊天。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他觉得这是一个玩笑吧，**他把那支笔很快地插在我胸口里面——我上课的时候一般都会穿那种比较短的运动 bra。**这个动作是在我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一瞬间完成的。我的第一反应当然是马上把笔拿出来，但我也没有同时马上反对或者抗议什么的，也就是嘻嘻哈哈地过去了。事后我才反应过来这个其实已经是非常严重的肢体上面的性骚扰了。这件事发生的时候我在健身房里，是在他的工作场合，我也已经进入一个学员的状态正准备上课——这个是让我觉得最不能接受的一点。这件事以后我去问了其他也在请私人教练健身的女性朋友，她们都没有遭遇过

类似的问题，就我所知目前在我的朋友圈子里只有我遭遇了。她们的教练对她们都是进行比较专业的指导，即便有一些比较贴近的动作上面的协助，教练们也都不会像他这样。

有一些力量训练的动作以我个人的力量是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需要他作为教练在我后面协助的。**在那之前他带我做力量训练的时候，不只一次评价过我今天的头发香还是不香**，那样的话我想我们的距离应该非常近了，我就隐隐地觉得这应该不是协助健身动作正常适当的距离。我一开始还会觉得自己小题大做，但后来我头发的味道被评价了多次以后，**我就觉得不舒服了，我就会觉得你是不是故意靠近我闻我头发呀？！**后来我就试图回避他再提起这个话题，但我也没有很明确地跟他表达我的态度。

有一个器械是人趴在上面，小腿往上抬起做腿部力量训练的。有一次我趴在器械上的时候，**他也是动作很快地坐到我腿上，然后马上又站起来了，大概可能也就是一秒的时间**。我当然知道这是在正常的健身训练中完全不需要的动作，但他好像会给我一种“**我跟你很熟可以开开这种玩笑**”的感觉，然后他看到我也没有明确地表示反感，就更加肆无忌惮了。所以我也在想，**他越来越过度地跟我有身体上的接触是不是因为我没有在一开始就明确地跟他说：你这样子的言语和动作会让我不舒服。**

我有点记不清楚是因为什么，在刚开始的某节课，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跟他说：你这是性骚扰我！他可能也觉得这就只是一句玩笑话吧，但是他明显记在心里了。因为后期我没有意愿续课，我们之间已经有一些隔阂了，有一次也是在带我上器械的时候，除了器械指导我们并没有其他的对话，**他就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拉了一下我运动 bra 的肩带，拉完之后他说：“你去投诉我性骚扰呀！”**就是有点挑衅的、威胁的姿态，好像有一种我很好欺负、对我做了这样的行为我也不敢去投诉不敢声张这样的意思。我当时没说话。我想这也是为什么他后来能做出把笔插到我运动 bra 里这样更加过分的行为

的原因吧。所以我觉得发生这些事情我自己也有一部分责任，是在于那些事件发生的当下，我没有立马翻脸或者投诉，只是一再地忍让逃避。其实我觉得即使我去投诉了，他也不一定会受到惩罚，而且在之后的课程中他完全可以搞模糊，不认真地带我的课。教练带得认不认真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考量，在别人也很难看出差异，所以我其实一直是在隐忍的。**健身教练和学员之间其实也有一种好像老师和学生一样的关系**，就是说，虽然在这个健身课程上是我花钱请的他，但是他在专业上面是跟我有差别的，他是高于我的，像一个老师一样，这就产生了一种变相的权力关系让他可以来控制我。

其实对于我们这些健身小白来说，**健身教练评价我的身体，我会觉得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他们就是会根据时下的健身审美标准，来评价你屁股翘不翘、胸大不大，身体哪部分的形状好不好，或是你的腰围或者身材的比例有什么问题等等的。像我这样比较瘦的人去健身，其实也是希望能够有更好的曲线。在这样的前提下，我是不会把他对我身体的可能过分的评价认为是一种言语上的性骚扰的。

我其实算是一个个人隐私保护欲比较强，边界意识比较强的人。他每次想让我续课的时候，就会说：我们都这么熟了，你就把我当朋友一样吧。我心里就觉得：拜托！我6月1日才认识你，现在才几个月？什么叫我们都这么熟了？他就认为我们认识几个月了，在一周接触2次的情况下，我们已经很熟了。当然这可能也只是一种想要让我续课的装熟的策略，**好像他们健身教练普遍认为，男教练跟女学员之间有性暗示的姿态也好、暧昧的话语也好都是正常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我本人是不忌讳跟别人谈性的，我想有些人可能就会误以为既然我不忌讳谈性，那就可以开一些更进一步的玩笑，也可以有进一步的身体接触。我的健身教练经常会以续课为由把自己的情绪带到工作中，就是他要跟我聊续课的时候对我的关心程度堪比五好男朋友，嘘寒问暖关怀备至的；但凡我说暂时不想续课，他就立马冷若冰霜，一句多余的话也不跟我说，而且指导起来也很敷衍。后来在我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我也找了健身房经理，投诉他不认真负责，在指导的过程中带着严重的个人情绪。经理也是非常官方地回应说，他们会处理，后来我再去那个健身房的时候，经理说他已经离职了，我也没有去求证过。

他自己原本不是学健身、健美，是他自己健身之后，去考了一个私人教练的执照。好像这个执照是大概两三个月就可以考出来了，就能去健身房应聘带学员了，因为现在的私人教练大多是自己去拉客人，底薪很低甚至没有，所以一般的健身房也没有那么严格的录用标准。像他这样的不是专业出身的健身教练其实是很多的，好像上岗之后也没有特别严格的筛选或者考核之类的。考这个私人教练执照要花一万多块钱，他就说反正有这个执照了，就出来挣挣钱把学费补贴回来吧。他们接受的培训主要是一些动作、器械、骨骼肌肉可能还包括一些营养学的知识，肯定是不教类似伦理相关的知识的，比如在一个高度与身体产生关系的职业上如何与学员相处。**这个行业本身就不是那么规范甚至可能是乱象丛生的，教练做出一些越矩的言语或举动都不会有严重的惩罚。**

后来我自己也在反思，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有目的性的，就是希望他能够更专业更好地训练我。我去上这个课就是抱着塑造身材的目的，而且我对专业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他作为一个专家，一个可以对我进行指导的人，当时我就想要是跟他走得近一些，关系搞得好一点，那可能在下课之后我有健身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也还可以继续请教他。所以有时候我会有些示好的举动，比如请他喝咖啡，买点水果给他，有时候也会给他带一些我们公司的产品，这同时也有感谢教练的意思。他会不会误解我对他有健身以外的想法呢？会不会因此导致他后来以一种超过健身教练的专业边界的方式，来性骚扰我？

其实现在说起性骚扰，被性骚扰的人也好、性骚扰别人的人也好，都不知道到底怎么去界定它，甚至每个人的认知都是不一样的。**而且虽然我知**



道谴责受害者之类的想法是错的，这种事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时我还是会觉得，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导致他这样对待我。那段时间在跟他的课的后期，每次要去上课的时候我的精神压力值都爆表，比上班的压力大多了，现在就连那个健身房的门都不想进了，更不用说续课了。

我后悔没留下证据曝光他

凌凌漆

**凌凌漆受访时 27 岁，在创业中，经营着一个产品设计工作室。
下面是她的故事，欢迎阅读！**

大概（农历新）年前有段时间我没什么事儿干，孤单寂寞冷，朋友就推荐我下载了那个很像 Tinder 的社交软件“探探”——一个滑脸的社交软件。它的基本逻辑就是每个用户有五张照片跟一些简短的说明，一天给你推送比如 500 个人，你要一个一个滑过去。你看到这个男生的照片，感兴趣可以点开看他的照片和介绍，喜欢你就向左滑 like，不感兴趣就向右滑 dislike。如果你们两个互滑 like，就匹配成功可以聊天了。

本来我是不信这种软件的。但是那段时间我听两个朋友都讲到通过 OkCupid 呀，Tinder 呀，探探呀这样的网站找到了比较佛系、比较匹配的 IT 男朋友，我就觉得，那就试试呗。用了几天我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基本上我只要滑了 like 就会匹配到这个男生，好像他 dislike 我的几率大概只有 10% 左右，我不太会被拒绝。后来我问了其中一个男生，他说男生是每个人每天都有限量的。如果你是一般男生用户，那你每天大概只能滑 100 张照片；如果你是 VIP，那你可能一天可以滑 500 张照片。所以大部分男生每天拿到



手机，打开探探之后都是全部滑 like，看自己能和哪个女生匹配上。今天的份额全部滑完之后，就换下一个 app 去看。

当时我也算是谨慎又谨慎了吧，聊天加了几个人，最后有 4、5 个男生邀约出来见面吃饭什么的。其中有一个，在 APP 上聊天时他讲自己是在创业的，但又很避讳讲具体是做什么的。因为我自己也是创业的，就还蛮感兴趣的。到 3 月份的时候，有一天他告诉我说要是不忙的话，他就在虹口足球场附近，可以约在虹口龙之梦那边一起吃晚饭。其实之前跟其他几个男生也都是吃吃饭，聊聊天，还算蛮愉快的。那我就想说好吧，而且之前也互相约了好几次没约上了，既然这么赶巧那就约吧。我大概是晚上 8 点多结束工作的，他问我怎么过去，我说我开车。**他就说那你直接把车开到我们家小区附近，我们再商量是开我的车还是你的车出去**，晚上吃什么。确实如果各自开各自的车出去吃饭，好像有一点奇怪。我就说那行吧，先见个面。后来他把定位发过来，的确离虹口龙之梦不太远，应该也不是什么偏僻的地方。而且我之前也在那边住过，路也比较熟，就出发了。

快要开到定位位置的时候，我发现**越开越偏僻**，开着开着就到了小河边，那边是很僻静的，晚上基本没什么人。我开始觉得事情没那么简单，怎么可能会去个没人的地方吃饭。我把车停在路边，但又不知道打电话给谁，如果我打给我的一个女性朋友的话，我害怕万一出了事情，她就慌了，不知道怎么处理。后来我就打给了我感觉还算比较聪明的一个男生朋友，告诉他说我现在约了一个之前没有见过的男生吃饭，**我把我的定位什么的开着，万一你发现有什么问题，至少你知道我人大概在哪，可以想办法找到我**。以防万一嘛，多安几个心眼也不是坏事。

找到了那个男生的车之后，我把我的车停在他的车后面，**把他的车牌号发给了我朋友**。当时那个朋友还说：这么严肃，你到底是去干嘛的？我没回，就下车了。我走到驾驶室位置敲他车窗，跟他打招呼，他示意我到后座

去聊。我觉得去后座不太好，就绕到副驾驶位置，打开车门，**发现他所有东西都堆在那里**。他说这边放着东西，让我去后座，他就在前面待着，让我先上车商量一下去哪里吃什么，我想了想就上了后座。上车之后我就跟他说直接去虹口龙之梦就好了，他说我们才刚见面，也不熟，再多聊聊天再说。我就说还挺挺饿的，先去吃饭吧，边吃边聊。后来他回过头来问我：你看不看得清我？我心想**黑灯瞎火的，你的车窗全部都是贴的黑色的膜**，还不开灯，我怎么看得到呀。他就说：你看不清我就坐到后面来，就坐过来了。**聊了几句，他就开始摸我的手**。他说你的手怎么这么凉啊？我心想当然凉了，大冬天的，怎么可能不凉。

是不是很套路？我当时竟然没有识别出来这个套路，只是觉得怎么第一次见面就来牵我的手。我觉得很烦，就把手抽了回来。**他聊着聊着就越坐越近，还一直说第一眼看见我就很喜欢我，想跟我谈恋爱**。那时候我肢体上其实已经很抗拒他了。我就说认识了15分钟就谈恋爱不现实，转头就要下车，**一开车门我才发现车门是锁住的**。他就问我为什么要下车啊，他只是要跟我聊天，然后就还是一直说他有多喜欢我。我不敢跟他硬碰硬，他之前拉住我的手的时候，我就能感觉这个人还是蛮有力气的。车上又有足球什么的运动的东西，感觉他也是经常运动的，又是一个青壮年男生，如果我奋起跟他抵抗以我的力气应该没什么用，所以我就一直**言语应和他拖延着时间**。他又说我一直跟他笑，是不是对他有好感啊？我说我很尴尬，很焦躁，不想继续这样子谈论下去了，我觉得这样不好，他就开始把话题往性上面扯。**当时在车里面我都已经缩到很角落里了，但他离我大概只有15公分，而且已经很明显地开始在我耳朵附近的敏感位置吹气了，让我特别难受。他的手也已经伸到我的裙子里，在我大腿附近徘徊了**。我就把他的手推出去他又伸进来，推出去又伸进来，大概往复了3、4次。然后我当时就想，这人不会是想硬跟我啪啪啪吧。我就在那边东扯西扯，一直躲着，他可能看出来我也很反抗，就继续强调说他是真的喜欢我。**他的骚扰，是包裹在“我喜欢你，我想跟你谈恋爱，做我女朋友吧”这种语言里面的，就没有直接强暴那么让人抗拒，**

也会让人很迷惑。毕竟我心里也一直会打问号：这个男生可能真的对我有好感？其实我当时脑子挺混乱的，但是想的就是先不能跟他起冲突，如果他要来骚扰我，就尽量先挡一挡拖延时间。肯定不能跟他硬碰硬，万一我被他带走啊，或者是用一块布蒙住啊什么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这个时候我的电话响了，是我的那个男生朋友。**我马上接起来说了两句，就跟车上的男生说是我工作上的事情，很紧急，我现在必须马上回复对方。他说那你回复啊，我就说我要回我自己车里说，这个事情被别人听到不太好，他就一脸丧气地开了锁。**我赶快下车回到我自己车上，直接把车发动起来，踩油门走了。**

他还微信问我发生什么了，为什么走了。我说你不是很明确地喜欢我，我已经说了我觉得这样不好，你还想逼迫我和你发生性关系。你如果一开始说清楚大家只是约炮其实也可以，何必打着找女朋友的招牌，逼我跟你发生关系。我本来只是想单纯地跟你吃饭聊天，做个饭友。然后我就把他删了。**我后来就觉得怎么这么蠢呐，为什么要删掉他的微信，其实应该找个机会想个办法，再把他约出来之后把他弄一次才解气，虽然报复这个事情我不是很擅长做。而且我也有他的车牌号，说不定他也不是第一次做这个事情了，可以想办法曝光他。**

那之前我一直以为，一般男生约女生出来吃个饭就是想要跟她约炮，但是女生是掌握主动权的，只要女生强硬地跟男生说明不行，就不会发生。一直到那天电话里跟一个做性别平等的朋友说起这个事情，我才意识到这就是性骚扰，这甚至可能是强奸未遂。

这件事情刚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一直在自责，就是想为什么要去，或者去了之后为什么要上他的车，为什么一开始没有发现他的问题啊之类的问题。这件事情只有那个救了我的朋友知道，**他也会责怪我为什么要去见那个男生。**他当时是看到我的定位突然消失了，就一下子慌了，就赶快打电话给我说要过来什么的。当时定位消失应该是因为我锁屏时间过长，手机自动把

程序关闭了。后来我脱身之后，他语气里还是很有责怪的意思。

我后来有想过，如果我真的被迫和他发生了性关系，我要怎么样。后来又觉得我内心里不愿意跟他发生性关系，**我如果一直够强硬的话，这件事情是不会发生的。**我有设想过自己被男生强迫的时候要怎么样去应对，首先就是要顺从他，在他没有那么激烈地压制住你的时候，再找机会反击。比如说扎他眼睛啊，打他的肚子啊，打他的下体啊，或者是咬他之类的。当然如果他就是要强上，我也就没什么办法了。

不管我自己多能消化处理这件事，肯定还是留下一些心理阴影的。如果说这是强奸未遂的话，我应该也不是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了。大概大二大三的时候去绘画夏令营，也碰到过一个香港男生很疯狂地一直说喜欢我，私下里邀请我出去玩。我跟他出去之后，他又想强迫我跟他一起睡，但当时我就不停地反抗，那个男生当时可能被我挡住了，就也没有发生性关系。现在想起来其实这两件事情还挺相似的，**都是打着喜欢你，对你有好感的旗号，想跟你发生性关系。**其实他们应该都知道我是不情愿的，但是又想强迫我。这种事情发生之后，我都没有跟任何人讲过，好像就是会选择性地失忆，也就忘掉了。

我觉得女生从小到大都或多或少遇到过性骚扰。我小学的时候走在马路上莫名地被一个爷爷抱住亲一口；大概五年级的时候，班里有一个男生在一个很偏僻的角落摸我的胸；高中的时候也有个玩的不错的男生开玩笑的时候摸我的胸部；刚说的夏令营里面有个男生最后一天大家坐大巴离开的时候，借着给我盖衣服的名义摸我的胸……难道我的胸比一般人的胸大吗？并没有啊。而且他们当时好像都觉得自己只是在开玩笑，不会觉得这个事情侵犯到我了。我当时很反感，就大声地呵斥他们，讲一大堆话呀什么的。后来到大学再遇到性骚扰的时候，我其实还挺理直气壮的。

网络是我消化这个事情的一个很重要的手段。我没办法跟父母讲这个事情；我也知道一些比较好的朋友都是比较保守的人，是那种肯定会责备我的人。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天然地不想去跟别人讲，觉得别人不会站在我的角度来同情我的遭遇。后来我上网去搜，就发现还是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些不同角度的话语。看到这些我就会觉得，比如说那种被拐卖的妇女呀，或者说是受到家暴的妇女呀，她们看上去有选择，但是她们其实是没的选的。我能做到的就只有保护好我自己。

我现在晚上走夜路，会一直看后面有没有人跟，手里面也会握一把坚硬的钥匙之类的东西防身，车里也会放刀。如果后面有人，我就会走得慢一点，让那个人先走过去，大概都有这个基本的自我保护意识。可能换了别的女孩子，就会听话地在家里呆着，半夜不出去了。但我的确就是喜欢半夜出去瞎溜达，初、高中写作业写累了我都会在 12 点、1 点钟出去散个步。我就是喜欢在外面，那要怎么办，只能做好防备措施。

我觉得那种主动接近你的男生，可能更需要防备。而且的确在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平时私下我也会更加关注独身的女生会容易遇到哪些危险，就是会更多地去问别人可能会如何伤害我，有针对性地采用一些自我保护的策略。

我没邀请你之前 请别把手放在我身上

冰冰

冰冰 30 多岁了，现在处于创业状态，曾经她是一个“爱玩的人”。她说自己“现在老了，蹦跶不动了。”下面是她的分享。

2015 年到 2016 年这两年我非常喜欢出去跳舞。那时候我单身，公司加班也不厉害，下班以后想要找点乐子，就经常约朋友一起去酒吧玩。那时候也年轻么，蹦到 3、4 点也不会累，第二天还能照常上班。我自己本来也就非常喜欢跳舞，但是又不太喜欢那种要求我一定得依照动作来的标准的舞蹈，而且我这个年纪再去学那种需要柔韧性的舞蹈也来不及了，就去酒吧乱跳。而且跳舞还能保持身材（笑）。要是有机会去学现代舞，只要我有时间，我现在也想去学。

我当时在一家小公司，白天上班要穿正装，晚上为了出门方便不用再折腾回一趟家就把裙子穿在西装外套里面。这样上班不违反着装要求，下班去玩也不至于太刻板。再加上我这个人性格本来就比较开朗，我们的工作性质也是同事之间沟通比较多的，同事们跟我关系也都还可以，TA 们基本上可以通过我的衣服来判断我是不是晚上要出去玩了，也会跟我闲聊一下。有

些同事就会有一些不太友好的道德评价，开一些让人不舒服的玩笑。比如我就有一个同事会问我：**今晚又要出去浪啦？套套够不够呀？有时候还会搜寻一些关于我月抛 / 一夜情的迹象**，比如我脖子上长了个痘痘也会被认为是前一天晚上出去玩得太嗨带来的结果。这些其实让人挺不舒服的，有一次我就直接摆着笑脸盯着一个同事跟她说：我去干什么跟你有什么关系？有些同事其实也想要出去跳跳舞什么的调剂一下无聊的生活，TA 们可能有一种又羡慕又害怕的矛盾的态度。当然我不觉得有什么好羡慕的，钱在你口袋里，腿长在你自己身上，想干嘛还不是你自己决定的。但是我不确定 TA 们在害怕的是**什么**，是别人会说闲话还是 TA 们想象中的酒吧里的牛鬼蛇神。

我觉得有一件特别需要澄清的事：不是所有半夜去酒吧玩，跳舞跳到凌晨的人都是去找一夜情的，我们也不是很“随便”的人，虽然我们“随便”不“随便”跟别人一点关系也没有，不过我们一起玩的朋友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据我所知都没有这种跳完舞跟别人一夜情去了的。**一夜情其实比你从电影里看到的难多了**。我觉得如果真的有合适的对象我是不排斥的，但是确实是还没遇到之前我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跳舞了。

在酒吧跳舞会被摸好像已经成为一个不成文的规则了，像我们这种爱出去跳舞的女孩子好像就得承受这个，要是跟不出去玩不跳舞的朋友抱怨，TA 们就会直接说：那你不跳舞不就结了吗？喜欢跳舞你自己在家跳呗！还有一些一起跳过舞的朋友会说，因为你跳舞跳得性感呗！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性骚扰不性骚扰的，就是觉得这不对，**凭什么我想跟别人一起跳舞我就得被摸呀？我凭什么就不能安安生生地跳个舞呀！我怎么跳舞也不代表我在邀请你把手放在我身上，你凭什么呀！**虽然有这种想法，但是我也不能跟所有人都这么说，总会有些人说出让我不爽的言论。而且我也确实没有办法对舞池里那些咸猪手怎么样。

我当时最喜欢去的一个酒吧是在黄陂南路附近、凌晨经常有表演的一

个很大的酒吧，DJ 很不错，气氛很好，人也很多，但是因为没有入场费也没有会员制，里面真的是鱼龙混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去了两次我就知道这个地方不能自己来，不然你肯定舞也跳不好还惹得一身气。所以我们都是大概 6、7 个人一起，跳舞的时候都是男生在外围把我们女生包起来，但是跳着跳着我们就被挤出去然后就有奇怪的人贴上来了，我们就得自己再挤回来。基本上都是跳舞跳到尽兴的时候，我们就得互相找找对方都在哪里，回到组织里保证自己不会跟组织走散。要是少于两个男生在队伍里，基本上我们就不会来这家酒吧。我个人觉得如果是跳舞本身会产生的肢体接触比如说会贴身跳舞什么的我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是如果以跳舞为名乱摸我就觉得很不舒服了。还有一些让人不舒服的是会**有人在你耳边讲些奇奇怪怪的话**，因为太吵了只有讲话的人和你知道。不过我不知道是因为自己听力不好还是选择性失忆，具体的现在都已经不记得了。

在有些消费稍微高一点的或者会员制的酒吧，这种外面奇奇怪怪的人会少一些，但是也一样跳着跳着会有人把手放在你身上。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大概有 7、8 个人一起到一个号称会员制的酒吧玩，有几个穿着打扮很 decent 的欧美女生看到我们跳得很开心就加入了我们，跳得很开心，有个很高的很好看的白人女生就跟我贴着跳到后来抱着跳，后来就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要亲我的嘴，我就逃开了，她的朋友就一阵哄笑。当时让我很不舒服的其实是那个起哄，**好像我没跟这个女孩子亲在一起是因为我太保守太大惊小怪了**，而且这个女孩子全程没有道歉也没有露出过歉意的表情，后来还很嘲弄地在我耳边说：“别害怕宝贝儿，我不咬人。”男生们当时也不知道在干嘛，估计是看到是女生跟我们一起玩应该没啥危险就自己找乐子去了。当然男生确实也没义务守在我们女生身边“保护”我们。我也不能确定当时和我一起跳舞的男生朋友们到底有没有乱摸过别人，后来不出去玩了也就不怎么联系了。

凌晨从这家相对比较“高端”的酒吧回家的时候，我们也常常在路上

看到男的尾随女孩子非要人家的电话，或者拉人家跟自己回家的。当时我们也不清楚具体都是什么情况，就自己赶快走开了。**现在想想是应该去做点什么帮帮那些女孩子的，但是即使现在说起来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做。**

不过在这家酒吧也是有比较好的经历的，也是有彬彬有礼的男生一起跳舞跳得很开心，也不会随意碰我评价我什么的。就是靠近你会用表情和眼神询问你，等到你许可了再靠近，想要碰你也会用不同方式询问，得到许可才会碰你之类的那种。我觉得重点是征求了我的意见，并且尊重我的意见。**那种在你不管是表情、动作上表示了不爽就不会纠缠你的人也是很不错的，也不会让我不舒服，**我觉得他们也明白我没有别的意思，可能只是大家跳舞的方式不一样跳不到一块去，或者就是我当天心情不好，或者就是不喜欢不想跟他跳舞什么的。如果需要在那么吵的地方扯着嗓门喊着告诉他不想跟他跳舞的其实就是我已经不太爽了，但是如果他能走开我也觉得 OK。

还有一次我印象挺深的，是我和一个女性朋友一起去一个爵士酒吧——有一段时间我特别迷爵士乐。这个朋友遇到一个熟人，是个长发的男的，好像是艺术圈的，他又介绍了身边的另外一个男的，说是一个什么导演还是出版人之类的反正是个“大腕”。介绍的时候就有一种**雄性荷尔蒙炸裂**的感觉，让我觉得挺搞笑的。好像这个长发男有求于大腕男，就一定要留下我们两个女的陪他们喝酒，非要买酒给我们俩喝。**我又不认识他们，我自己也买得起酒，就很礼貌地跟他说不用了，我自己买就可以了。**但是我朋友同意了，也一直在跟他们聊天，后来就变成了我朋友陪大腕男聊天，长发男就转过来要跟我聊天，无非就是说自己有多厉害之类的东西，挺无聊的，我也没认真听。我后来想我**本来就是来玩的，为什么非得忍这些不爽的东西？**就端着自已的酒出去到栏杆旁边站着听音乐了。后来我跟旁边一个白人男孩聊了几句，他在座位上看到，就走出来非要跟我讲话，我根本不想搭理他，他就说了一句类似你是不是只跪舔白人的话，我就被激怒了。我就说，是，管你什么事？！之后就走开了。后来我和那个一起聊天的男孩下楼坐了一会之后，长发男还

喝醉了跟谁打起来了，还把经理的脸打得满脸是血的，后来被保安请出了酒吧。3、4 年以前的事情，现在想起来我都还清楚地记得酒吧的布局和灯光什么的。

后来我们就找到了安全的跳舞圣地，就是 Gay Bar，这里大多数人都跳得比我们疯狂，而且根本没有人理我们这群女人，我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们的直男朋友们不知道为什么好像都不大喜欢 Gay Bar，来了几次就不怎么来了，不过我们也不需要“保护”了（笑）。我记得之前看到一篇文章说，加拿大还是哪里的酒吧好像有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如果你觉得不舒服想要摆脱身边纠缠的人或者觉得自己的安全受到威胁，可以去吧台要一杯奇怪的某某酒，酒吧会派专人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我觉得这样的支持方法很好，不知道国内的酒吧会不会实行。

我不觉得这是性骚扰

小芳

小芳现在在上海工作，她是一个热心又温柔，还非常爱思考的姑娘。下面是她的分享：

我其实觉得这不算是性骚扰。两性关系应该是你情我愿的，但是你不情我不愿就是性骚扰。但是当时的情况是，我拒绝了，他也没有怎么样，我好像没觉得受到什么伤害，所以我不觉得这是性骚扰。

2012年的时候，在朝九晚五的正常工作之外，我到了一家餐厅做兼职服务员。那里就只有一个领班，我和另一个同事是服务员，我们一周去三天，包括周末两天都要去。那个餐厅是家庭式的餐厅，氛围挺好的，大家都挺熟。这个男生是餐厅的供酒商，我私底下从没联系过他，但是平时他待在餐厅的时候我们都会聊天交流，我觉得他还蛮好的。我当时的女朋友在外地，有一天晚上我们吵架了，我很不开心，就想找个人出来聊聊天。当时已经是半夜两点钟了，他因为是酒商，下班特别晚，我估计我认识的在当地的人里面就只有他还醒着，就发短信问他要不要一起出来喝酒聊天。他说外面的餐厅都关了，你来我家吧。我就说好的，就去了。

到了小区门口，他又说要去快捷酒店，说是家里不是很方便，到酒店一样聊天喝酒。我就说可以。到前台他问我几张床，我想着那么晚了可能没有房间了，就说都可以。他就开了个大床房。进了房间他就先去洗澡了，我很纳闷，不是说好来聊天的吗？怎么进来就洗澡？他洗好以后我们就开始聊天，那之前他不知道我是拉拉，当然更不知道我是有女朋友的，我就跟他出柜了，说我跟女朋友吵架了很郁闷，他好像很炫耀的样子说：“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对男人没兴趣，我也睡到过拉拉，是不是拉拉对我来说没什么障碍。”当时我觉得挺奇怪的，但是我一直在专注地讲我在这段感情里受了多少挫折和委屈什么的，没太在意。他好像一直在把话题往性上面扯，还作势说要怎么样我，我很明确地拒绝了，推开了他，他没坚持，继续跟我聊着天，我就判断他是开玩笑的。回想起来他非常细腻而且很照顾我的情绪，他试探一下，我拒绝之后他就退回去，看起来好像非常尊重我的样子，他再伺机钻空子。他的那些话都是以开玩笑的语气讲的，也让我很放松。聊了一个小时左右，他就问我要不要去洗澡，我说不用洗了吧，我明天回家再洗。当时我觉得和男生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去洗澡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不安全，而且我也没带睡衣，就穿了T恤和牛仔短裤就来了，不太方便。

他提议睡觉，我说我们没聊什么怎么就睡了？他说他有点困了，要关灯睡觉了。躺到被窝里之前，我把牛仔短裤脱掉了，穿着它睡觉太勒得慌我也不习惯，脱的时候我还让他转过去不要看来着。大床房是只有一床被子的，我们俩躺下之后，他就转过来要亲我，我非常生气，就说：“你干嘛呢？”他大概说“你不想要嘛？！”之类的类似调情的话，但是我非常严厉地拒绝了他。我说我不想要，我也不是来跟你发生性关系的，我是来聊天的。我觉得非常奇怪，根本没想到他怎么会是这样的。一开始我还觉得他是开玩笑的，关灯之后他开始亲我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完蛋了，他要真的硬来我可怎么办呀。我还在脑子里计划出了一条逃生路线：因为我睡在靠墙那一面，也比较靠近门，如果他真的怎么样我的话我就一把推开他顺着墙的位置右拐到门口然后

就可以跑了。我还想了要怎么样把短裤和包都拿上再跑出去，实在不行就第二天再来拿。

我很坚定地拒绝了几次之后他好像非常诧异，不知道会不会觉得我在“欲擒故纵”，又试探了几次以后他好像有点气馁。他一共大概**尝试了四五次**的样子想让我跟他发生关系，我当时还是挺害怕的，就没有拒绝他的亲吻和抚摸。他看上去像是情场老手，比较会把握分寸。当他开始想要有进一步的身体上的触碰的时候，我说我是真的不行，我从来没和男生做过，插入会很麻烦，会流血，会很痛，还有可能搞不进去就会很尴尬。我说这件事我是真的不能配合你，你自己去解决吧。**然后他就很生气，开始越过我的身体锤我旁边的墙。当时还是蛮恐怖的，毕竟这是个暴力行为，而且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就只能死守着我的被子。**捶完墙他就气鼓鼓的回到被窝里了，然后说想抱着我睡，我就有点让了分寸和底线，说：“那好吧，你可以抱着我睡觉，但是不能做任何其他事情。”然后最尴尬的事情就开始了，他开始抱着我蹭。我说**你离我远一点**。他后来就自己在旁边弄了很久，然后就回去他那边睡了，在我身边留下一滩液体。我非常尴尬，想着这是什么呀？我要不要走呀？我应该怎么办呀？后来我就决定躺着假装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然后就终于安生了**。我躺在湿湿的床单上面，又尴尬，又不知道怎么办好，就想着还好他没有怎么样我。快天亮的时候我们和颜悦色地走了。

我当时内心是有一丝害怕的，可能害怕有 10 分，90 分是觉得他是**不可能搞成功，我也坚信他不会硬来**。可能他真的只是情场老手而已，从没想要犯罪。我觉得他还是有底线的，品德还没到那个程度，他**也没有那么饥渴**，而且我们也有共同的朋友。我其实一直有跟他聊一些家庭方面的东西，给他的支持还蛮多的。他爸爸一直在身边，妈妈很早就去世了。他的交际圈里的大部分女性可能跟他都是一夜情或者性伴侣关系，很少有人会跟他聊家庭关系，我觉得我对于他可能一半是朋友，一半是类似提供母爱支持的一个人吧。他是一个**非常脆弱而且温柔，情感很细腻**的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即使他说

黄色笑话我也不会觉得不舒服，相反我会觉的很好笑、很开心。

我确实觉得**忘记一些事情的内容是我对自己的一个保护措施**，像是最后的那个尴尬我就想要忘记，**想让他觉得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除了他捶墙那一段我有受到惊吓，其他时候并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能算是性骚扰。另一方面是**我主动提出来想聊天**，才去找他的，我觉得他**误会我的意图至少有一部分原因是我误导了他**。而且我看到他欲望起来之后这么痛苦，这么难以自持的样子，会觉得这件事情好像蛮复杂的。我跟我的大学同学们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她们告诫我说不要**玩火**，不要这样**误导**人家。好像我应该对他的勃起负责，可是我已经很明确地说我是来聊天的呀！她们还说男生这个样子是非常非常危险的。后来我都觉得我自己可能也不确定是真的来聊天还是要跟他睡觉的，我确实是不喜欢男生的，就是不知道潜意识里会不会有性吸引。

我后来也有反思是不是我给他发射了什么错误的信号。我想起以前会跟他在餐厅里开玩笑什么的，可能有些有点类似调情的，我也问过他“跟男生做爱是什么感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真的想知道，而且我也问过别的女生，人家也不愿意跟我讲。他的具体回复我忘记了，我只记得当时我觉得挺有趣的。后来我问过我身边其他男性朋友类似的问题，他都很认真的回答我，好像在跟我讨论一个非常重要的学术议题一样，我才感受到原来认真的回答是这样子的，以前的那些可能也是性骚扰。

也许我还是在帮他辩护吧。可能是我选择性地遗忘了不好的细节和感受，还帮他找了借口好让自己接受。**从那以后我就知道了不能跟男生去开房，不能一起单独待在一个有床的空间，因为可能会有性暗示之类的，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到底是不是性骚扰 取决于这个人的性观念

途尚

途尚说自己是一个 gay，已经出柜了。出柜这个词对于他来说，主要是针对爸妈和亲人，工作上比较紧密的合作伙伴也会知道他的性取向。下面是他的分享：

我会在地铁上看到一些人，如果我觉得他和我是同一个圈子的——如果都是 gay 的话，有时候我就会有想去接触他的感觉。一般我都会先用手臂碰碰他试探一下，如果我感觉到跟他有一些交流或者他有一些回应的话，就会有一些皮肤表面接触比较大的动作，比如说抱抱，有时候会有进一步的身体接触，也包括下体的接触。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并不会一开始就直接去接触下体，或者有很大幅度的身体接触。但我一定会在觉得他有回应的情况下，才采取行动。不这道这是一种生理上的还是情绪上的什么，我会在地铁上这样去触碰一些圈子里的人，就觉得这样子蛮刺激的。

我是怎么样来判断他是有回应的呢？一个就是生理上的反应，比如说他勃起了；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人如果后退了，那肯定是没有反应的，不后退的人可能会主动回碰我一下。如果是特别拥挤的时候接触到下体，他没有反

应的话，我也不会继续。**其实从快感的级别上来说，“抱一下”的感觉应该是最高的。**抱一下不是用两只手很明显地去抱起来，而是有比较大面积的身体接触。比如上一次，**因为刚好地铁上比较挤，他站在我后面，我的整个后背都贴在他的前胸和肚子上，这种对我来说就是”抱一下“，就让我还蛮开心的。**如果是用手接触下体的话，一般我都是把手放在那里，不会有很大的动作，当然地铁是一直晃动的。我唯一一次比较有动作的是因为他反应很大，勃起得很厉害，我就顺势抚摸了他的下体，他也没有拒绝。

其实这样认识的人并不会有进一步的联系，我自己也并不期待进一步的联系。我也遇到过一次，我们都很享受，可是这个人要下地铁了，他就暗示我跟他一起走。当时可能我比较害怕吧，就没有跟他走。**我也并不想要通过这种接触直接找到一个人去上床。**有一些人虽然你会在地铁上接触到他，会有一些肢体上的互动，但是并不敢跟他一起下车去怎么样；还有一些人，你就会感觉这个人好像挺好的，会很想认识他。

有一次我遇到一个非常明确地表示反感的人，就觉得我可能冒犯到人家了，现在就很少很少做了。当时也是刚上车的时候比较挤，刚好我的手在他下体的位置，因为比较挤也不好移动，我也就没有动，慢慢地我就感觉到他有点勃起了。但是过了一会，他就很恼怒地把我推开，自己退到里面去了，我就觉得我应该是冒犯到他了。以前在这么拥挤的情况下我也被拒绝过，**但是对方通常不会这么恼怒，也就是身体稍微偏一下，我就知道这个人没兴趣了。但是那个人是在他勃起的情况下，推开我，往里面走的。**

我刚来上海的时候，有个人在地铁上碰了我，那个时候我是不敢干这样的事情的。当时我没有动，但是那个人尺度比我大很多，**他直接用他的下体顶住了我的屁股。**我并没有被冒犯到的感觉，更没有觉得害怕，**感觉紧张当中有一点兴奋，应该是兴奋比较多吧。**大概是在 2015 年，有一次在特别挤的情况下我无意中碰到了别人，而且他勃起了，我心理快感还挺强的。当

时我在上海待的时间也比较久了，胆子也大了，就顺理成章地开始了行动。
到现在大概做了有一二十次的样子吧，因为这也是个随机的事件，一个是我自己心理上的随机，我只有在处于**狩猎的心理状态**的时候才会采取行动；一个是在地铁上碰到我觉得**合适的猎物**。后来我跟朋友们聊起来才发现，在北京的地铁里，是有专门的隐秘的渠道的。大家会分享几号线哪个门上去，会有很多 gay 这么做，他们甚至还在群里分享了整理好的一张地图。

其实这件事情也不一定非要针对圈内人。小时候不懂事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世界是非黑即白的，现在我觉得 gay 或者非 gay 并不是有一个明确的**鸿沟的**。其实我并不会在乎这个人是不是 gay，比较在乎的是这个人的外表上是不是很有吸引力。

其实以前我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是性骚扰，后来遇到那个非常明确觉得他被冒犯的人，我就开始想这件事情是不是性骚扰。现在我还是觉得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性骚扰，要看人：如果对方回应的话，我会觉得这是情趣，大家都从这件事情上获得了快感；但如果说这个人非常明确地表示拒绝的话，再继续下一步就是性骚扰。**也就是说，如果他明确表示了“不要”，我还继续就是性骚扰；如果他没有表示“不要”，那就不是。**而且我觉得冒不冒犯这个事情可能跟性观念有关：就比如说，一个比较圣母的女生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但是一个性观念比较开放的人就不会这么觉得。

当我想到这件事情可能是性骚扰的时候，就会比较少去做了，我觉得确实可能对别人造成困扰。它跟约炮不一样，约炮是两个人约定好的，不像这件事有一个**试探的过程**。这是一件很刺激的事情，如果跟一个熟人约好这么干的话，就没有这种**陌生的刺激感**了。如果说是欲罢不能，一定得去干这件事情，不做就无法满足自己的那种，我觉得可能需要寻求心理上的帮助，但是我并没有。**我没有成瘾，也就不至于到要寻求心理辅导的程度。**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一件很有快感的事情。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会造成困扰，

我们的故事 | 社会交往

这就成了性骚扰。我觉得挺难界定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所以我就会减少吧。

我是从来不会在地铁上碰女生的，而且我是不太愿意被女生碰到的。
所以地铁上如果女生比较多，我可能不会上去，我得能够跟女生隔离开，才会去上这辆地铁。虽然我最好的朋友也是女生，但我并不喜欢跟女生有肢体上的接触。应该是我承认自己是 gay 的时候，就开始是这种心态了。



第二章 校园



小学及初中发生的性骚扰事件

月饼

月饼现在在国外上学，她跟我们讲述的，是她在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经历：

关于小孩子的性教育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好，我是有疑惑的，因为一般大家眼中应该觉得如果幼儿园就开始性教育有点早，这个时候的小孩子可能什么都不懂。但是我在幼儿园就经历了一些事件，当时我其实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感觉到不舒服了，这个不舒服的感觉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慢慢知道这是什么之后，回想起来我之前的经历，我觉得应该算是性骚扰，而且叫“骚扰”绝对是轻了的。

我有一段时间的幼儿园是在老家上的，大概是5岁的时候吧。我的一个远房的表哥就比我大一岁，我们一起在一个衣柜里玩，当时有一点暗，他让我摸他的生殖器。小孩的生殖器很小，我当时就觉得男孩女孩的这个长得不太一样——那个时候好多男孩还是穿开裆裤的——我就照他说的做了。他还喜欢趴在我身上亲我的嘴，我当时觉得有一点奇怪，因为家里面我爸爸都不亲我的嘴，但这个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现在我觉得他当时可能看到了大人的黄片，而且应该是就是外面放的或者家里人没有收好，对他有了不好的影响。他还是个孩子，看到黄片就会去模仿里面的动作，如果这个时候你问他：“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他自己根本就不清楚。但是我还是觉得不舒服，觉得受到了侵害。不是还有小孩子看了动画片，把自己的妹妹都给砍了的吗？电影、黄片、动画片的这个危险，就是让他看了就想去做，小孩自己也不明白。

我发现我不管什么时候遇见这种事情，都好像是做梦一样。我之前看到一个橙雨伞的文章，就讲的是被性骚扰十年之后，这个人还在做同一个梦。我好像是特别爱做梦的人，幼儿园做的梦我都还记得。我记得有一次我梦见在老家的院子里，我妈妈躺在一个很大的桌子上，有一个长相很油腻、很胖的男的，他把一种绿色的东西抹在我妈妈的头发上。我当时很小什么都不懂，就觉得一个陌生男性拿脏东西抹我妈妈的头发很恶心。那时候我还分不清楚梦是真的还是假的，也不会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我一直有那个不舒服的感觉，就觉得谁动了我妈妈的头发，很恶心，那几天就有点不高兴，我姥姥还一直问我怎么回事。那是我第一次分不清梦和现实，现在想起来就觉得会不会因为我小时候有过各种遭遇，才会梦见有人摸我妈妈的头发。我现在有时候还是会做一些奇怪的梦，会不会也跟这些遭遇有关系。

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上托管班，就是那种给学生中午吃饭休息，晚上也可以写作业的地方。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妈妈帮我弄的托管班是一个女老师和她妈妈一起办的，所以也没有奇奇怪怪的经历。虽然男女都可能去侵害别人，但是我遭受的侵害一直都来自男性，所以我会这么想。上了三年级之后，我妈妈帮我安排的托管班，是一对夫妻办的，我们管TA们叫大妈和叔叔。他们两个人文化水平挺高的，看起来也很儒雅，那个大妈一直人都很好。我在那待了有半年的时候，夏天大家都热，叔叔就招呼我们进去，他给我擦汗的时候，伸手摸了我的胸。我当时还没发育，也不知道能捏出来个什么。到现在我还有点疑惑，就觉得他不可能只对我一个人这样，有那么

多届孩子，她们会不会都和我有一样的遭遇。我不说，我相信还有很多人不说，这件事情也就这么过去了。我才三年级，也不知道什么叫性骚扰，只是觉得不舒服。第二次让我印象很深刻，这个托管班其实是在一个居民楼的普通住家里面，里面有很多大床，中午睡觉是好几个女孩睡在一张床上。当时我睡觉喜欢趴着睡，那天午休的时候我迷迷糊糊都快睡着了，就感觉到有手在我的屁股上面，是叔叔把我的内裤掀开，之后他还做了一个扒的动作，就是扒开我的两瓣屁股。我当时觉得好像有一种自己的隐私被暴露在空气中的感觉，非常不舒服。这个事情我一直记得，但是在这个托管班，我再待了一年，才又转到了一个奶奶爷爷带的托管班。这件事让我觉得，**性骚扰跟文化程度也没有什么关系。上小学那几年我性格一直很文静，我觉得跟这件事是有关系的。**

四、五年级的时候，我的一个亲戚，大概四十岁左右的一个男的来家里做客。我爸妈应该是下楼买东西还是有什么事情，房间里只剩下我和他。当时我作业已经写完了，就跟我的朋友——那时候家里还都是座机——打电话，聊得还挺开心的。打着打着，我就感觉他从另外一间屋子里过来了，坐在我的后面，**把手伸到我的衣服里，连揉带捏地摸我的胸。**我当时就觉得这个事情不好，但我的注意力还在电话上，我的语气也跟之前一样没什么变化。摸完之后，他就走了，但是过了几分钟之后他又折回来了，又做了一样的动作，之后又走了。那之后再见到他的时候，他想抱抱我，或者想拉一下我的手，我都会抽开，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我相信他应该也记得当时的事。听到他跟我和我妈妈讲，谁家的小女孩好看，我都在想他会不会对别的小孩也作出同样的行为。**因为我永远都觉得我不是特例。**

六年级的时候，我另外一个远房表哥从外地过来旅游，去海洋馆一起拍照的时候，他从后面把我一搂，手就搭在了我的胸上。我穿了背心也能感觉到他的手，这种覆盖的感觉是很不舒服的。幼儿园性骚扰我的那个表哥当时应该是初一，我们一起在家里看动画片，他让我坐在他左边的大腿上，从

后面抱住我——其实我还觉得满奇怪的，因为印象中发育以后我连我爸的腿都没坐过。后来好像是听到脚步声，他马上就把我放下了，那时候我还在想，这个事情可能不太好，不然为什么他不想让别人看见呢。他从后面抱住我的时候，我觉得他在一直在动，当时我不懂，但是现在我觉得他可能是用生殖器在蹭我。其实在那之前，过年时候小孩穿着秋衣秋裤在一起睡觉，我印象中有几次他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上了一两下。**幼儿园的时候，我可以认为是模仿行为，但是初中的时候他应该已经有朦朦胧胧的意识了，他应该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六年级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怀疑自己怀孕了。那时候电视上不是会演，一个女的要是恶心想吐就是怀孕了吗！可能是因为当时我不太好好吃饭，总是有呕吐感，就觉得自己怀孕了。有时候吃饭会吃胀，肚子稍微有一点点鼓，我就觉得哎呀这是怀孕了肚子变大了。我当时都想好了要怎么告诉我妈，我觉得是谁干的。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拉个手就能怀孕了。后来呕吐感没了，我就觉得，应该是没怀上，后来也就过去了。很搞笑的是，还是**上初中的时候我同桌讲黄笑话，我才知道，人和人要这样才能怀孕。**如果是家长给我好好讲的话，我就不至于听黄笑话才知道怎么样才能怀孕吧。

第一次来大姨妈的时候，我过了两天才告诉我妈，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有点**羞耻**。听我说了之后，我妈还挺高兴的说，哎呀你长大了！但我心里不是跟她一样好开心我长大了，而是**哎呀好羞耻**。我现在觉着这是很正常的特征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当时会有这种想法。上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我的好朋友都是让我帮她买卫生巾的，因为她**不好意思把这个卫生巾拿到结账的台子上**。

我刚上初中的时候，被分到一个男同桌，后来他喜欢我了很多年，他也是初中**第一个性骚扰我的人**。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性骚扰了我，才开始喜欢我的。当时应该是在上课的时候，他把手放在了我的大腿上，他还隔

着衣服摸过我的胸。那个时候我其实已经有意识知道他不可以摸我的胸和腿了。当时还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归为性骚扰，是我的另外一个男同桌和别人一起玩的时候，他拿窗帘把自己的头包住了，什么都看不见，坐得不稳手又乱晃，就摸到了我的背。我当时就吓得叫出来了。但这个我没有归为性骚扰是因为：他的头被蒙住了，他不是故意要来摸我吓我的。

我初中时候的同班同学，擦肩而过的时候，他在人群中捏了一下我的屁股，这个事情我也一直记得。他是班里**第二个性骚扰我的男生**。有趣的是，他在开家长会的时候跟我妈妈说：月饼都不怎么跟男生玩，老跟女生一起玩，她是不是同性恋呀？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搞笑。**第三个男生，我归为他行为和语言上都对我有性骚扰**。那个时候女生已经开始在发育了，有一天他在我前面走着，突然回头问我：你有没有长成黑森林？黑森林就是寓意阴毛的意思。我当时非常不舒服。他也会突然看着我说：你的瞳孔放大了。——他觉得瞳孔增大了是因为有了性欲的原因。他还在我打扫教室的时候，把黑板上的灰拍在我的脸上，摸了我的脸——但是我必须得承认，因为**其他人又摸胸又摸腿的，我差点忘记了这也是性骚扰**。另外一位同学坐在我前桌，他总是喜欢把手伸到后面摸我的腿，而且他摸腿是从小腿摸起往上摸到大腿，大腿摸完还想往上摸。后来座位分开了，他就没有机会再性骚扰了。

我现在想想觉得**校园霸凌在我们班也有**，只不过是没发生在我身上。有一次，班里男生们起哄，课间我经过的时候，他们不让我通过，我想抬腿赶紧过去，他们就从我的小腿一直摸到大腿，当时班里男生很多都参与了，这就是一个**起哄式的性骚扰**。就是当时穿的都是校裤，校裤很丑，所以这也就**证明性骚扰跟穿什么衣服没关系**。我的初中班主任是一个男老师，有一次早操的时候他把我单独叫过去，非常隐晦地问我，班里有没有男生喜欢骚扰你，没有“性”这个字，只是“骚扰”。我当时不知道哪里来的**羞耻心**，只说了三个不严重的，虽然我觉得性骚扰没什么轻重之分，但是我当时说的三个就属于在我**羞耻度**里还说得出口的，比如说粉笔灰拍在我脸上的那个。

至于那些真正摸我胸、摸我大腿、摸我屁股的男生，我都没有去检举。老师课下去找这些男生谈了，但其实他们谈的时候，我心里是害怕的，我怕老师告诉那些男生是谁说的，我也害怕他们知道是我去告诉老师的，就是有一种害怕别人报复的想法。我初二的时候，去参加一个管乐团的比赛，回来的路上坐的是火车，大家那个时候都没有智能手机，在火车上大家合伙租电脑看电影，**有个男生就把手始终放在我的大腿上，让我觉得不舒服。**

我初中还遇见一件事情，其他班的一个男生，跟我关系很好，当时我就听到谣言说我是为了钱才“跟他在一起”的。初中的同学们，就会说这样的话了。我现在的好朋友，当时跟我不是一个班，她说她初中听到过我的名字，但从来都没有什么好事，都是跟不同的男生有关系的。有一次我走在走廊里，就听到前面两个女生在讲，我和一个戴眼镜的男孩怎么怎么样，我当时就笑出来了，因为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戴眼镜的男孩。她们俩回头就有点尴尬，说不定她们也不认识我。

初中我请过家教，男女家教都请过，我印象中**有两位男家教性骚扰过我。**其中一位男家教，本来说话语气就有点让我不舒服，上课的时候他喜欢捏着我的手写字，有的时候他还会把手在我大腿上放一下。有一次上完课了之后，他很猥琐地笑了一下，非常猥琐，然后捏了我右边的胸部一下，然后就走了。这件事情也是因为我的**羞耻**，我只告诉我妈我觉得他讲的不好，也不喜欢他的性格，后来我妈就把他辞掉了。这个家教他走了，但是到现在我都觉得他很恶心，就觉得他的嘴脸在我的印象里一直很恶心。后来是另外一个男家教，讲课的时候总想离我很近，嘴巴都快贴到我耳朵上了，我能感到他呼出的热气，这个让我感到非常不舒服。有的时候也会捏着我的手写字。

初三开始，我性格就没那么文静了，**有的时候我还给同学们讲我知道的性知识，就是因为觉得自己受的性教育太少，吃了大亏了。**我跟大家讲这些，就是想让周围的女生觉得，这件事**不羞耻**，大家都别害羞。我在慢慢地

觉得**不羞耻**的时候，也在回想之前经历的事情，其实也算是一个接受自己的过渡期。在那个过渡期里，**我有点生自己的气，觉得自己也有错，责怪自己为什么不说出来，说不定还有其他人有我这样的经历**。我一开始给周围的同学讲我的经历的时候，都是边哭边讲的，但是后来慢慢地我心里有了改变，现在就比较坦然，不会像一开始讲的时候情绪那么激烈。

上高中之后，我的朋友还有我自己，就没再遇见这样的事情了。**但是我认为遭受性骚扰不分年龄阶段，只能证明我周围可能没有骚扰者了**。我之前跟男同学聊过，他说男生宿舍聊天的时候，会在言谈中把女生当作泄欲的工具。他们对于女性的这个看法，让我听到就很生气，也挺失望的。

一开始的时候，我还是比较自责，也会觉得**羞耻**，会觉得被骚扰也有我自己的错，就是那种**谴责受害者**的想法。**我觉得这个羞耻感的来源，一个是我从小就没受过什么性教育，还有就是我们身边的环境**。就像我初中发生的事情一样，如果我讲出来之后，我所在的环境里面大家会一起去声讨那个侵犯者，而不是我，我可能就可以讲出来。如果我大声地说出我被性骚扰了，这个环境它不是站在我这边，却老是指责女生作风有问题，说什么“勾引”，我就很难讲出来。而且**我从小被教育说，你这里不能碰哪里不能碰，很羞耻，但是只是告诉了我不能被碰的羞耻感，却没有告诉过我，被别人碰的时候你可以说不，你应该有这个勇气大声说不**。

这些事情，我从来都没有告诉过父母，可能我以后会说吧。现在一直没有说是因为我觉得我错过了最佳的告诉的时间，我也很怕父母会担心会痛苦。**现在我告诉身边的朋友，就是想让别人身上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情**。而且我能够跟朋友们讲出来，慢慢地好像也化解了这些骚扰者带给我的伤害。如果我现在还是很受伤，性格很阴郁，那样的话我还是会告诉妈妈，或者去看医生。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性格非常好，也很接受自己，我很庆幸遇见这种事情，却没有走上另外一条道路。

我被性骚扰这么多年，一直在想**到底什么才叫做性骚扰**。我也跟男生朋友分享过我的经历，也问过他：你们有没有性骚扰过女性的经历，你们知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他告诉我他高中时候有在集体的起哄之下性骚扰过女生，**当时他虽然不知道这是性骚扰，但他绝对知道那是不对的**，而且他是有意识地主动地去做。他到现在还是很愧疚，现在他也很关注女性和女权方面的事情。

性骚扰成了我探索性向的开始

常宁

常宁是“落后农村”出身,在上海生活9年的男同性恋。他形容自己:比较奇葩,爱笑,间歇性逗比。下面是他的分享:

小时候的事情,可能不能算性骚扰,因为两个人都很小,也不懂事。**我二年级,邻居三年级的时候,他在他家把我扑倒了,效仿电视剧里面亲吻的镜头。**这是我第一次与不是亲人的人的亲密接触,但是在我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发生的。这件事情在我内心深处打了个结,我总会去想我成为一个 gay 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

初一的时候,我们住大通铺,一个房间里至少有 9、10 个人吧,算是个非常公开的场合。有个男同学说要告诉我一件事情,我刚过去听,**他就很快地亲了一下我的脸。**当时有点尴尬,他亲完之后说了一句什么话但我没听清楚,然后这件事情就过去了。这也是在我没有允许的情况下,而且当时已经熄灯了,大家也看不见,分辨不清我们在干什么。

我觉得最严重的应该是接下来的几件事。初二以后,我们换到了大房间的大通铺,房间里有十几个人了。有一次我印象特别深,下晚自习之后我

钻到自己被窝里睡觉，有一个平常就痞痞的当时挺大只的男生就在大家面前扑到我身上——我还是盖着被子的——然后在被子外面模仿色情片里面的下半身动作，也会左右亲吻我的脸。其他人就觉得好玩，但是我挺不舒服的。当时我还在探索性向，还觉得自己喜欢女的，没有什么生理反应。那之后我也反击过他亲过他，在他的睡梦中我碰他的身体他居然有生理反应。

受到这些事情影响，我也开始做一些坏的事情来探索我的性向。现在反省来看**我接下来也成为了一个骚扰者**。后来晚上别人睡着了我会去抱他，或者在他睡着的时候手放在他下体的位置。有两次吧，被对方发现了。一次那个男生半夜用方言说：谁在摸我的鸡鸡？我当时就直接装死。初三的时候我们换成了床，但是是很小的床几张并在一起的，这样的环境就给这种行为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那次我是隔着衣服，把手放在那个男孩下体的位置——**哪怕你就把手放在那，对方也是不舒服的，毕竟你的手不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就发现了，就逗我，我们就打闹什么的，后来我也跟他道歉了。

这几件事到现在在我心里都还有一个地方的。如果让我重新回一次初中的话，我肯定会采取其他更好的方式来探索。当时我是隐约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但是还是好奇。**我们当时的教育是很有问题的，我知道的所有有关性的知识都是通过别人口述、笑话、段子来知道的**，不是以一种教育的方式，当时没有书，也没有网络去看。以至于我一直以为女生上厕所和生孩子都是一个通道，到了高中才知道是不一样的。**到大学我才知道男生和男生是如何发生性行为的。**

高中阶段大家都有自己的床了。高二的时候，我隔壁床的男生皮肤很好，他习惯用肥皂洗澡，身上有很香的肥皂的味道，我们一直一起玩。有一天晚上他邀请我去他的床上，然后我们两个就开始接吻。高三的时候，我也是经常在熄灯以后，偷偷到男生床上去跟他接吻——我不知道高中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喜欢接吻，当时吻过的很多人现在都结婚了。**这些都是在互相允许的情**

况下发生的，所以不是骚扰。

高中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自己对男生有兴趣了，也知道同性恋是存在的，但是我身边一个也没有，**好像只有我一个人是同性恋**。一直到大学我才真正知道有很多人是同性恋，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大学我出柜之后也会去想是不是二年级的那件事给我造成了影响，让我的性向发生了改变。那时候我也埋怨过那个邻居，对方的回应是“**我们最终还都是要结婚的**”，我就把他的信息都删掉了。

我觉得**公共交通工具为性骚扰创造了一个很有利的环境**，尤其是公共汽车人多的时候，难免会和别人贴着身子。大学的时候我在公交车上，有个长得还挺好看的男生在我后面勃起了，公共汽车摇摇晃晃的我们也没有分开，**彼此都很享受这个过程，我不知道这算不算骚扰**。但是另外一次坐公交车，当时我们都挤在门口，有个人在我背后用下体顶着我，我感觉得到，让我非常不舒服。他下车之后，还色迷迷地挑衅似地回头看我，我就知道**他是故意的了**。我当时还想过要不要下车跟他理论，但是斟酌了一下危险系数还是没有下车。

到了上海之后我就觉得在地铁上跟人有身体接触就浑身不自在。有一次，地铁上有点挤，有一个个子矮小的男生，**背对着我贴着靠在我怀里，我觉得不太舒服**，但也没有办法做什么。可是接下来他的屁股就开始用力，开始挤压我的下体。我当时觉得如果喊出来可能也不太好，会给别人造成 gay 都在性骚扰别人这样的印象。但是后来我们又在地​​铁上碰到，**他又用他的下体来顶我的手**。我当时觉得挺好玩的，想着如果再出现一次的话我一定要把他叫住。所以第三次碰到的时候我就把他叫住了，还加了他的微信。我说你是不是经常这么做？因为你是 gay 我才没讲你，在现代社会 gay 污名化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我在公共场合指出你的行为会让大家对 gay 的整体印象变差。后来我们见得少了，他有时候还**色迷迷的盯着我，有时还会把手放在我下面**，

我就把他的手拿开。这些都是让我觉得不太舒服的，**我觉得都是性骚扰。**

最近有一次我和两个朋友约在酒吧门口见面，他们看见我来了就来**偷袭我下体。当时我特别不舒服。**他们都是在发达国家待过的，接收这方面的知识应该比我更多一些，但他们还是这么做，就让我特别生气。而且还弄疼我了。虽然是熟人，我也觉得这是性骚扰。

性骚扰到底是什么，到底是什么样的表现，我觉得真的不好划分，好在我现在有一点知道这些东西了，不然不知道会怎么样。我还是很想感谢上海这个城市，如果我住其他城市，不一定能成为现在的自己。**总体来说我们还是性教育缺失的，**我身边的朋友都在给自己买《珍爱生命》那套教材，我也给我家人去买了。

这位老师给我“上了一课”

朵朵

朵朵是上海某高校大二的学生，下面是她的经历和分享：

我是本科生，现在在读大二。事情发生在我大一上半学期的时候，我们当时有一门课是实践性质的，在一个专门的楼里面，每一组同学在不同的教室做实践。因为我当时还是新生，对于**本校的学风、学术氛围还有老师们都怀有一种崇敬**，完全没有想过质疑。给我们上课的那个老师是一个已婚、也有孩子的中年男老师，他就比较奇葩。正常的其他老师都比较学术，就是那种在实践过程中你的操作不对，即使是很细微的地方，TA 们都会纠正你指导你的；但是我们这个老师完全不是这样，他好像完全不 care 我们操作的方法和过程是否正确，只要能交出这个结果就 OK 了。平时我们上课的时候，甚至在操作过程中，他跟**我们聊天的话题几乎都是和课程完全没有关系的**，都是聊我们学生私人信息、家庭背景之类的东西。甚至他**也会与学生有完全没必要的肢体上的接触**，就像走到你身边拍拍你的背呀什么的。还有就是问那种“今天天气很冷呀，你怎么穿这么少呀？”之类的话。我们都是新生嘛，还不太了解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人，而且**对大学这个环境充满着崇敬**，就也没有人拒绝或者抗议。

有一次，他跟我说他以前在某个欧洲国家留学过，会说那个国家的语言，我高中也恰巧学了好几年那种语言，也比较擅长，而且在大学里学这门语言的人也确实比较少，我们就聊得挺开心的。下课的时候他说，以后到我办公室来吧，我们一起交流一下这个语言，我也没有多想就回去了。第二天他就给我发短信说，我的课程报告有点问题，可能会影响成绩，叫我过去他办公室一趟。时间的安排也很诡异，正常老师会放在中午之类的，至少是上班时时间，他**放在下班时间，四点半以后**。我就按时过去了，办公室还挺大的，**里面都没有别人了**，就剩他一个人。我进办公室的时候，他正好是在放一个我们聊到的小语种的 CD，桌上还放着那种语言的书——我想正常情况下，一般也不会有人以这个作为消遣的，**很明显是为了迎接我而做的一个设置**。我的课程报告确实有点问题，但是也不是特别大，后来我跟一起上课的同学求证过，TA 和我写的是一样的，但这个老师却从来没找过那个同学。给我指正过课程报告的错误之后，他就开始和我聊那种语言了。他讲了很多他在那个国家的经历，又乱七八糟地讲了他个人的兴趣爱好呀什么的，还讲了他自己的家庭情况。在聊天的过程中他还问过我一些非常私人的问题，比如问我家里有几套房，父母情况怎么样，这种涉及我私人信息的问题。**我觉得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一个老师正常需要了解学生的范围了**。

其实我来之前就已经觉得不太对了，但他**毕竟是老师**嘛。就是那种，要是老师叫我来，我就得来；老师问我什么，我就勉强答一下，也并不会表现出想继续聊的兴趣：要是老师继续追问的话，我也会答。**作为学生，就好像无法说 no**。如果要结束这个谈话的话，就要等老师说“你回去吧”才可以结束，不然**我很怕会影响我的成绩**，毕竟我的这门课的成绩完全掌握在他手上。而且这种老师打的分数，有很多主观色彩，老师和学生关系不好，他就可以打得很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教育体系有漏洞的地方：它不客观，有很大的主观成分在。

那天从四点半聊到差不多六点半，我当天正好约好了同学吃饭，就以

这个理由打断他说：“我要去跟同学吃饭了。”然后他说：“我今天本来想请你吃饭的，那我就先送你过去吧，以后再请你吃饭。”我也没多说什么，就很客气地表示并不需要老师来请客也不需要老师送我，但是他又说我和同学约定的餐厅正好在他家旁边，他可以顺便送我，就还是坚持送我到了我跟同学约定的地点他再回去的。其实是挺奇怪的。

那天晚上，他又在微信上戳我，发了一个餐厅的链接过来，问我：“你胃口大不大？你看这个餐厅你有没有兴趣？”我就说不用老师请客，不用麻烦老师之类的。他就也没多说什么，但是每天都会给我转发一些乱七八糟的中老年人的养生类的微信推送。一开始我还礼貌的回复一下，后来就不回了。这件事情过去后我也一开始没多想，因为课也快结了，就想着下次不选这个老师的课就好了。后来我又突然想到，**万一这个老师给我分数不好怎么办？万一这门课挂了怎么办？但是我又不能违反自己的原则去接受这个老师的邀请。**

我有点担心成绩，就跟辅导员反映了一下这个情况。辅导员听了我的陈述以后，觉得这个老师肯定是有问题的，就让我写一个事件说明，他好帮我反映给上级领导。我写完之后，想了想还是叫他暂时不要发，虽然这个老师的动机和目的在我看来是比较明显的，但是他并没有表现出更进一步的举动。**我不知道性骚扰具体的定义是怎样，但我觉得可能这还算不上性骚扰。**而且万一我对这个老师有意见的事情被老师知道了，影响评分什么的也不太好。辅导员就说：“那这个课你先上着，如果有需要跟他单独谈话的情况的话一定要拉上人陪同，并且要录音，如果有任何越轨的行为要及时联系我，我会报告处理。”辅导员这么告诉我的时候只剩最后一节课了，课程结束以后就再也没遇到这个老师。我们辅导员也是一个男生，是大四留校念研究生同时做辅导员的，他的处理让我很心安，而且他也很尊重我的意愿。

最奇异的是，他给后来我的分数等级是 A。我自己知道我的课程报告

是有问题的，也没有对这门课太过上心，给 A 这个成绩完全是超出我意料之外的。但是这并不影响我对学校的老师突然产生的一种厌恶的感觉。这件事对我个人影响就是：**我突然意识到，上大学就是进入社会了，是有形形色色的人需要防备的。**而且性骚扰这种看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的事情，它也确实是在我们身边存在的。以前我就是一直待在象牙塔里读书，觉得世界上虽然存在着这样的事情，但是离我比较远，遇到事情之后发现，这些问题其实离我们很近，而且它们也确实值得关注的。

我有一个同学在政法大学上学，她说她们学校有个女同学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有个老师课堂上和课后都对这个女生表现出过分的关心，经常约她私下见面什么的。然后这个女生也觉得有问题，就跟同学说了，周围同学就只能让她远离这个老师。辅导员和老师应该还是没有介入的，后来怎么样我也不太清楚了。

我觉得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都是**权力结构的不对等**，就因为他是老师，他掌握更多可以控制学生的砝码，我们作为学生会顾虑自己的成绩，老师们就更加肆意一些。以我自己受教育经验来看，和老师多聊几句在师生之间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高中时候也和有些老师关系非常好走得很近，所以大学里我就延续了这种课后和老师建立良好关系的传统。如果老师有兴趣聊天，我就会跟 TA 聊天，不会刻意去回避。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后，**我从来没有自责过，因为我知道，这不是我的问题。**

我在北欧为自己遭受的性骚扰维权

风子

风子受访时 26 岁，在北欧某国读研，她笑称读研是为了逃避社会。下面是她的分享：

当时我身处北欧的一个非常女权主义的国家，**这个环境使我有比较强的反抗意识和力量**，能够去为自己维权——其实我在国内也经历过多次的性骚扰，但是**当时并没有这样的环境鼓励我去维权**，我甚至也没有这个维权的概念。

骚扰我的男生是我们留学生群里一个很活跃、也很乐于助人的人，因此我对他没有什么戒备心。几次相处下来，我对他的印象都还不错，就应邀到他朋友家吃饭。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起喝了点酒，饭局结束的时候已经凌晨一点多了，就提议一起走路回去。在回家的路上接近我宿舍的位置，他**强吻了我**。

当时我们宿舍楼是有门禁的，需要刷卡才能进去。在宿舍楼门口我处于被他**挟制**的状态，他向我传达的意思是“**要么我和你一起进去你宿舍楼，要么我们都不要进去一起待在外面**”。我当时无法接受这两个选项中的任何一个，只想要尽快和他分开，所以我们在楼下僵持了很长的时间。很幸运的

是，当时有两个留学生经过，我就喊住了 ta 们，希望 ta 们把他送回家。然后我们四个人又一起僵持着，我也用中文告诉他他必须现在马上走。后来他自己走了，帮助我的两个留学生也就朝原本 TA 们要去的相反方向走了，我就刷卡准备进宿舍楼。但是我们的宿舍楼是那种自动关闭的门，门的关闭速度是很慢的，在我按电梯的时候，我发现他居然又回来了，想要**夺门而入**。我马上冲过去挡住门不让他进来。我们就又一个在门里一个在门外僵持了起来。**离开的那两个留学生也看到了这个情况，就远远地盯着我们。**后来他终于肯离开了，那两个目睹整个过程的留学生也就离开了。我真的很感谢这两个小伙伴！

第二天我发现我当晚丢失了一个手机，就沿路走回到那个朋友家寻找手机。在这个过程中我又遇到了骚扰者，他一直很尴尬地笑着，但是我们都**没有提起前晚发生的事情**。后来他提出要赔偿我的手机，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他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他应该赔偿的，就没有接受。

当我意识到他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要求他赔偿经济损失时，他玩起了消失，这让我对整件事重新进行了思考。我一开始没和身边的人讲这件事，只和身处异国的朋友聊了一下。我的朋友是一个维权意识比较好的人，她建议我**要求经济赔偿并且要求道歉**。一开始我心里是拒绝的，因为我一直不喜欢和人发生冲突，一直都想要表现得很 Nice，但是她让我在回忆整个事件的时候越来越认识到这件事的发生是有问题的，当然也是越回忆越生气的。

后来我去了学校的心理咨询机构，在心理纾解的过程中我才发现自己一直是在自责的：**我当时认为如果我没有那么懦弱的话，就不会产生当时的结局**。在咨询过程中，我的很多原本被压抑的情绪都暴露了出来，我也哭得蛮惨的。当时咨询机构给出的建议是：**不建议报警**，因为这种事情报警警察可能不会处理，TA 们更愿意去处理丢自行车这类的案件。所以我拖了两个星期才去报警。

我到警局以后，大概讲了一下发生的事情，当时接待我的**女性警官**非常生气，开始**指导我如何写这个报告**，我完全能够感受到她的气愤以及她和我站在一起的立场。但是报告写好交上去几天后，我却收到一封回函说警局决定不调查这个案件。收到回函后，我的辅导员、我的同学和我一起去警局咨询，负责这个案件的警员却拒绝与我们见面。后来警局给出的解释是：**以后他不会对你造成任何伤害了，所以我们觉得没有必要展开调查**。他们不管现在已经造成的伤害，只关心未来会不会再造成伤害。

因为骚扰者是公派访学，我就找到相关负责人呈报了这件事。很快我就收到了骚扰者的质问，几小时后我就收到了转账。因为我还是一直沉默，对方也许是害怕了，开始质问我”你想怎么样”。我的同学和朋友也被骚扰者通过 TA 人打听我的态度，和我想要的处理方式。骚扰者对外宣称，当晚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只是牵了我的手一下，是**我捏造了这个事实想要勒索他**。这个谎言让我觉得恶心。

访学项目那边虽然了解了具体情况，也没有对他采取什么处理方式。可能是因为国人处理事情总归遵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原则吧。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已经很感激那位负责人能有所作为了。骚扰者自始至终都没有道过歉。后来他说，钱我打给你，我们算两清了。

在维权过程中，**大多数人都是比较支持我的**。因为当晚有两个目击者，我还曾经在事件发生地点周围贴过海报来寻找当时的两个目击者，**FB 上面也有很多人给我发消息和邮件来表示支持**。有两个小伙伴一直在帮忙贴海报，还有朋友建议我去和他对峙，虽然这个我是做不到的。后来我回国以后跟我父母讲这段经历的时候，我爸爸马上就**指责我：很晚了还在外面玩又喝了酒，人家晚上不出去玩就不会发生这个事情**。我被性骚扰以后几乎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评论，也没有受到过二次伤害，我爸爸的反应让我非常委屈，也让我清

楚地了解了二次伤害的痛苦。

其实一开始展开维权的时候我是很纠结的，不知道自己到底要不要、能不能坚持这样一步一步一直维权下去，也不确定最终会是什么结果，也没有想到之后要怎么办。但是那个时候我在网上查了很多的资料，也去看了 Youtube 的视频学习如何在手上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法庭上更有说服力，还去联系过一些美国反性骚扰诉讼成功的例子的当事人去了解情况。一开始我是感觉很无望的，在维权过程中，我的情绪也一直反反复复，之后的结果也不尽人意。但是这个过程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使我更了解如何反性骚扰，也给我以后的每一步路都打下了基础。从我被性骚扰以后，决定维权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成为了一个女权主义者。

我对现有的不论是哪里的法律制度都蛮失望的，在遭受性骚扰后通过法律途径寻求公平正义，还有很漫长的路要走。也因为很多的传统观念，我不会强推“站出来”，毕竟“站出来”的压力是一些人难以承受的。所以我的态度是：建议且鼓励，但还是尊重个人意愿，以及因事制宜。我所能做的，就是尽己所能得帮助及支持，告诉 Ta “你没有错！你没有责任！”

因为我有一股怒火，没有发出来，我就决定做现在的这个关于中国的性骚扰的调研项目。我的研究方向其实是另一个领域的，因为我的经历而改成了这个课题，但是我们学院本身没有相关的老师。一开始学校说会帮忙找资源、找导师但是也没能实现，我的 Program Leader 让我自己去找相关导师，并且建议我在某个时间点找不到就要换课题。很幸运的是，学院有一位老师非常支持我做的事情，帮我联系了很多人也找到了一些资源，她还找到我的 Program Leader 告诉他他的工作是提供支持而不是要求我更换课题。

我回国做这个项目父母也是不赞成的。TA 们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这个东西对我自己对社会发展有什么用。虽然在我多次解释后 TA 们理解了

我做这个项目的原因为，但 TA 们还是反对我以后做性别平等相关的工作。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们家的争吵基本都是围绕这个话题展开的，让很想马上回去学校。

我从做这个性骚扰的调研项目开始慢慢了解到反性骚扰的法律和文化方面的进展是非常缓慢的，而且费很大力气做的事情也不一定能很快看到成效。**那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性别平等意识慢慢渗透进每个人的心里，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

我对“**反家庭暴力**”也非常感兴趣，之前也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身边的人身上。我当时也给她写了详细的维权指导，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非常困难。也是这个事情让我对基层警察对法律的了解产生了非常大的疑问。第一次报警以后，我一直让受害人到警局去索要告诫书，因为这是一个可以证明家暴存在的证据。**但是去了很多次，警局才给她录了口供，还告诉她这种事情讲出去不光彩，不要这么坚持。**我很难相信这是警察说出来的话。我知道反家暴法的出台是由民间人士在后面推动了二十年以上的，而性骚扰这个社会问题也并不是有很多人在做，所以（反性骚扰立法）这个进展是会非常缓慢的。

导师的手伸进了我朋友的领口

小 A

小 A 现在在上海某 985 高校就读文科博士一年级，下面是她的分享：

我现在才刚入学，换了一个新导师，但是在**陪酒**方面，没有什么变化，都是会让我喝很多酒——**我个人其实是非常拒绝这种类型的喝酒的**。陪酒的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导师会发微信或者打电话跟我说：“哎小 A，今天某某企业的领导，某某学校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了，你过来一起吃个饭吧。”上次我一到餐馆，就只有我一个女生，其他就是我导师，还有六七个其他学院、学校的教授。这种饭局一般都是从**6 点到 6 点半开始**，如果喝的比较嗨的话就持续得比较晚，可能**10 点 10 点半结束**。有的时候还要**加场去唱 K**，不过我没去过，我学姐去陪过。一个导师毕竟是带好几个学生的，也不一定每次只带我，但反正都是在他带的女学生里面轮着挑，之前读硕士的时候大概是两三个月就会被叫出去一次。

陪酒的时候，我得**随时充当一个小服务员的角色**，给他们倒酒然后还得敬他们酒，还得给他们理由让他们敬我酒。虽然没有那种社会上的什么“交杯酒”之类的酒桌游戏，但他们会找各种各样的理由灌我酒。敬酒的时候，我导师就会在旁边跟他们说：“今天这个机会非常好，小 A 你敬猪老师一

杯啊！猪老师是咱们学院某某专业方向的，以后还得靠猪老师多多关照呢！”我也得跟着说“猪老师我敬你一杯，以后还得靠您对我的学业提出意见和建议呀！”或者是“还是希望您能多多关照一下”或者“谢谢猪老师对我的指导”之类的，要是不认识的老师就得说“很高兴认识猪教授，以后请您多多关照！”但事实上，除了我导师别人也不可能会指导我，我也根本认识不了别的教授，没有联系方式，也没有未来可以合作的方向，我们都知道基本上吃这么一次饭我们的关系就到此结束了。像我自己原来只能喝一瓶啤酒就醉了，他们就会灌到我两三瓶——要说有什么收获的话，可能就是酒量变好了。如果我说“老师我已经喝多了”或者“老师我身体不太舒服”，老师基本上就会说“那你随意吧”，那我就可能真的“随意”，就必须得喝掉，我还从来没有遇到一个老师说“那你就别喝了”。除了倒酒敬酒，硕士的时候我还得给他们盛饭、夹菜之类的。读硕士的时候我还遇到过饭局上有年轻的女老师，也是来作陪的，也要陪他们喝酒陪他们取乐，捧着他们，给他们敬酒，还要说好听的话。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去参与这种饭局的时候，根本不知道怎么办，就自己就坐在那吃，我的一个女同学就提醒了我要给教授们倒酒和敬酒。当时还是觉得很奇怪的，他们又不是没有手，为什么要给他们倒酒。但是别人都表现得那么好，我自己坐在那吃好像也很奇怪。后来我就慢慢习惯了。

因为经常是我一个女生或者至多再有一个女生跟七八个老师、领导一起喝酒，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我还是会觉得不舒服的。我都不知道自己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在那里，你说我是以一个学生的身份，那我为什么还要随时看着谁的水杯需要添茶谁的酒杯需要添酒？可是我读博士也不是为了当一个服务员呀！我去参与的饭局倒是没有老师碰我的，上次有一个教授问我老师“我能带着你这个学生去跑跑步吗？”我老师就说“行啊”。我当时什么话也没说，好在最后也没有拉我去跑步，只是酒桌上的这么一个类似调戏的行为。有一次我穿的衣服领子可能就是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就有个老师盯着

我领口裸露的皮肤说“你今天穿的真好看”，让我还挺难受的。前几天我去外地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刚见到那些老师就被**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一遍**，还拉着我讲话什么的。就好像如果你把你作为女性的一些身体特征显露出来，比如说腿啊、腰啊，胸啊，**那些老师就会仔细地、好像你是一个物体一样地打量你**；如果你穿了运动衫之类的**性别特征没有那么明显的衣服**，**那些老师就会无视你，甚至不想把你当作一个人来交流**。这次我才发现不管是在外地的还是在上海的教授都是这样子的，除了极个别的不社交的导师。**这些我都习惯了。**

从硕士到现在**我都觉得这种事挺普遍的**，我身边的朋友圈子——大概二三十个人吧——**都得跟老师出去社交去吃饭喝酒**，只有一个朋友的导师是例外。我身边也没有朋友拒绝去出席这样的场合的，虽然**不是说你不可以拒绝，但是大家都知道拒绝的后果**。如果你不跟老师一起去饭局的话，可能就会**不受重视**，有资源也拿不到。如果你在酒桌上拒绝喝酒，不管是说身体不舒服还是喝得太多实在不能再喝了，老师都会认为你驳了他的面子，你就会**失去资源**。我的原则是**不对我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就可以**，现在的这些我都是**能够接受的**，如果有老师碰我的话，我可能会选择一个出国时间比较长的项目离开中国。

我这个其实算是很轻的了。我有一个朋友当时在一个重点财经学校读硕士——财经类院校可能因为经常跟企业对接，老师都既是学校的教授又是某个企业的领导。她们那个学校有一个传统是**每个导师每周都会带着自己认为最漂亮的学生去聚餐**，**美曰其名要给每个同学介绍实习机会**。其实她们跟我们一样，根本没办法认识谁，就是助助兴而已。而且他们通常都有两场，**第一场是陪酒吃饭**，每个教授带一个学生，教授们就各种各样地灌学生酒；**第二场他们再带学生去 KTV**。那还是夏天的时候，我朋友陪导师和教授们去 KTV，她导师装得像喝多了一样，**把手从她上面领口伸到她的衣服里面摸了她的胸部**，其他教授当时都装作没看见一样。我朋友特别难过，第二天

她就没主动联系，导师就给她发了一条微信说：“我昨天晚上喝多了，如果有什么冒犯那不好意思了。”导师的老婆还是她们的学姐，当时还怀着孕。之后他再叫我朋友去吃饭，我朋友一次都没去过。结果写论文的时候，导师让她一遍又一遍地推翻她的论文重写——你知道论文重写是件非常困难的事，相当于要重新去架构论文的整个思维结构——就非常难，她当时挺崩溃的。

那时候她也想过要举报这个老师，我爸妈还帮着开导她——可能也不能算是开导吧，听着挺残忍的：“现在举报了他，最后吃亏的还是你自己。胳膊拧不过大腿啊，这老师顶多可能因为这个事停职一段时间，之后还会重出江湖，但是你就不能了，说不定连找工作都成问题，毕竟这个老师人脉很广的。”她本来是想跟我一起读博的，但是这件事受到了刺激之后，她再也不想进学校了。后来她终于硕士毕业，现在在企业里工作了。因为她没办法去说，我现在就想要替她说出来。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过分，老师明目张胆地把手直接伸进学生的衣服领子里面，都可以报警了。

当然我也见过女学生和导师相互利用的，女学生上赶着贴近老师，赢得这么一次被骚扰的机会，好发文章得到一些资源什么的。而且现在在大学里面师生恋很普遍的，我知道在国外的很多大学都是不允许的，但是现状就是认识的好多老师都是师生恋，而且老婆都是小三上位的那种。我的一个学姐真的是被老师撩上了，可能这个老师就是想调戏她一下，没事就给她发消息说“你是我的什么什么”，还贴心地帮她买一些她需要的东西，嘘寒问暖的。我学姐一开始以为他是单身，就爱上他了，结果老师马上换了目标，学姐就很受伤。学姐原话说的是：他瞒着我叫了另外一个小女孩去某某饭局。我觉得学生很容易喜欢上老师，被很厉害的一个人重视之后就容易产生这种畸形的情感。我认识的博导都是男的，没有女的；女教授也很少，可能十个教授里面只有一个女的。而且我认识的女教授也挺压榨自己学生的，不管是男生女生，都得陪着买菜，还得提包接小孩。

老师是有权力有资源可以压制学生的，做为一个普通的学生，家里在这边又没有什么关系，靠什么来跟他抗衡呢？换位思考一下我觉得如果是我到我朋友那个地步，肯定也只能是忍着毕业了，我不可能去举报或者报警的，因为这个学位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是我好不容易考上去的。而且现在老师们都是团伙作案，互相帮衬互相包庇，不然怎么可能我朋友遇到导师性骚扰的时候没有一个老师站出来制止，都全当没看见一样。而且没有一个学校是积极帮忙解决的，现在爆出的那些事学校不都是一直压着吗！学校第一时间压还来不及，怎么会帮助学生呢！可能只有极少极少的事情得到了合理的处理吧。

现在很多人还有一个很奇怪的思维方式，就是如果 TA 们知道了一个女生被老师怎么样了，都会觉得吃亏犯错的都是这个女生，会用那种很异样的目光看她“唉你看她，她就是今年被老师潜规则的那个，她怎么样怎么样”。人们不会去讨论那个老师，顶多就说一句他师德有问题。所有不友善的目光都在“她”身上，所有的不好听的话题都围绕着“她”，还会有人说她去勾引了这个老师。

第三章 职场



上司裸体站在了我的面前

橙子

橙子受访时 26 岁，2014 年本科毕业，目前在一家民营企业做市场工作。下面是她的经历和感受：

2015 年 9 月，我应征到一家公司的市场部工作。我们这个部门在公司里不属于业务部门，不是很重要，人也很少。当时我是被分管副总裁招进去的，被派到市场部跟着市场部经理倭瓜——他真的长得很像植物大战僵尸里面的倭瓜——一起工作。我是 92 年的，部门里还有 87 年的椭圆和 94 年的小羊，都是女孩子。入职的第二天我就和副总裁、倭瓜还有几个销售一起去宁波出差了——这个机缘其实是非常有利于新同事熟悉环境的，加上我是新入行的，也有助于我熟悉业务。当天晚上吃完饭以后，老板们就打起了德州扑克，倭瓜和我都不会打，就在旁边聊起了天。不知道为什么就聊到了前男友前女友的话题，他就分享了他和前女友的故事：他说他和前女友谈了 9 年恋爱，原本是非常恩爱的，但是**前女友突然就变坏了，开始“抽烟和烫头染发”**，这让他受不了就分手了。但是为了纪念他九年的忠心，他一直把自己的 QQ 和微信名叫“九坤”。他和我说这番话的当时 38 岁，已经和老婆结婚了很久了，老婆在一个重点中学做教师，并且他们是丁克家庭。我当时觉得挺不可思议的，但是他接下来又讲了一个故事：他 2014 年又联系上了初

中时暗恋的一个女孩子，意外地听她说自己也喜欢他，而且她也还没有结婚。我就问那后来怎么样了，他说**他觉得自己定力还是很好的**，哪怕她这样他也没做什么，后来就不联系了。

因为我们的办公桌是挨着的，而且他又是我领导，我经常会问他业务上的问题，他也都会耐心地解答；同时他也会给我和椭圆进行培训，我们加班的时候他也会开车送我们到地铁站去。**他在领导面前也是憨厚老实，为工作鞠躬尽瘁的形象，我们都觉得他不错。**

2015年11月的时候，我们公司到杭州去团建。我们老板是一个有点疯的中年人，第一天让我们做团建游戏到半夜一点钟，脑力和体力上都非常累；第二天晚上又让我们看零点的《007》首映；第三天就稍微轻松一点，晚上吃过饭大家就一起去酒吧喝酒，玩“真心话大冒险”。当天游戏的问题是比较出格的，跟性有关的，比如“你是不是处女呀？”“你最喜欢的姿势是什么呀？”之类的。椭圆、小羊和我是睡一间房的，当时我头发长度及腰，另外两个的头发长度也是到后背中央，所以每天晚上搞到那么晚我们再排队洗头发吹头发就太晚了没什么时间休息，我们就商量安排人出去借别人房间洗头发。当时是只有经理以上级别才有单独一间房间，那天晚上我们那个女经理又不在房间，我们就只好问傻瓜能不能用他的房间来洗头发。那之前两天也有其他女孩子到他房间吹过头发，也都没怎样。傻瓜同意了之后，我就去洗了，洗好之后我就开始吹头发。当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半了，傻瓜说他也要去洗一下，我就觉得很不好意思，耽误了人家的休息时间，就马上让他去洗了。**结果他出来的时候是光着身子的，我当时吓死了。然后他就抱住我不让我走，让我留下来。**我们当时住的是一家比较小的民宿，它的洗澡间和马桶在里面，镜子和洗手池也就是吹头发的地方是在外面的，离门很近，我想办法挣脱了他夺门而出。但是出门以后我才意识到我的手机和钱包都还在他房间里，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回去拿了，我敲了门他也开门给我了。**回到自己房间以后我一直还处在惊吓的状态**，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当时我的第

一个想法是：我还没有过试用期，如果我跟分管副总裁说他肯定**保他不保我**，所以我没有跟任何领导讲。当时因为我们是开车去杭州的，第二天还要再坐他的车回上海，气氛就很尴尬。

我觉得我在后期处理的时候也采取了一个错误的态度，就是没有很严厉地指出他的错误，在微信上还一直在为他开脱，就说都是因为我们喝大啦、不要再管这件事了等等的。后来他给我发了很长的微信，还是说我是“**让他失去理智的人**”，看到这个我就很生气，因为他**把自己的责任全部推给了我**。所以在我回复的过程中就指出这是他的问题，但是同时还是希望大家能正常交往好好工作。在回复的时候我就用他的领导，也就是招我进来的副总裁的话来压他，希望他以后不要在工作上为难我。第二周他一定要找我聊一聊，我强撑着去了，为了装淡定还抱了一个饭碗一边吃饭一边跟他聊。他首先向我道歉了，还哭了一一我当时想，我还没哭呢，你哭什么？——说以后要好好做人。我当时就岔开话题，说我自己也很看重事业的，希望大家能把重心放在工作上；而且也希望他以后不要给我穿小鞋。

我当时以为我会消化掉这件事情的，它也不会给我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但是**从那以后我根本没办法靠近他，也没法和同事说话，整个人都很阴沉；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恨他**。当他离我很近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会**本能地避开他**；后来我的脾气越来越差，看到他永远都是沉着脸的，甚至在开大型项目会议的时候当场不给他面子直接翻白眼甩脸色。当时我对自己很失望，因为我觉得这是非常不专业的工作态度。他后来也**单独找我谈话威胁要把我调离共同负责的项目**，并且在向上级汇报的文件上私自把我移出了一个项目组。椭圆在做文件的时候发现了这个事情，就告诉了我，我就跳过他直接去找了分管副总裁。副总裁找了他之后，他就找借口说这是个象征性的汇报材料，不是真的把我移出项目组。我相信他是发现了我不会害怕他、不会对他让步之后，给自己找个台阶下。

在性骚扰事件发生的差不多两年时间里，我都很讨厌异性靠近我。大概在他们靠近到一米范围以内，我就会让他们离远点或者我自己走远一点，很多时候**特别是在工作场合这还挺麻烦的**。比如一个一米八的男同事低下头跟我讲话，我们就会离得很近，我就会非常恐慌，马上离得远一些。我周围的同事对这件事一直是不知情的，TA 们只能看出来我和倭瓜变得敌对了。直到 2016 年 5 月我们又出去团建，我和椭圆单独住了一个房间，经过这么多时间的相处，我觉得椭圆是一个值得信任的女生，就告诉了她这件事。她当时就很生气，**后来一直在情绪上非常支持我、鼓励我，这对我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工作场合帮我分担了很多压力**。虽然倭瓜后来没有进一步骚扰的举动，但是我觉得他看我的眼神很恶心，他总是用一种很淫荡的眼神看我还有奇怪的笑。肢体上他没有进一步的举动，但是在工作上他对我常常很不耐心，突然发火，或者为难我之类的。那段时间我的情绪一直都很压抑，处于一种很对立的情绪状态。

2016 年 5 月份，我剪掉了及腰的长发（我们见面时她的发型是齐脸颊的短发），因为当时有一个细节：**他从浴室出来的时候不知道是要摸我的头发还是给我梳头发**，让我觉得自己的头发很恶心，就狠下心来剪掉了，现在想起来我还是很难过。

2017 年我们新招了一个行政小凡来取代离职的小羊，她是个很单纯的姑娘，94 年的。有一天她突然跟椭圆说，前两天倭瓜送她回家的时候跟她讲了他和前女友的故事，她很同情倭瓜。那时候我跟椭圆就觉得他可能又要向小凡下手了，就提醒她小心一点，后来小凡就离职了。不知道他在我之前是不是也对其他女孩子下过手。

原来我想要通过跑步来缓解心理的压抑，后来发现跑步时候会想很多，会越想越气。2017 年 5 月我的情绪到达了一个极点，就是早上哭、晚上哭，上班路上哭、电梯里哭，吃个饭也哭，随时随地都能哭出来，从来不管周围

人的眼光。那时候我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生活了，就问了一个对抑郁症有了解的同学，她建议我吃药，因为这些药会抑制神经末梢分泌某些东西。我就下定决心，去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挂了一个专家号，医生觉得我需要心理干预而不是药物干预，让我去预约一个很难预约的心理专家，说如果不行可以每个礼拜给我10分钟时间——这个专家挂个号就要200。我马上拒绝了他，出去挂了一个普通号要求开药，医生就让我做了一个和网上流传的很像的测试，做出来我是**重度抑郁和焦虑**，医生也就给我开了药。这两个药的副作用都挺大的，抗抑郁的药让我胃口很不好，抗焦虑的药会让我眩晕想睡觉。但是吃了这两个药之后我心情就平静了很多。我当时的疗程是至少半年，在吃了7个月左右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情绪还可以就自己慢慢停药了，现在是已经停药两个月了，情绪各方面都很稳定了。现在在工作场合，我即使需要和倭瓜离得很近也不会害怕了。

我男朋友是知道这件事情的，我们刚在一起两个礼拜我就告诉他了。**他的第一反应是让我以后要好好保护自己，以后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要更强硬一点。**他站在男性的角度是能够理解倭瓜为什么会这样的，也让我以后不论如何都不要去男性的房间了。他并没有责怪我的意思，在这段时间里给我提供了非常好的情绪支持。但是我家里人是不知道的，我父母都很善良淳朴，ta们还经常让我带各种特产给倭瓜——带我入行的“师傅”。

我一直在学着在面对他的时候控制自己的情绪，当然同时也发生了一些让我开心的事情，比如倭瓜得了肺炎住院两个星期，我心情就好了那么10%；后来他升职成部门副总去做自己不擅长的事情，导致在压力下他的左耳突发性永久失聪要在家休息一个多月，让我在心理上得到了很多安慰。现在在办公室还是会每天看到他，但是不像以前对我的情绪有那么大的影响了。

很多人也问过我为什么我还要待在这家公司折磨自己，但是我从来也没有考虑过要离开这家公司。首先我个性比较要强；而且这个公司和这个行

业都是在往上坡发展的，**我不愿意牺牲我的事业**；一个原因就是**我又没有做错，凭什么要我走而不是他走**？有一句话激励我，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说报仇可能有点夸张，我觉得只要我在这家公司就能找到机会让他从这家公司离开，曝光他性骚扰女下属的事情给业内所有公司，让那些公司自己选择要不要雇用这样的人。但是如果我离开这家公司，就很难再有这个机会了。

我对于这种国企风格的民营企业是不抱任何希望的，它不像外企或者是高校，这种公司的文化都是狼性的，是结果为导向的。**它会关怀员工，但是只是表面上的关怀——比如金钱和假期，不会深入到类似性骚扰这样的层面。**所以我没有直接地向领导汇报这件事情，但是我的一些同事是知道的，也有人辗转告诉了我们部门的总经理——她是一位女士。后来部门总经理找我谈过话——当时我已经知道她知道傻瓜性骚扰我的事情了——主要是关于我那段时间工作效率和态度的变化的，我当时也没提到傻瓜性骚扰我这件事情，一直在等她提起来，但她一直也没有提起。这种态度就不会让我有继续上报的信心。分管副总裁是一个非常正直的男性，工作上对我也很栽培，但是同时也是傻瓜的老上司，三四年前招傻瓜进来辅佐他的工作。我觉得上报给分管副总裁的话，一个是会给他添麻烦让他为难，另外一个我觉得他的处罚力度肯定不会让我满意，**我也不想依靠别人来惩罚他。**

骚扰者的亲历：后悔与反思

希希

希希一直是一个职业女性，目前已有十余年的工作经验。她分享的是之前经历的、现在还在后悔的有关性骚扰的事件：

讲起来是挺尴尬的一件事。大概在我刚工作 2、3 年的时候，手下开始带人了，虽然也不算是一个正式的领导，但是能带人感觉是领导的肯定，也是一种蛮好的锻炼。当时我们部门新招了一个男孩，刚毕业，人很温柔，我们年龄也相差不多，就一起玩得蛮好的，下班以后还经常一起吃饭什么的。一开始这个男孩不是我来带的，他有一个男主管，不知道是相处不太好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后来就调到我这边来带了。我当时对他应该是有一点喜欢的吧，可能因为我们有一个类似上下级的工作关系，要不就是因为我比他大几岁，我自己根本没意识到。虽然现在说出来都是借口，但是我觉得当时我会做出那些行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当时挺喜欢他的**；当然还有一个部分是，我对自己做了什么**没有任何意识**，好像当时不是我而是另外一个人做了那些事；如果我没意识当然就不会知道这种行为是不对的；当然，**我是他某种程度上的上级**肯定是有影响的，这也是我自己之后学习了相关知识才知道的。

大概带了他几个月以后，有一个跟我们关系都不错的男同事开我俩的玩笑，我才有了一点意识。那个同事说，大家都看出来，你就不要假装了——我也没明白是怎么看出来的。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次我们仨——那个开我们玩笑的男同事、他还有我刚好下班后一起吃饭，他说，你以后教我什么东西的时候**能不能不要靠我那么近**？你给我讲系统的时候，整个人都快贴在我身上了。那个时候我的脑子里面就好像过电影一样，突然回放起来上一次我给他讲系统的时候，怎么**贴着他耳朵跟他讲话**，怎么样**整个人贴在他后背上给他做操作演示**，也是在那一刻突然就意识到**这些动作多么没有必要，多么错误**。毫不夸张地说，我当时脸都红到脖子根了，真的是想找地缝钻进去。那之后虽然对他有感觉，我还是尽量跟他保持距离，再后来他自己都上手了，也不用我教了。

我知道**无知不能作为伤害别人的借口**，所以我一直很自责。当时我虽然意识到这种行为是不对的，但是根本不了解除了男女关系方面，到底在哪里不对了。其实现在想想，要是我们关系没有那么好，他不能找到机会跟我讲出来，我是一个级别更高或者人更凶的上级，他**可能就得一直默默忍受着**；要不是他提出来之后，我马上意识到这是错的，马上有意识地控制距离，要是我再**恼羞成怒报复了**，他可能都没办法在这个公司继续工作；要是**他是女的，我是男的，他敢不敢提出来都要另说了**。所以当时那个很多人转发的法国女演员德娜芙反对 metoo 的公开信让我很反感，我觉得你要性自由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以此作为你过分的让对方不适的行为、甚至骚扰和侵害的借口。

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机会跟他道歉，还是自己**懦弱**吧，觉得非常**羞愧**，**不想再提起这件事**。而且他也没有特别明确地说什么，我要是自己找上去硬要道歉好像也挺奇怪的。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给他造成什么伤害，有没有影响他以后的生活，那次说了以后他也再没提起过。后来我俩都离开了那家公司，他结婚、老婆生了小孩也都没请过我，也就慢慢失去联系了。

还有一件事情，是我参与一个创业项目的时候发生的。那时候我在这个项目里面负责对内与对外沟通的部分，其中就包含了人事的工作。当时我们有一个只有创业合伙人的微信群，里面有三个男生两个女生，很多即时性的工作都是在这个群里沟通的。有一天我不记得具体是在讨论什么事情，有一个男生发了一个小新的图片，就是小新裤子脱下来，小丁丁转来转去的一个动图，应该很多人都见过，我当时还觉得蛮搞笑的。另外一个新来的女生，好像是刚从国外回来就加入这个项目的。她马上在群里说，请你不要发这种图片，我觉得很不舒服，然后又@了我说，你是人事，你应该出面管一下这个事情。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觉得**这个女生事儿真多**，我记得我可能就说了句不要在工作群里发工作无关的图片之类的。但是我私下跟那个发图的男生一起讲了一下这个女生矫情之类的坏话。后来这个男生找了个由头挑衅地说了什么怪话，这个女生就直接退群了。她大概也就在这个项目里面待了2个月就离开了，走的时候跟我们所有人都没知会，应该是对我们特别失望吧。

其实惹祸的这个图，可能有些人跟当时的我一样觉得根本没什么，但是这不能成为一个借口。因为有人觉得不舒服并且明确地表达出来了，我们就应该尊重她，也应该尊重她觉得不舒服的权利。我自己反思了一下觉得，作为一个人事，我做对的部分是，马上**叫停工作群里发送工作无关图片的行动**。但是我缺失的是，应该马上找发图的男同事聊一下，聊的绝不应该是这个女同事有什么问题，而是这个男生不应该在工作群里发无关的图浪费每个人的时间，**也不应该发送可能有性意味的图片**，因为这涉及了性骚扰，不仅仅是对提出的这个女同事，而是对所有在群里的可能觉得不舒服的男女同事——也包括我。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觉得**我对性骚扰的无行动间接导致了该女同事离开这个项目**。而且在这个项目里面，我算是牵头建立人事系统的人，要是这个项目成功了，估计这个系统也不会考虑好防治性骚扰的问题。

我接触了性别平等的概念以后，仔细思考了这两件事能够发生的

原因。我觉得小时候的**情感教育**其实是有一点影响的，我父母那代人是耻于表达情感的，而且我也不知道从哪里学习如何跟人建立感情，所以在对那个男同事实施性骚扰以前**我一直没有学会如何掌握和我喜欢的男性交往的度，或者说没学会怎么 flirt**；还有一个是性教育，就是**性的界限在哪里，由谁来界定**，怎么样的互动和接触是可以的，怎么样是不可以的，在什么样的场合我们可以做多少与性可能相关的举动；当然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职场关于性骚扰的规章制度的问题**，如果你来自一个特别注重性骚扰方面的规定的公司可能你就会了解到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如果**我和我的下属男同事在入职时都参与过防治性骚扰相关的培训，当时的事情就可以避免**。如果我以前的公司有合理的性骚扰防治的规章制度，我就可以直接借鉴到新的项目里面，我当时也会对性骚扰的问题有更高的敏感度，也就有可能挽回那个女同事。讲这些不是为了给我自己开脱责任，而是我觉得，这些都是未来我们可以注意的问题。

以前发生的事情是没办法改变的，我现在能做的，只有在以后的生活中保持这个敏感度，尽量影响公司的规章制度，影响我身边的人**至少意识到什么是性骚扰，这样才能去防治它**。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们能够让自己和身边的人都不去骚扰别人，影响身边的人在面对性骚扰事件的时候不做旁观者，那性骚扰的发生概率就会大大减少了。

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那就是性骚扰

小乔

小乔现在已经不在中国工作了，她讲的是 7、8 年前她在上海一家外资咨询公司工作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下面是她的分享：

我高中的时候就到 A 国去上学了，毕业以后在 A 国读了大学。还没毕业的时候，我就直接应聘到了这家公司做管理培训生，我就叫它 X 公司吧。X 公司在 A 国的规模非常大，当时我能应聘到管理培训生的岗位上还蛮开心的。毕竟管理培训生不论是待遇和培训机会，还是未来的升职空间都是比普通招聘的员工要好很多的。先在 A 国工作了半年以后，因为我的汉语优势，我就被派到中国来了。

我可以先介绍一下这家公司的性质。X 公司本质上是一家外资咨询公司，这在 A 国和在中国一样。它在 A 国的规模非常大，覆盖业务也很广泛，基本上是提起名字大家都会知道的那种公司；但是在国内它是只有一个业务模块的，而且总部在香港，上海是分部，总共国内只有这两个办公室，规模小了很多，但是圈内的人应该都是知道的。我们当时的上海大概有 100 名左右的员工，办公室里面中国人和外国人应该是各占一半的，如果算上在中国出生受教育，之后在别国取得国籍的人，外国人应该比中国人多。

刚到上海的时候,我被分配到一个很小的部门,只有我和我当时的老板,他是新加坡人,就管他叫T吧。我当时刚毕业,之前虽然有打工和实习的经验,但都是在A国进行的,在中国是完全没有工作经验的,对上海就更加不熟悉了。一开始我对T的印象不错,觉得他对我态度很好,也很照顾。慢慢地,我发现他给我的工作都是一些非常简单的文件类或者服务类的工作,不然就是让我帮忙安排与客户的会面,从来不对我进行培训,更没有带我去见过客户,好像把我当成了他的秘书。我再三要求他带我去见客户,培训我与客户交往的技能,并且提醒他我的工作是管理培训生,不是他的秘书,他也总是推脱着不教我。

忍受了三个月以后,我确定他并不是在给我时间让我熟悉环境,就去找了上海的总经理,通过他施压给T——X公司是一个鼓励员工与总经理交流,向总经理提要求和建议的公司,至少在A国是这样的——T就在下一次要去见客户的时候,告诉我他要带我一起。当然他也解释了为什么没有带我出去,但是都是一些拙劣的借口。

当天与客户见面约定的是上午的时间,我们都是各自从家里出发直接去客户公司的,因为堵车我到得比他稍晚一点,但是也没有迟到。他一见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怎么穿成这样?”**我挺奇怪的,因为我们平日的着装要求都是正装,因为要见客户,我还特意穿的更加正式一点——**衬衫、西装裙和高跟鞋**。可能是看到我迷惑的表情,他好像更生气了,说:**“你穿成这样,我带你来干什么?”**我完全不记得那次与客户的会面是讲什么的了,估计我整场会面都没有能够全心投入。回去的路上,应该是跟客户聊得不错,他就换了一种态度,很语重心长地跟我说:**“你看看 Emily 见客户的时候穿的都是什么衣服?你得向她们学学才行,不然你未来的发展可能会受到影响的。”**Emily是在公司风评不太好的女同事,总是有同事传播一些她怎么通过睡客户得到生意或者怎么通过睡老板得到升职的故事,她平时穿衣风格也

是要么比较紧，要么裙子短或者领口开得比较低类型。

我好像也没有办法特别好地描述当时我的感受。可能**一开始是震惊**，震惊于他居然会这样说我，他怎么会这样说我；**然后是疑惑**，疑惑是不是在上海这是一个约定俗成的规则，或者**我自己是不是做错了**，他说的是不是对的；然后才是**愤怒**，我确信他没有权利这样跟我说话，也没有权利这样要求我做自己的工作。

后来的一段时间，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样面对他。但是他好像自己突然就跟我熟了起来，开始跟我**评判起女同事们的长相衣着举止之类的**了，让我非常不舒服。我根本就不想听，但是我的座位就在他旁边，我不回应他，他还是一直跟我讲这些。本来我期待他过一段时间就可以明白我的态度，可以直接放弃跟我聊这些，爱跟谁说跟谁说去，但是他一点也没有停止的迹象。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就又去找到了上海的总经理，讲了这件事情。说起来挺不好意思的，我跟总经理讲着讲着就哭了出来，应该算是大哭了一场。后来我被调离了T的部门，换到了一个向海外的经理汇报的部门。但是其实T的部门是公司相对效益比较好的，毕竟是在中国有一个部门的，这个海外的部门在中国的生意非常少，**我自己的升迁也肯定受到了影响**。

总经理当时是承诺会跟他谈谈的，但是也没有说过如何处理；他同时叫**我不要放在心上，这可能是T自己的沟通问题**。我当时没有认识到这其实是性骚扰，就没有主张相关的处理，总经理也没有提起。后来他们是怎么谈的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T没有受到处分，他还是在做原来的工作，原来的职级。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又招了新的女下属**。经过投诉之后，我的座位排到离T比较远的地方，也很少跟他接触，新的女下属与他之间的相处我就不太了解了。再在上海工作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我就找到机会申请调回A国工作了。当时中国的市场是最繁荣发展的，有很多机会，我却不想继续在这里发展了。

回到 A 国以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情的性质，回想起来，如果我不是管理培训生，而是上海直接招聘的普通员工，没去找总经理，可能都不会得到这样的处理结果。可能她们会自己忍受下去，甚至不会去主张自己的权利。**相同的公司，在 A 国就有更加严格的性骚扰处理，虽然不是所有情况都得到让亲历者最满意的处置，至少不会让我忍受那么久的精神压力。**或者可能在严格的管理条例之下，T 也不会敢跟任何一个女下属这样讲话。

除了揍他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解决 捡泥

捡泥去年毕业，今年 24 岁，已经上了一年班了，下面是她的分享：

我在一个建筑公司做财务，是一个小公司，民营的，**里面都是男生基本没有女生**。去年的时候有个女生要离职，我就顶她的位子做了财务。我们老板对我挺好的，不知道我说这个事会不会影响他的声誉。

我们办公室这边人挺少的，加在一起就 10 个人吧，一共分两个办公室坐。当然工人那边人比较多，大概得有 100 多个吧。这个事刚发生的时候我刚到公司也就半个月吧。我这个职位之前离职那个女生走的时候，还交代我隔壁办公室哪个人好哪个人不好，哪些要注意，也没有提到我们这个同事有什么问题，还觉得他人不错，能跟我们聊聊天。后来受到性骚扰之后我再回想，我觉得**她也肯定受到过他的骚扰，因为她长得比我还要好看，而且她也很爱穿裙子，但是她肯定也不好意思跟我说这个。**

这个男同事也是财务，50 多岁了吧，还没结婚，现在还在谈女朋友，谈的女朋友都比他小很多，30 几岁吧。所以他思想也比较开放，能跟年轻

人聊得上天，就比如说他很懂星座，完完整整的比我知道的还多呢！当时我刚入职半个月吧，我们办公室有一个装材料的柜子，他的工位就在那个文件柜后面。那天我穿了一个收腰的裙子站在柜子前面找资料，他突然就伸手碰了一下我右边的腰，然后说：“哎，你腰还蛮细的嘛！”因为我的腿比较粗嘛，我就觉得自己很胖，那时候一直说我要减肥。你说他是性骚扰的话，他好像又是在夸我说“你不胖呀，你腰还蛮细的”。所以我一开始就只是觉得不太舒服，也没觉得是性骚扰。而且我觉得这个人他又没有什么职位、没有什么权力，他也应该没有什么底气去性骚扰一个同事，如果是我们老板这样做我可能会立刻想到这是性骚扰。当时他摸了我的腰之后，我就马上走开了。

我们的工位是挨着的，他在我右手边，虽然桌子上是有玻璃隔开的，但是下面是通的，他往后一仰就能看到我的身体。有时候我穿短裤去上班，他就会对我的腿作出评价，有时候说：“你这个人上半身是瘦的，但是这个腿还是好像是的确有那么一点粗的。”有时候又会说：“你这腿好像瘦了一点嘛。”有时候我伸个懒腰肚子可能会露出来么，他就会说：“哎，你这肚子也不胖的嘛。”这个人好像是蛮开放的一个人的，但是他说这些话就会让人觉得你到底是太开放了还是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说这些呢。我觉得如果别人评价我的肚子我的话，我没什么感觉，我也是愿意穿露脐装的；但是别人评价我的腿的话，我就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有毛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如果是我的腿很瘦很漂亮的话我会穿短裤，但是就算我愿意露出来我也不想让别人评价。

还有一次我坐在那里工作，他就突然伸手过来碰了一下我的腿，然后说：“你这腿还挺瓷实的嘛！”当时我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我很讨厌别人摸我的腿，我就觉得他想占我便宜。但是他就摸了一下，这个事情发生得这么快，他还配上了好像是能说过去的言语，让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想打他吧但好像又没有充分的理由，想骂他但是好像又没有到那种程度。后来这种摸腿的行为还是重复了有几次吧，我觉得挺不爽的，但是我一直也不知道怎么

办。

有一次我趴在桌子上午睡，他从我**右边穿过来摸我左边的胳膊**，我当时就特别生气地说：“你烦不烦啊，你不要摸我！”但是我说了之后，**下一次他还是对我的腿有评价，对我的身体接触也没有减少**。我后来跟我对象说了这事，TA 的处理方式也不咋地，要么就说要去打他什么的，要么就是让我告诉我老板，搞得我后来也不敢跟对象说了。其实这个同事是关系进来的，还是我们**大客户那边的亲戚**，不管怎么样老板一定会留他在这里的，所以我告诉老板也不会有什么用。

后来还有一件事就是比较明显的性骚扰了，就是我蹲在地上找下面柜子的文件的时候，他过来也**蹲在我后面用双手握了一下我的肩膀**，然后我就赶快站起来走开了。但是我当时还是不知道怎么办。**我对象让我不要再穿裙子和短裤了**，我那段时间就只穿长裤了，之后他真的好像没有再骚扰我了。后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老板跟我换了位子，我就跟这个同事坐对角线位子，基本没有什么接触了。

今年四月公司又新来了一个女生，坐在他对面，然后**我有一次看到他碰了碰她的手臂就有点警觉**。因为我没有看到其他的，这样碰一下我也不知道算是正常还是不正常，也没办法判断他会不会对这个女生也做这样的事。但是我没有问过这个女生，也没跟她说过什么。

其实对于我来说，他碰我这件事让我不舒服，但是它不会让我产生很大的精神压力，**我的精神压力主要是来源于发生了这件事情我却没有办法解决它**。就比如说，如果新来的女生告诉我说她也受到了这样的骚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建议她，**我觉得除了远离，除了辞职好像也没办法解决**。即使我们两个一起去跟老板说这件事情，他也不会被辞退的。他现在工作做得不好，又懈怠，资料也弄丢，也没有被开除，就因为他有**利益关系**。

其实有一段时间他靠近我的时候，我总有一种想要揍他的感觉，我觉得挺不好的，可是我不会吵架呀。除了这个好像没有什么其他的影响了，我坐到他对角线以后也是该怎么穿就怎么穿了。**我对身体好像没有别人那么强的概念**，高中的时候我洗澡被亲戚们不小心推门看到了，我当时也就尴尬了一下，之后也没什么了。我觉得你要是把我的裸照放在网上要挟我，我也觉得没什么，**只要不伤害我的身体就可以了**。像是最近发生的“滴滴事件”或者是那个“女孩子走在路上被拐”的案件，就是被强奸或者是被拐走伤害之类的事件会让我比较害怕，而不是这种性骚扰的事件，我觉得可能我只是怕被杀死吧。

她们用性骚扰来胁迫我

白亦初

白亦初即将 36 岁，是一个拉拉。她之前已经在外工作生活十来年了，从去年开始在杭州工作生活：

从我知道自己是拉拉开始，我跟女性一般都是保持身体距离的，除非她主动上来，或者关系特别亲近的朋友，不然不会有肢体接触。我不想被别人捕风捉影，说我性骚扰她们。

12 年的时候，我在一个画廊工作。我的主管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她实际上只有几个月的工作经验，但是因为我老板特别喜欢留学生，就让她当了我的主管。我刚去画廊的时候没出柜，但是她在同志纪录片里面看到过我，就问我了，我也就跟她出柜了，顺便也跟画廊其他人都出柜了。一开始她的态度是很友好的，但是我们工作出现摩擦之后就不再是这样的了。我工作经验比她多，文字能力也是专业的，而她总是改动我已经编辑好的文字，导致很多错误的出现，我就必须重新做，这大大地增加了我的工作量。我去跟她沟通，但是她始终不理解。有一次我们站着说话的时候，**她突然勾住我的脖子，把我拉过去贴在她身上，胸部紧紧地贴着我，还在我耳边说：“你女朋友肯定不要你了。”**我女朋友当时在美国上学，回来过假期，马上就要

回去了，她也是知道这个状况的。而且当时是夏天，大家都穿得都很凉爽。我当时有好几种感觉掺杂在一起，**我当然讨厌她这种行为**，因为我知道她是不怀好意的；而且，**我有点怕她这个人**，因为她报复心特别强。然后我只能表现出毫无反应的样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嘛。**我觉得她那样性骚扰我就是想让我难受**，想让我对女朋友的心情更复杂，而且她也知道我有抑郁症。后来我离开那家画廊就是因为她跟老板告黑状，老板也没搞清楚就让我走人了。

14年的时候，我到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当时公司的一个女生是从奥美来的，产生冲突的时候，她就用广告圈子里那种复杂的“宫斗”的东西来对付我。**有一次她把我叫到一个窗帘都拉起来的、很黑的会议室，从后面紧紧地抱住我，还亲我的脸**。我觉得她就是希望我增加困扰，就是“**你看我可以这样对你，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我知道她当时其实是在帮她的一个gay 姐们儿——我要求解职的一个下属报复我。

这两件事情，我根本不可能向上汇报或者投诉，第一，**他们不会当回事**；第二，在那种工作上的紧张关系中，**领导只会认为我是在挑事**。

还有一个是去年的事。我到一家公司去做合伙人，当时我有一个下属，工作上让人非常不满意，她自己的工作做不好，还老是打断别人的工作。我觉得她**可能希望跟我建立一种超越工作的关系，让我投鼠忌器，更照顾她**，但是我一点都不想这样做。我是带着我的雄心壮志到那里去的，最重要的是工作上要先做好，亲密关系另说。她老是我**找机会跟我贴在一起，说着话手就不老实，上手摸我的胳膊之类的**；一起坐车的时候，她的手还一直在后面**摸我的背**。我后来明确说过“不要碰我”，但她还是粘上来。而且我想打断她说话，让她回到她自己的座位上去都很难，我得要让我的助理来跟我谈别的事情，才能找个茬把她支开。这已经严重影响我的工作，让我很烦。我又不能告诉我的合伙人，因为这种事情都要告诉他们的话会显得我很无能，这

应该是我自己处理好的。一个多月之后，我通过一个跟我们关系都不错的同事跟她说以后不要再跟我有肢体上的任何接触了，才改变了这种情况。她还跟那个同事说她听到这些“很受伤”。

后来我就把她裁掉了，但不是因为她对我进行性骚扰，而是因为她的工作表现实在太差了。如果在我自己的团队里面**有人来投诉性骚扰**，我第一当然要看（被投诉的）**这个人的工作表现如何**，如果是像这个人这样工作表现那么差的话，我当然就不想帮TA直接让TA走人；如果说TA表现还算可以的话，我会看我和TA的关系，尽量地去**明示或者暗示TA，让TA再不要这么做了**。如果TA还继续这么做，我就必须得**警告TA**了。

我也经历过来自男性的骚扰，但他们不是像女性这样明目张胆的身体接触这种，更多是让我觉得他们猥琐，我觉得还没达到性骚扰的地步。比如说**我夏天裤子穿得短了一点，会被他们看大腿啊什么的，我会觉得不舒服，不希望被他们看**。更多的是觉得无奈：我都这么中性了你还看什么呀。

来自异性的评价和反应当然会影响我在职场中的气质表现。我实际上是一个性格柔和的人，但是在职场上我却把自己塑造成一个略显强硬的、较少情感表露的人，为了让男性跟我保持距离。这其实非常困扰我，对我的职场发展也是很不利。我本来是一个刚柔并济的人，就为了让他们不要有非分之想，我就要藏起我自己。而且我也说了我会跟同性保持距离，这样就很影响我在职场中的人际关系。比如说直男一个圈子，直女一个圈子，**那我作为女性不能跟直男一个圈子，作为女同性恋也不能特别亲近直女，这样我跟任何一个圈子都不能很亲密，玩在一起就很难了**。

其实我上小学的时候也遭遇到过性骚扰，可能是我心理比较健康，所以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心理阴影。**我遇到的这些情况好像非常普遍**，中学的时候有一次大家一起在教室里聊天，居然每个人几乎都遇到过相同的情况。小

学一年级的時候，我上学路上碰到一个人，自称是某个小学的老师，让我陪他去一个学生家，我就跟他走了，也不知道去质问，小时候只知道顺从嘛。到了之后要翻墙进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翻墙，他抱着我说让我看看窗户里面是什么情况，后来又带我去另外一个院子，把我压在他身体下面，可能是在自慰。我回家的路上发现我的裤子上有液体，但我当时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长大以后才知道那是**精液**。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忘记了之前那个事情，没有把它当成一个经验。还是类似的情况，他自称老师，把我拉到一个偏僻的门口，在那里抱我，把手伸到我的衣服里面。我当时就挣脱了，马上跑了。**这次以后我就开始意识到了，这种都是性骚扰。**上初二的时候，我遇到有个人推着个自行车在那里问“哎同学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我骑着自行车直接从他身边过去没理他。过了一两个月之后天冷了，我又一次又从那过去，他又在那“哎同学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下”，**这种人就是守在学生上学和放学的路上，把孩子骗到那些偏僻的地方实施性骚扰的。**我跟我的同学去聊这些，发现她们都碰到过这种事，有的人反应会比较激烈，说当时哭着跑去求救。大学的时候也发生过，我们计算机老师在解答所有女生问题的时候，身体都挨得很近，手还放在女生握鼠标的手上面操作。我们在宿舍讨论这个事情的时候，就有好几个同学说“**不是吧，他是老师啊，应该不是（有意性骚扰）的**”，大家对这个都没什么经验，那个时候也完全没有这种意识。

我觉得除了职业发展上面的影响之外，性骚扰其实并没有给我生活的其他方面带来什么影响。我知道有些人长大后也未必能了解当年的侵害对自己的心理影响，**但是性骚扰不是对所有人都会留下心理阴影的**，2009年我在某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培训班的同学讲到，他小时候被一个大叔性骚扰，当时他还觉得挺爽的，也是因为这个才发现了同性对自己的吸引。

第四章 网络



他们把我当成一具肉体甚至一个器官，从来不是一个完整的人

Seaz

Seaz 现在还是学生，平时喜欢健身，对女性健康也非常关注，下面是她的分享：

我之所以想要分享出来，也是因为除了我自己的亲密伴侣之外并没有一个好的支持者，可以不加任何评判地来帮我分析这件事情。我当时真的有很多疑问，而且这些疑问不是对方给我的，是**我会问自己很多个为什么，也会有一些自责的情绪**。虽然我当时已经明确地知道自己的需求和权利的正当性，但好像还是少了很多可以支撑自己的知识和内心的力量。

第一次在微信上被性骚扰是来自一个朋友的朋友，是一次在酒吧喝酒的时候朋友介绍给我的，是某个阿拉伯国家的人。我有一次去一个阿拉伯国家，就曾经被当地的朋友警告说**这边的文化会造成男性心里对女性和外籍人士的贬低，在当地大多数男性的心里，所有的女性都是低一等的**。我一直认为认识新朋友的时候不能带着偏见，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大家可以交个朋友，有空的时候可以见见面聊聊天什么的。我当时感觉到他可能对我有一点意思，也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明确告诉过我我有一个关系非常稳定的男朋友。有一段时间他一直约我见面，但是很不巧，要么是他不在上海要么是我忙着申

请学校，一直没有见到。有一天晚上我的申请刚好已经告一段落，就微信跟他说今天晚上有时间，约他去我们共同朋友的酒吧喝一杯。他说，那个朋友今天不在酒吧工作，明天在，我说那好啊我们明天去好了。接下来他就开始约我当天晚上他和另外一个朋友出去喝酒，我就回绝了。他就一直约一直约，刚好那天晚上我一直在上课没有怎么看手机，中间就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回家之后我很累就直接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我醒了，迷迷糊糊醒看了一眼微信，看到他自说自话地发了很多很过分的话。他说，你明知道我对你有意思为什么还一直拒绝我，又觉得我要去追求我们那个共同的朋友，说那个人已经有女朋友了你为什么还要这样子。因为我以前一直会跟朋友宣导“free the nipple”这个理念，他就用这个说了一句“你们这些‘0’就只会露个乳头，其他的什么都没有胆量干”——‘0’应该指的是 pussy。还说他这辈子睡了六百多个女人，对 pussy 非常了解等等之类的话。看到这些话，我非常生气，但是我还是在跟他讲道理。我说你这样实在太不尊重我了，我真的没有任何想要跟你发展性关系的意思，我有一个非常爱我的男朋友。然后他就开始骂我是懦夫，要把我和我男朋友叫出来对质。我真的是很莫名奇妙，不知道他要对质什么，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一直攻击我。

当时我真的很生气，就直接把他拉黑了。但我还是把他的事情跟我们在酒吧工作的共同朋友讲了一下，因为这个人也经常去那家酒吧。我就觉得如果他内心有这样的想法，对于任何女性他都是一个不安全的因素。不过后来我也不知道那个朋友是怎么样处理的。后来我再去回想，觉得他最让我不爽的地方是：他不光侮辱了我，还侮辱了所有的女人。我觉得他甚至没有把我当一个人看，他把我作为一个人的所有东西：我的思想，我的性格，我的能力，我的潜力，全都缩到了“0”“pussy”这个器官。

第二个是在健身房遇到的。我平时认识人还是挺开放的，如果有人过

来说说话，要个联系方式的话，我都会觉得多认识个朋友挺好的。而且平时在健身房我经常会遇到器材抬不起来之类的问题，这个人又是那种比较壮，练得不错的，他说加个微信一起练一练，我就说好啊，那就是一起健身的朋友嘛。回到家之后，他微信上问我的第一句话不是打招呼，而是：“玩得开吗”，我当时就没理解，就问他“玩得开”是什么意思。他就说要再直白一点吗？我就跟他说，如果这句话需要这么隐蔽地说出来的话，**那我应该是玩不开的**。后来他就一直撩，我就拒绝了，也告诉他我是有男朋友的。然后他就开始让我给他介绍朋友认识，指明了要丰臀肥乳的。

我当时以为他是开玩笑。如果只是身体上的关系，两方都愿意的话我觉得也是蛮好的，刚好有个朋友可能比较合适，我就有心介绍。但我越聊越觉得这个男生说话很奇怪，我又说不出来怎么奇怪。介绍到一半我就退缩了，说不好意思我朋友不感兴趣。讲完这句他就开始说：“**那我能要你吗？**”我说可是我“名花有主”了，真的不行。他说：“**我就只借你的身体玩一下，玩半个小时都可以。**”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情绪并不是生气，而是恶心到了，**就真的是生理上有点反胃的那种感觉**。我就跟他说了一句，你有这么多时间来说服女生的话，还不如学学怎么尊重人。然后我就把他给删掉了。

那天我整个人都浑浑噩噩的。那之后我有段时间一直有点焦虑，可能也有一点抑郁情绪，我只知道每天我都觉得超级累，白天晚上都很累，而且平时我特别喜欢运动，那段时间运动也很少，因为我真的是太累了。我一直觉得这是件很小的事，但我没想到即使是这样以**微信消息的形式发出来的骚扰的话，对我的心理影响还这么大**。那一整天我都在怀疑自己，或者说怀疑世界，好像也不是特别强烈的情感，但就是在心里面暗暗有了一条线。那天晚上我跟我男朋友讲了这件事，他说他很理解我的感受，我觉得这就已经很重要了。他说他没有特别实质性的解决意见——我也不是很需要什么解决意见——但是他建议**我与人交往的时候内心的防范可以稍微提高那么一点点，要知道这些人的存在，但是不要因为这些改变自己**。

这件事发生以后，我就再也没去过楼下那家健身房了，现在我都乘地铁去另外一家健身。再回忆起我们刚认识的那短短几分钟，我才意识到他的眼神也对我造成了骚扰，他当时就是**打量着我，夸我练得不错，那个眼神像是在看一个苹果，好像这个苹果长得很可口的那种感觉。**他说的那句话“借你的身体玩一下”，我想他可能也并不是跟我借的，他是想要跟我男朋友借。

仔细想想我觉得他们对我最大的冒犯都是在于：**他们把我当成一具肉体或者一个器官来谈论，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且第一个由于他自己国家宗教文化的影响，会有这些想法，毕竟离我们比较远；第二个就是我们身边每天都在出现的人，这样就更可怕。我觉得当我们在专注看手机的时候，好像都是进入了一个与外界隔离的状态。**微信就好像创造了一个封闭的小黑屋一样的环境，不能像在公众场合，**比如我朋友的酒吧或者健身房那样，我随时可以向身边的人求助。而且公众场合会有人听到、见证你们的对话，但是在微信上，在我生气地删除拉黑了这个骚扰者以后，就连证据也留不下来了。然后我就只能独自承受这些文字对我的伤害，**这些伤害是没办法像删除消息一样直接删除的。**那个孤独感是很强的，特别是在刚看到的时候，我不能通过面部表情或者肢体语言让对方感受到我的愤怒，微信上的文本消息是完全没有办法表达这种情绪的。

这两件事情发生之后，**我的第一反应都是责怪我自己。**我就会想我为什么要晚上跟那个男生说我们可以出去喝个酒？为什么还要一直跟他聊天？为什么我会那么顺利地接受健身房那个人加好友的请求？为什么还跟他聊了这么多？是不是我带领了这个话题发展的方向？而且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有时候自己也会觉得说出这些经历，是把自己内心的一个黑暗面暴露出来。特别是处于自责状态的时候，就会觉得我是错的，**我在讲述我犯的一个错误、我的一件很羞耻的事情。那个羞耻感的影响比事件本身的影响还要大。**

闲鱼不是性交易的平台

Tatsumi

Tatsumi 还在上学，她在闲鱼上总共卖掉过 52 件东西，下面是她在闲鱼上卖闲置物品的经历：

以前在闲鱼上也有人问过我卖不卖穿过的袜子或者内裤之类的，就是那些原味的东西。还有人一上来就问我可不可以拍一些我的脚的照片发给他，我说不行他就问愿不愿意约拍这类照片。我说不愿意，他就再请求了几次，后来我明确地说了不可以，他也就说好吧，也没有再纠缠过什么。我觉得这些人还是挺有礼貌的，虽然平台不合适或者是对象不合适，但是他们用词呀、语气呀什么的都还是尊重人的，也不会让我不舒服。

有一次我卖的是一双粉色的高跟鞋，就有人来问我穿过吗，我想都没想就回复说穿过。TA 问我穿过几次，我就如实地回答没穿过几次，然后 TA 就拍下了，我也直接发货了。发货以后我翻了一下 TA 的资料和动态，发现他加入了一个叫二手女性私人物品——好像是丝袜——的鱼塘，才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TA 个人资料标注的性别虽然是女性，但 TA 页面上卖的东西比如说一些游戏呀，还有电子设备什么的都看起来像是男生的东西，我就觉得他很可能就是男性。但这是我自己去查找之后才发现的，TA 咨询我

的时候也只是问了一些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要买二手物品的时候都会问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没什么的，不能算是性骚扰。有些人有这种癖好、喜欢原味的东西我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确实在中国 TA 们也找不到合适的平台来买东西，就找到了闲鱼。如果有礼貌的、尊重的方式来询问，我就没有什么反感。

闲鱼它肯定不是一个约炮或者提供性服务的平台，但我感觉闲鱼上约炮的还是挺多的。像我在卖一些 JK 制服——就是那种蛮日本的水手服，还有其他的比较可爱一点的衣服的时候，就收到过问我“1500 做不做？”，还有问“你是不是抖 M，我可以做你的主人吗？”或者“上海可以约吗？”之类的问题的，我就把他们拉黑了。这种其实让我觉得挺不舒服的，有种被冒犯的感觉，我觉得这种就是性骚扰。我翻过他们的主页，里面有一些女孩子给他们的评价是有点暧昧的，可能 TA 们就是用这个平台来做性交易的。我也没办法确定 TA 们到底是购买了什么东西，但是既然在闲鱼上有评价应该是给了钱的。而且我也只是卖某几件衣服的时候才有人来性骚扰的，我就怀疑是不是我键入了错误的货品描述关键词，刚好符合了 TA 们的暗语，才被找上的。

闲鱼有一个我觉得挺不错的功能就是可以拉黑别人。在私聊的界面，如果你对对方说的话有反感，就可以拉黑 TA，这样 TA 就不能再跟你说话了，但是私聊页面没有举报的功能，闲鱼的举报功能只限定在交易发生矛盾的情况下才能使用。也就是说在性骚扰的情况下，你是没办法举报的，闲鱼不会因为一个人在私聊里面性骚扰到别人就不让那个人卖东西或者买东西。在没有交易矛盾的情况下我们只能选择拉黑对方，但是就没办法阻止 TA 去性骚扰别人了。

之前经历的这些事情我就只和我男票讲过，他是挺无语挺愤怒的，没想到还会有这种人，不过他也没有干涉我继续在闲鱼上卖东西，就还是挺支

持我的。我也从来没有跟其他我认识的人讲过这些经历，好像也没有机会讨论这种话题，更不用说去主动警告身边其他的女生了。除非是在微信群里面非常明确地聊到这个话题，我才能讲讲我的经历。

他们觉得女权就是性开放 可以来占便宜

小丫

小丫长期关注第三者权益，在微博上有一个粉丝量可观的账号讨论女权相关的议题，下面是她的分享：

好像真正的性骚扰我都没怎么经历过，也就是遇到过在微博或者微信上有些男的直接发“约吗”给我。没有前言后语，而且我又没在网上征过，我认为这就是一种性骚扰。虽然说骚扰是我拒绝过才算，但是突然跑过来直接很不礼貌地发“约吗”，让我觉得不舒服，很奇怪，也很莫名其妙。我在微博上谈性比较少，所以这种情况发生的频率也不高。有个女网友老在谈性、发性相关的文章，而且她以前就是搞开放关系出名的，她也经常发那种露得比较多的照片，我看她微博上曝光性骚扰她的私信什么的就多一些。她的性态度应该是很开放的，一般与性相关的她都能聊，如果是好好聊天她也不会把别人挂（曝光）出来。她挂的那些人虽然也是谈性，但是态度很粗鲁，让人觉得很很不尊重人。

前几年，我在微博上做过帮女权小伙伴征友的活动，我发现那些应征的人——大多是男性——就会默认为，女权就是性开放，女权小伙伴们征的

是性伙伴，他们可以占到便宜。其实人家上面写的很清楚，有人是征性伴侣，有人不是，但他们不管。征友广告上都会留联系方式、微信微博什么的，有人就直接跑过去要约（炮）了。有一次，有位四十来岁的女性在我这里征友，留了联系方式，就有个已婚男性跑过去，说要帮她解决性问题，就让她很不爽。人家要征友，并没有说是单纯为了解决性需求，很多女性征友都是希望能找到生活中可以交流的伴侣。我这个征友活动应该算是很失败吧，到现在也没有人来反馈成功的，来反馈的都是遇到的不太合适，或者是被骚扰的。后来我就不搞了。

我觉得性骚扰会有**广义的**和**比较窄的**：广义的，只要是涉性的、带有骚扰意味的，都算是性骚扰。比如说你在网上发表了一些观点之后，会有网友在下面留言攻击你的外貌，或者直接把你叫成“婊子”“鸡”之类的，都算广义的性骚扰。**窄义的就是，他要表达他对你有性欲望。**莫名其妙跑来说“约吗”，发黄图，表示想约、聊性、想找你满足他的性欲望的都算。

我经常在网络上跟别人起冲突，有时候甚至会从争吵演化成骂战，虽然我没有遇到过威胁强奸的，但是污言秽语是很多的，**广义上也算是（性）骚扰吧。**脏话的攻击或者是性攻击，对我来说都是不舒服，见得多了我只会觉得厌烦。**经常遭受类似的攻击，我的承受能力就变强了，**只是会觉得采用涉性攻击的那些人的素质更低些。

我觉得每个人的感觉可能会不太一样。像是**收到男性生殖器的照片，**有的人接受度比较低一点，会觉得害怕或者觉得受到恐吓；我自己就会觉得发图片的这个人有毛病。**这种图片看着肯定不舒服，就像别人用脏话骂你一样，**你会觉得这人素质很低，就只能把他拉黑，眼不见心不烦。不然还能怎么处理呢？举报也不见得会被处理。

以前有一个出版社的人，算是骚扰过我。他想要约人写性别相关的稿子，

就有人把他介绍给我了。联系写稿子的时候他还是个正常人，稿子写完之后，他就开始问我在什么地方有可以约的群，我跟他说没有，他还不死心一直纠缠，还说“你不是也挺开放的嘛，怎么会没有这样的群？”诸如此类的话，我就不搭理他了。去年我搞了一个单身微信群，他又忽然跑来要加入，我已经不记得这个号了，就问他“你想进群交流什么？”，他说“都交流啊，比如怎么解决性问题什么的”，我才想起他是谁，就感觉他是想进群约炮的。我建的几个群“第三者群”“单身群”“出轨群”都有过类似的情况，后来男的过来要加入，我感觉不对劲的话都会多套几句。这个其实很难说人家对我造成了骚扰，但他那种交流方式，进群可能会对别人造成骚扰。就像我之前说的，他们觉得女权者都比较性开放，他们也想通过女权者个人进入更开放的群体，去更顺利地约炮。

有些骚扰者道貌岸然的，没被发现（性）骚扰别人的话，也没人知道他其实是这样一个人。当时这人来找我写的文章是评论电视剧的，我就针对里面的第三者权益问题写了一篇。后来他跟我讲说内部讨论的时候，有人认为我的稿子比较敏感，不符合主流价值观，不能采用，但是他“力排众议”把我的文章留了下来。他认为他帮了我一个大忙，但是我根本就不在乎。从那之后他就时不时微信找我聊两句性相关的问题，展示他的性需求，要求我给他建议或者帮忙。我真的没兴趣跟他谈这个问题，就非常冷淡，我觉得这就有点（性）骚扰了：你的性需求跟我有什么关系，为什么要特地来跟我聊？我猜要是我态度好一点的话，他可能就会开始要约（炮）我了吧。以他的社会地位，其实跟 #metoo 中爆出来的那些案件有一定的相似，他对我采取的手法肯定也跟别人用过，别人要是想出版什么，他是有能力帮忙通过的。但我觉得他这么露骨的话，很难骚扰到别人吧；要是两情相悦，这就是调情了，就更涉及不到（性）骚扰了。

也可能因为我们不认为婚外恋是道德败坏的，他们就找过来了。当很多男性有婚外性需求的时候，他们也背负着道德压力，不敢太明目张胆的，

生活中就想搞点艳遇什么的，但是苦无办法，东钻西钻，手法又非常拙劣，而且他自己可能也没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他们的言行就可能会构成性骚扰。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最近这个骚扰我的，他持续不断地给我打电话发信息，还跑到我们单位去找过我，虽然跟性欲望没有直接关系，但我觉得这种**比较严重**。当时他在微博上帮他们单位募款，我看到评论了一下，他就开始污言秽语骂人，我就把他给挂（曝光）出来了。当时很多人都认为他错了，都在指责他，后来他所在的单位也出了一个声明，承认他言辞不妥，要对他进行批评教育。他就把这笔账全部记在我头上了，要求我道歉。分明是你应该向我道歉，凭什么要我道歉？我就不理睬他。**他的电话都被我拉黑了，但是过一段时间，他就又用一个新的电话号码打电话发短信，说要去我单位找我，要举报我，要这个要那个。**我挂他的时候，有些人在微博下面评论说：“这个人怎么这样啊，是不是有毛病啊？”他就跑去这些人的主页，跟这些人发私信说：“你不要给小丫的微博点赞了，我在收集证据，我要告你们。”别人肯定觉得他是神经病，就骂他。现在已经有好几个人跟我说过收到他的私信骚扰了。原来我的微博是认证的，他通过那个认证找到我单位去过，我们单位的人就跟他讲说：“你们这是个人之间的纠纷，要不你就去提起诉讼吧。”我后面也是跟他讲：不用多说了，不满意你就起诉我吧。

有人微博上跟我说他可能精神有问题，我也觉得他是有点偏执，应该去看心理医生的。他们单位的人后来也跟我讲，因为他精神的问题，单位给他放假了，意思可能是让我不要跟他计较。

我觉得这种骚扰跟性别是有点关系的，因为是男性对女性骚扰居多。我感觉他的言行模式跟网络上几个红人曝光过的都有点像，**他们都觉得受到轻视、被侮辱了，就开始攻击、侮辱别人。**有个朋友说的挺对，他想要赢得这段别人并不想要的关系，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整个人生都输掉了。我还算比较幸运，虽然我也被骚扰了，但还没有涉性。**如果在这样骚扰我的同时他还**

提出性的恐吓，那就太可怕了。

这样的人出现在生活里让我觉得比较烦，有时还要想办法应对。毕竟你在明处，他在暗处。我最近还在想要不要买一个防狼喷雾什么的，如果他找到我，我可以保护下自己。我们平时不坐班，他要来我单位的话，同事比较多，我也没什么可怕的，不过我担心他会骚扰到我的同事。我觉得持续不断搞性骚扰的人跟这种人是同类，他就会把他遭受到的忽视和挫败强加到被骚扰者身上。他最近工作可能又出什么问题了吧，又觉得是因为我以前跟他的骂战，让他在圈内的名誉受损，才导致了后面一系列的问题，就又跑来骚扰我了。

现在我都不怎么玩微信了

阿狸

阿狸在受访时刚到上海两年，现在在金融行业工作。受访时她由于身体原因已经在家休养了两个月，下面是她的分享：

我从十二、三岁就开始用网络了，从开始时的 QQ 到现在有这么多 APP，差不多也有 **15 年的网龄**了。不管用聊天工具还是玩网络游戏，十几年来碰到的事情太多了，不太严重的我都已经想不起来了。网络绝对是个性骚扰重灾区，毕竟它是个不同的次元。我今年刚到上海，最近我的情况又不能上班也不能出门，我自己也是个比较没有安全感的人，所以就到处找人聊天，每天花在网上的时间差不多要 10 个小时以上。可能是因为这个，最近这段时间特别频繁地出问题。

微信的“附近的人”我一般是不搜的。但是我这个人有一点非常贱，就是有时候不小心点到了，如果有人加我，我都会通过，因为我会好奇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后来我总结了一下，只有大概三类人会通过附近的人加我，三分之一是**想找对象**的，三分之一是想**骚扰你或者约炮**什么的，剩下的只是为了**营销**而已，就还挺那个的。有些人在“附近的人”上到处撒网，只要能加到的他都加，寻找潜在约炮对象。有一个大叔，他加上我之后也不聊天，

就会问“你约吗？”他还不是加我那天说的，是加了三四天之后突然问的。我当时就感觉这个人应该是“附近的人”狂加，目标肯定不只一个，他就是**普遍撒网重点打鱼，能约一个是一个**。我其实觉得挺不舒服的，试过举报也举报不了，只是说个“约吗”就举报不了。

我遭遇的网络上比较典型的性骚扰，想想最近还蛮多的，可能跟现在是夏天也有关系？现在我已经不敢用自己真实的照片做微信头像了，我会用动漫人物或者我不露脸的照片，朋友圈我自己的照片也比较少发。**我觉得头像是影响性骚扰一个很重要的点**，因为我发现很多颜值比较高的女生，头像都不会用自己的照片，可能也会有这方面的原因吧。现在男生，也不是特别看颜值的，而是说**只要你微信头像露了脸他就觉得你还可以，他就会来骚扰你**。

有一个人是在一个客户组建的微信群里加过来的，我不认识，当时就觉得还挺奇怪的，因为我头像都不是本人不知道他为什么加我。刚加的时候没聊什么，过了几天我就从群里呀朋友圈呀发现这个人好像蛮喜欢旅行的，我自己也很喜欢，就把他也拉进了我建的一个分享信息的群里。我这个人也不是说打嘴炮吧，但在很多群里面大家都知道我是双性恋，有时候我也会跟大家聊一些其实我觉得是性教育方面的话题——不是那些色情的东西，可能有些人就会对我有些误会。有一天大概是半夜12点钟左右，这个人就**直接发那些色情图片、色情表情包之类的东西给我**，我那天心情也不太好就直接开始骂脏话了。他在浙江比较近嘛，就问我上海地址在哪里，说“**我马上过来操你**”。他好像觉得我在跟他调情，我骂的那些脏话也是调情，他就想现在过来或者尽快过来跟我约炮。我不知道他具体怎么想的，反正我是觉得挺过分的。他后面又发些语音来，我举报的时候是把语音转成文字的，还有就是他发的图片、表情包什么的，全部一起**截图投诉到微信**去了。没几分钟，我就收到了投诉成功的通知，处理结果就是微信团队会限制他使用微信的功能。应该是会限制他使用陌生人功能类似漂流瓶啊，附近的人之类的，群聊

加人可能也会受到限制，但是限制多长时间其实我也不知道，但是至少它有个处理结果。

好像有些人会对双性恋有一些（不太对劲的）想法。有一次是在一个收音机电台粉丝群里面，大家一起聊天的时候我就在群里面说了我是双性恋这个事情，马上就有一个加了我，后来也没跟我聊什么。后来有一次我朋友圈发了一张自拍，他就在下面评论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有一点强撩的意思。跟前面讲的那个相比其实也不是特别过分，但是我当时不爽了，就截图投诉了，也成功了。我这几个月在家待着，用微信就比较多，碰到这种事情也比较多，我一碰到就会投诉。好像只有一次没成功，其他三次都成功了。你要投诉谁就到TA的详细资料页面，**点开右上角的“…”最下面一个选项就是“投诉”，里面有一条是“发布不当内容对我进行骚扰”，里面有色情、诈骗什么的很多选项，而且很快就会收到微信团队的回复。**骂脏话什么的也是可以投诉的。虽然也不会有特别实质性的处理，但还是会给你一种心理上的安慰，我就觉得最起码我有这个通道可以让他受到惩罚，让他知道他自己其实是不对的，他其实是违规了的。

我有个gay蜜，有段时间他在陌陌上注册了一个账号卖成人用品。人家建议他说**你要卖成人用品就用个美女的头像，肯定好卖**，他就弄了个美女头像，结果每天被骚扰。虽然他是gay，性取向是男的，但他还是觉得好恶心，就是那种他不能接受的恶心。直接就是污言秽语，比如说什么**“你一个女生卖这些肯定是欠操”**之类的。**还有一些发生殖器图片、黄色图片什么的。**后来他觉得太恶心了，实在受不了了，而且卖的也不怎么好，没做了几天也就不做了。

所以现在我就不太玩微信了，我就逛逛自己的群，然后去玩热拉，因为那上面都是女生，“开个火车”什么的也不会觉得很过分，我也不会觉得被恶心到，所以就在那上面跟大家聊聊天交交朋友。热拉上面的女生和微信



上面的男生就很不一样，就没有让我不舒服的情况。她们说的话，就算换成男生来说，我也不会觉得不舒服。不知道我如果是直的，会不会觉得被骚扰到。TA 们的语言和语气也很不一样，女生可能还是不太喜欢那种强硬的态度，她们也就比较少这么对别的女生。我就觉得好像女生在撩你的时候，都是温文尔雅的；男生性骚扰你的时候，就好像一字一句都像是一拳一拳打过来一样，就算你往外推他，他还是朝你打。

我整天被骂婊子 只因为游戏里做了市长

小树枝

小树枝说自己是 95 年的，女的。下面是她在玩大型网络游戏时候的经历：

我现在玩的这个游戏叫“明日之后”，主要是打打杀杀的一个游戏，**总共也没有几个女的在玩**。我先讲讲这个游戏的逻辑，在游戏里面有很多不同的营地，你的游戏角色就是某个营地的一员。你可以单挑别人（打斗），营地跟营地之间也可以对打，单挑、组队都可以，是一个自由度还比较高的末日游戏。在这个游戏里面，最重要的是技术，就算你充很多钱，如果你技术不行你就还是很菜的。不管是对于女生还是男生，这个游戏确实是有点难的，而且配件升级都是有限购的，我玩的比较早，就会厉害一点。我是一个营地的市长——市长就是维持这个营地运营的，比如说有交易之城、地图占领什么的；而且也要跟其他营地保持沟通，有时候也要联盟，不然你一个营地不可能打得过三个营地。平时这个游戏里面没有什么赢不赢的，就是打来打去，吵来吵去的。大型争霸赛的时候大家就都比较上头（在意），我自己也很上头，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出线（打赢），骂得也比较脏，也有玩家请能带节奏的游戏主播或者花钱买人来帮他们自己打的，估计就是设计这个环节

来赚钱的。

像这种类型的骂，我也不是第一次看见了，我玩其他游戏也有，只要你是一个女的，你还不是一个舔狗，不追着男玩家后面说那种“你那么厉害你带带我呗”之类的话，那你这个人就大大的有问题了。我们那个营地有点小出名，因为我们一直就是那种“你打我，我不服，你们能力比我们强，我们也偏要跟你们打”的类型，然后他们又发现营地的市长是个女的，就更气了。我觉得好多男的嫉妒心要比女的强得多，女孩其实不大会因为你比我厉害就要怎么样，但是男的会因为你是女的你**还比我强气得不行**。生气怎么办呢？他们就想尽各种方法来骂我。有刷喇叭骂我的——游戏里的喇叭就是屏幕最醒目的地方出现的像弹幕一样的东西，这个是4块钱一条的，他们基本都是骂一些“婊子”“整容怪”“鸡”这类的词，还有骂什么“抱大腿”、“跪舔富二代”之类的。我也很纳闷，你都不认识我，你是怎么知道的（翻白眼）？还有在微信上加了我，回到游戏里面恶意攻击我的长相，散播谣言乱传照片的。还有单独找我们营地的人聊，说我是怎么抱大腿才当上市长的；找我在游戏里的CP（伴侣）骂我的；还有阴阳怪气私聊我说：“哎呀你一个女的也挺可怜的，被骂成这样”我不回就一直发一直发的。他们可能觉得这些话对于女生来说特别有杀伤力，听了之后就会不舒服，可能就顶不住压力直接不玩了。

这么玩游戏真的是挺脏的。有一个月左右我听到私聊的声音基本都是骚扰，严重影响我打游戏的心情，甚至感觉自己被网络暴力了。我就去找客服投诉了，但是其实客服也不能怎么样TA们，也不可能因为这个就把这些人踢出游戏，毕竟这个游戏里面还是男性玩家多。客服也只能听我抱怨，安慰一下我。

我觉得这就是性骚扰，因为他骂女的婊子不会骂男的婊子。只有骂女的这么难听，花样还特别多；骂男的就是，哎呀你是不是个男人。而且在我

挨骂的时候，很多女生也会跟着骂，更别提维护我了；倒是有不认识的男的出来说，“你们天天盯着一个女的不放，为什么不来打我？”玩这个游戏的95后居多，也会有还没成年的小朋友一起玩的，我们营地就有两个，一个15岁，一个16岁。但是愿意随大流跟着骂的大部分年纪稍大一点，越是小朋友好像脑子还越清楚。**我自己的处理方式就是比他说的更难听，见他一次打他一次，打不过就下线，打得过就打死他。**

我看到的游戏里挨骂的女生好像就我一个，**可能因为我不像其他女生态度那么好吧。**我就是觉得要是行的话我们就联盟，不行的话我也不想听你说那么多套话串烧，这个态度他们男生根本接受不了。我在这个游戏里有一个CP是另外一个营地的市长，特别搞笑的是，还有人跑过来用“让我CP的营地拿第一”为理由，要求我们营地跟他结盟帮他打的。**他们就觉得你是个女的你肯定觉得你CP比较重要，肯定想他拿第一比想自己拿第一多。**我说我管我的营地，他管他的营地，你跟我说这个干什么。老是这样就搞得我很烦。后来我顶不住跟那个CP分了，因为他总是压我一头；现在这个新的CP小我四岁，是很**尊重**我的那一种。

“明日之后”里面打打杀杀很正常，我之前还玩过“倩女幽魂”，那就是一个大型网恋游戏，玩这个游戏的人大部分是奔着网恋来着，家园系统啊，坐骑呀都是双人的，这个游戏就是主张两个人——一男一女在里面形成情侣关系。我在那个里面杀人，经常会被怼：“**你一个女的杀心怎么这么重呀，你杀心这么重你得长成什么样呀？**”如果是男的砍人，大家就会觉得“好厉害呀，好想认识你！”

其实这些骂我的话对我没有什么影响，出了游戏他们就跟我不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不过平时生活里面也会有些因爱生恨的男性朋友，原本觉得我看起来很小只，应该很好搞定，后来发现我挺难搞的，就会讨厌我、恨我，想方设法让我不舒服一点。**不过他们都是不重要的人，根本影响不到我。**



第五章 专业人士的声音



职场性骚扰相关法律

爱马

爱马是在上海工作的一名职业律师，主要从事商业法务。爱马个人非常关注妇女权益，在处理公司法律事务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关于处理性骚扰问题的心得。

乔：可以分享一下你了解的国内性别相关的法律规定吗？

爱马：没问题。因为我主要服务的客户是公司，公司主要关注的，一个是它内部的管理制度；另外一个，是有时候公司会作为被告收到劳动者的仲裁请求或者诉讼请求，它可能需要承担一些责任。就这两方面而言，适用于中国公司的性骚扰相关的法律其实比较简单。一个是在国家层面有《**妇女权益保障法**》，它是 2005 年实施的，是性骚扰首次入法，它**第 40 条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首先这个法规叫“妇女”权益保障法，可以注意到这项法律在我国主要针对的是妇女，男性是不被保护在内的。它还规定，受害妇女有权向单位和有关机关投诉，在这里我们也可以注意到，**妇女维护权益的方式主要就是投诉这种途径**，而且这个法规对于救济途径没有明确的

规定。另外还有一个全国性的法规，叫《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是2012年颁布的。这个法规在**劳动法领域首次增设了用人单位防止性骚扰的义务**，具体是这么规定的：**在劳动场所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对女职工的性骚扰**。同样从这一条规定里我们也能看出，它保护的**对象仍然只是女职工，男性还是被排除在外的**。而且它也只是说用人单位应当预防和制止，但是**具体的责任承担方面的规定就没有了，也就是说违反这一条应当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在国家方面的法规其实就只有这两条，它的问题主要是：第一，保护的**对象只限于女性，没有男性**；第二，不管是从《妇女权益保障法》还是从《劳动法》层面来看，**都没有规定雇主的连带责任**，也没有规定雇主在违反相关法律规定的时候应当承担的具体责任，这就在实施层面上给推动职场反性骚扰的操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地方层面的法规其实也有很多，基本上都是配套着国家法规来出的。我们有**29个省份**的立法都涉及到了职场性骚扰，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等这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基本上都涉及到了。其中有8个省份除了规定受害人可以向单位投诉以外，还规定单位应该采取措施预防和制止工作场所的性骚扰，但同样违反之后承担的责任规定是缺失的。**四川**是一个比较特别的省份，它增设了雇主的过错赔偿责任：如果在工作场所发生了对妇女（这个也是局限于妇女）实施的性骚扰行为，造成了身体、精神、名誉损害，在雇主有过错的情况下（要有过错，如果只是过失那是不算的），雇主主要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这其实已经是一个突破了，因为在全国层面的法规上其实是没有这么严格的。

我们还有一个比较宽泛的法规是针对侵权的，叫《**侵权责任法**》。《侵权责任法》里面其实有一个规定是雇主责任，一般是说**员工在工作或者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受到人身损害的，那么雇主是有雇主责任的**。但我们通常很难把这个跟职场性骚扰联系起来，因为如果有一个员工在工作场所实施了性骚扰，我们很难把这个行为套用到在执行工作任务上面，大多会被解释成一

种个人行为。

乔：如果他是在工作场合实施的性骚扰，也不能套用到这个《侵权责任法》吗？

爱马：雇主责任要求的重点是在工作实施的同时进行性骚扰，而不是说性骚扰发生的场所。即使是在工作场所，你完全也可以有私人的行为，即使是不符合职业道德的行为，雇主也并不一定要承担雇主责任。只有在实施工作的时候造成的损害，雇主才需要承担雇主责任。这也是为什么《侵权责任法》在国内有规定雇主责任，但我们很难通过它要求雇主承担性骚扰案件的连带责任。

乔：我们其实都知道现有法律是有缺陷的，我相信立法机关自己也知道。那在实施的层面上有没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例子呢？

爱马：首先是这样的，由于国家法规对于雇主责任规定的缺失，在发生职场性骚扰的时候，个人可能是只能追究实施性骚扰的个人责任，追不到雇主责任上面。继续再说个人层面的性骚扰诉讼，从网上可以查询到的案例，以性骚扰为关键词能在法院判决文书网上查到的案例非常少。北京源众性别发展中心曾经发布了《中国防治职场性骚扰法律与司法审判案例研究报告》，分析了10年到17年期间，通过两个数据库查到的针对性骚扰的法律文书。简单来说就是在“聚法网”上的5180万份法律文书中，以性骚扰为关键字搜索得出的有436份；中国官方的数据库“中国裁判文书网”里，10年到17年总体的法律文书的份数是4460万份，其中以性骚扰为关键词搜索

出来的是 429 份。因为一个案件可能不只有一个法律文书，很可能一个案子有初审、二审，还有再审的情况，也就是说可能有多份法律文书讲的都是同一个案子。汇总下来，10 年到 17 年实质以性骚扰为主要诉讼事实并且可以公开查到的案子有 34 件，这是非常非常少的。当然这肯定不意味着全国发生的性骚扰案件数量只有 34 件，而是说走到法院审判这条路，而且做出最终裁定的有 34 件，这就意味着现实生活中大量的性骚扰案件是没有进入到法律程序的。有可能受害人本身忍了、认了这件事情，没有声张。另外一种情况是，她向单位进行了举报，单位也对此作出了处罚，单位的处罚双方都认为是可以接受的。还有一种情况，双方在单位处理的过程中，在走到法院之前进行过调解，然后各方达成了一致。这三种情况我觉得才是代表绝大多数性骚扰案件的处理情况，它们是没有办法在法律文书中体现出来的。

乔：如果我现在去法院说要提起诉讼告你性骚扰，但是法院直接把这个案子驳回了，还会有文书吗？

爱马：如果是连立案都没有的话是没有文书的。还有一点需要补充，有可能法院认为这种案例涉及个人隐私或者是当事人申请不公开，文书就没有上网。但整体上来说，这个数量是不成比例的少。

乔：《劳动法》中工伤的界定是，哪怕你在上班或是下班途中发生意外，对你身体造成损害的都算工伤。那么在工作场所因为性骚扰产生的侵害是不是可以按照工伤的方式来要求雇主承担连带责任？

爱马：不可以，这是完全不同的。劳动者上班下班，是为了工作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性骚扰不是工作内容，也不是工作过程，它是被排除在工作之外的。没有单位会说我们工作的内容包括性骚扰，所以主要是因为这个行为不能被计入工作，因此不适用雇主责任。

什么情况下雇主责任才可能发生呢？**像美国法律是有一个严格的规定，如果在工作场所雇主没有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或者说接受投诉不处理，那就要承担相应的雇主责任。**因为法律给雇主加了一个额外的帽子，所以在日常企业运营中，雇主就需要承担这种防范义务，这在中国是没有的。

乔：美国法律中的雇主责任是不是在《侵权责任法》里规定的呢？

爱马：不是的。美国法律把性骚扰的定义为，**不受欢迎的性示好、性要求以及其他语言和身体上的基于性本质的行为。**如果是在以下情况下发生的话就算职场性骚扰，一种是说**录用、保障等等作为交换条件的要求**；另外一个对于**性示好、性要求，拒绝与否会关系到人事方面的决策**；还有一个比较宽泛的，就是如果TA**创造了一种充满了胁迫、敌意或侮辱性的工作环境也算。**这些雇主都要承担责任。美国法律把性骚扰认定为性别歧视的一种，**而法律禁止雇主性别歧视。**在中国性骚扰首先是没有办法认定为雇主责任的；其次对于雇主在“创立怎样的职场环境”这方面的义务是没有明确规定的，只有“你应当采取预防措施”但是没有处罚。任何一个法律如果没有救济措施，就等于是一纸空文，因为当单位违反了法律的时候，法院没有办法依据任何规定判定雇主承担的责任，这个法律本身就变成了一种原则，或者说是一种倡导。

美国规定了三种类型的雇主责任，第一种是**严格责任**，如果实施性骚

扰的人有管理者的身份，并且受害者的工作条件的确受到了影响——比如说晋升受到影响、工资受到影响甚至下属的人被裁撤等等，那么雇主就一定要承担严格责任。这也是为什么在我的日常工作中，很多外资企业会请我们去做职场性骚扰方面的培训，审阅他们的规章制度，因为在美国雇主的严格责任是非常重的。**尤其如果是高管做出性骚扰行为的话，这个雇主公司可能就会被罚到破产。**而且美国在惩罚金额方面规定的不仅有补偿性的赔偿——就是赔偿员工受到的侵害，失去工作后少拿的薪水等等；它同时还有惩罚性的赔偿。美国加州的一家医院有一个医生助理向公司举报自己被性骚扰长达两年，并且举报之后公司反而把她辞退了，在这种情况下，2012 年联邦法院曾判处医院赔偿受害人 1.68 亿美元。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公司非常注重这方面的内部制度建设，因为赔偿责任实在是太重了。除了严格责任，还有一种是**推定责任**，就是说如果骚扰者有管理身份或者管理职能，但是受害人的工作条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管理者身份的人实施了性骚扰，就会推定这个雇主是要承担推定责任。除非雇主可以说“我已经采取了合理的预防和监管措施，这个管理者还这样做”，或者受害者没有充分利用公司设立的各种制度，怠于行使自己的权利。当然这种推定替代责任，其实是比严格责任要松一些的，主要松在，**首先受害者的工作条件没有受到切实影响。**

乔：那么如何能够判定我的工作环境没有受到影响？

爱马：一般是受侵害的人自己会主张的。比如说**我薪资、晋升受到了影响了**，年度 performance review 受到了影响了，我管理的部门里原来 8 个人现在只有 4 个人了，我的办公室被换成小的了，这些都是工作条件受到影响。或者说**心理上的**，比如说成天搞得我心烦意乱根本没有办法工作。但这个他可能还有另外一种责任，就是雇主没有积极地采取预防措施**创立一个免于性**

骚扰的环境。还有最轻的一种责任是过失责任，如果**骚扰者只是普通职员**，这种情况下如果能让雇主和侵害者一起承担法律责任的话，那条件要更严格一些，首先就要证明雇主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性骚扰行为是存在的。如果发生的时候雇主根本不知道，而且也有比较完善的员工制度，性骚扰又是在员工跟员工之间发生的，雇主是可以免责的。如果雇主知道了，却没有采取足够及时的纠正措施，那就也要承担责任。

乔：就你这些年的从业经验来说，你觉得我们现在的法律是在进步的
吗？当然增设法律条款我们每次都能看到，但是从实施的方面呢？

爱马：我先说一下法律改进的方面吧。刚才提到地方立法，其实没有说完。05 年和 12 年颁布的国家层面的法规实施之后，地方规章是在不停地推出的。比如江苏省出台的规章是 18 年的 7 月 1 号开始实施的，一般在地方规章出台之前都会有一些征求意见稿，这个征求意见稿里面有一个第 25 条，但是在最后规章出台的时候被删掉了。第 25 条是说，**用人单位如果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的话，女职工是可以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如果因此劳动合同终止的话，单位要付给女职工经济补偿。**这一条最终没有被纳入到正式实施的地方规章中，可以从另外一个层面表现出，对于雇主要严格到什么样的程度，其实是有各方的力量在博弈的。

深圳经济特区曾经在 12 年颁布过一个《**性别平等促进条例**》，是对国家层面法规更进一步的尝试。它突破了单性别（女性）保护的立法模式。第三条规定，要主张性别平等。**性别平等是指在尊重生理差异的基础上，男女两性的价值和尊严的平等以及机会平等。**在职场方面，它规定男女两性要受到同等重视，要保障男女两性有同等的机会、资源得到同等发展。同时它也

规定了什么是性别歧视，也是没有专指对女性的歧视，是指基于性别做出的任何区别、排斥或者限制，只要目的是侵害两性平等权益都算，所以侵害男性的也算。整体来说，中国反性骚扰法律制度的问题，一个就是立法层面的确比较单薄；第二是整体上采取单性别保护，只保护女性；同时性骚扰的定义是缺失的，这就意味着在进行司法判别的时候“什么样的情况才属于性骚扰”其实是没有一个原则性的条例可以依据的；另外，雇主义务过于笼统，没有规定法律责任，这四项是我们国家目前反性骚扰法律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特别要说的一点是，其实在《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的专家建议稿里面曾经有建议过“雇主责任条款”，但是在审议中被删除了。

乔：那你觉得应该如何从法律角度来促进反性骚扰呢？

爱马：从法律角度，如果是针对职场性骚扰的话，那就是**加强雇主责任，尽量创造一个使员工免于遭受性骚扰的环境**，其实这对男职工来说也是一种保护，因为男职工也会遭受职场性骚扰。创造这样一种工作环境，**对女性职业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从职场性骚扰的法规来看，当女性的利益甚至人格尊严切实遭到损害的时候，救济机制如此缺乏，那就更不要提她在没有受到实质侵害的情况下在承担生育和育儿责任的时候如何保护她的权利了。所以我觉得，第一步能够把性骚扰的雇主责任补齐起来，就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然后再来讲进一步的平等。我不是说这两步是完全割裂的，它们可以齐头并进。但是被侵害的权利的保护，与社会福利性质的立法，我觉得它们的严重性是不一样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中国立法这方面真的是任重道远。

乔：从反对性骚扰或者是消除性骚扰这个角度，你觉得法律从

业者能够在现有的法律环境下做些什么来改进我们现在的这个环境呢？

爱马：因为我主要是从事商事法律的，所以我觉得有一个方面可以促进比较多的，就是**加强企业对于性骚扰方面的培训**。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过程，一方面多对企业进行这方面的培训，会提高雇主的意识，毕竟在职场发生性骚扰绝对是有可能的。其次也可以帮助**他制定一些内部的规章制度完善管理**，这是对企业有好处的，说白了就是，公司会因为制度的完善避免一些经济损失，而且创造良好的工作条件之后经济效益也会提高。就目前看到的那 34 个案例里面，我们发现当职场发生性骚扰的时候，雇主往往是比较积极地处理的。雇主收到举报或者投诉，基本上都会立刻进行调查，对于实施性骚扰的员工，企业大部分会采取一些惩罚措施，比如说要求他停职甚至解除劳动合同、不予加薪、剥夺绩效奖金等等。从经济角度上也可以理解，当你的员工中有这样的骚扰者的时候，是会影响其他员工的正常工作的，也就会对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不良影响，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雇主的利益需求，与性骚扰防治的利益需求跟法律上的需求是一致的**。但在实际操作层面我们会看到，当雇主很积极地采取了这些惩罚措施之后，反而会被实施性骚扰的员工告上法庭，要求恢复劳动合同，或者给予经济补偿，这样的案件反而是比较常见的。这也是我觉得作为商事律师可以做的，就是帮助雇主通过完善内部的反性骚扰机制去合法地处理实施性骚扰的员工，一是制造良好的劳动环境，二让实施性骚扰的员工远离雇主公司，当然也包括保护雇主自己的经济利益。

反而是公权力在处理性骚扰案件的时候，不像用人单位那么积极。我搜索到的相关的 34 个案例里面，用人单位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性骚扰问题的案子有 30 个，但是公安机关最后认定性骚扰的只有 7 个，而且有 5 个案件报警的处理结果被用于事实难以认定的证据质疑，反而被实施性骚扰的人用

来对抗公司给他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处罚。

另外我还想谈一下，因为目前我国司法上没有规定性骚扰是什么，通过法院的裁判判例我们看到，性骚扰的认定主要有三个要点：第一，**违反对方的意愿**，只要对方表达了反感、拒绝，或者有举报、报警，法院就会认定对方是不同意的；第二，**是与性有关的**，这是肯定的，因为是性骚扰；第三，其实法院认定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还是有**身体接触**，还是**职位升迁的暗示**等等，都有相关的案例认为这是性骚扰。当然法院在认定上就会考虑环境的因素，比如在拥挤的场所里面的身体接触啊什么的。

另外，我们能够在法律文书网上查到的，性骚扰者告公司的案例真的是各种各样，包括说公司不应该跟他解除合同，要给他付赔偿金，给他开的离职证明上不应该写他是因为性骚扰的原因解约，等等等等。从这些案例上来看，**法律的欠缺，其实对公司积极地处理性骚扰案件也是有一些障碍的**。根据《劳动法》的规定，如果公司能够完善其内部的反性骚扰制度，明确规定实施什么样的行为是性骚扰，查证之后会被认定严重违纪，严重违纪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跟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并且不用支付赔偿金，那雇主就不会为自己的积极处理买单。很多公司没有这样的规定，所以就被骚扰者钻了空子成为了被告。如果公司的规章制度说得很明白，并且提前告知了劳动者，签订了劳动合同和劳动手册这些文书，那就完全可以合法解除与性骚扰者的劳动关系。

另外还想分享广州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可以从网上找到。案情是这样的，是有一个日籍主管横山经常对一个女员工动手动脚，这个女员工表示拒绝并且心理压力很大，08年有一次在公司举办年会的时候，横山要求拥抱女员工，被女员工拒绝之后穷追不舍，做出在唱歌的时候大喊女员工的名字等等行为。因为是在比较公开的场合，周围有很多人拍了照，也有很多同

事目睹这些情况，也就有了人证物证。后来女员工要求公司处理这件事情，但是公司比较偏向日籍主管，说书面道歉会给主管留下不良记录，要求改成口头道歉。这个女员工拒绝之后，连续 20 天请病假没去上班，公司就以旷工为由把女员工解雇了。女员工后来告到了法院，要求主管书面赔礼道歉，要求单位恢复和她的劳动关系，并且要求公司和主管两方共同赔偿精神损害费 40 万元。但最后法院判出来的结果是，**首先法院没有让单位承担连带责任，其次的确是让横山道歉了，但是要求他承担精神损害赔偿金 3000 元。**当时法院为什么认为雇主不需要承担连带责任呢？法院认为单位没有过错，首先骚扰场合是比较公开的，并不是单位创造了一个密闭的，女员工和高管单独相处的环境；另外，公司在收到投诉之后已经进行了干预和处理。**其实性骚扰很多时候是发生在比较隐蔽的情况下的**，像这种人证、物证俱在的情况，已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充分举证的案子了，在个人举证责任如此之重并且能完成的情况下，对单位的雇主责任要求却如此之轻，公司只是问雇员口头道歉行不行，甚至我们都不知道有没有道过歉，法院就认为雇主履行了它的责任。我觉得这个案子是有一些负面影响的，一个是可能会影响其他的受害者诉诸司法，还有一个是可能会成为后续案件遵循的一个不太好的先例。

我国现在的精神损害赔偿其实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它主要是补偿性的，没有惩罚性。很多时候即使只是补偿性的，你还需要证明你有什么样的损失。本来精神损害就是心理上的，除非是你得了抑郁症之类的需要吃药治疗的疾病，证明你受到精神损害是很困难的，这就是为什么依据法律或者说依据侵权法来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话，往往赔偿金额是非常低的，跟美国赔一亿多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

纽约大学 Reitman VS Ronell 案件 呈现的师生权力关系

皮晨莹

皮晨莹是欧洲某大学的文科博士生。她在 Reitman VS Ronell 案件刚刚被美国媒体报道出来就开始关注，并将很多关键的文章和材料整理之后，结合自己的经验写了一篇文章《纽约大学教授罗内尔性骚扰学生事件中不性感的真相：权力》⁹发表在了澎湃新闻上。

乔：可以讲讲你为什么会开始关注这个 Ronell 的案件吗？

皮：在《纽约时报》头条报道这个案件的第二天，我的一个朋友就在微信上给我发了一个微信公号上关于这件事的简短摘要，问我怎么看，我就先去了解了一下来龙去脉。朱迪斯 - 巴特勒也牵涉在案件中，所以这件事情在学界很受关注。而且正好那段时间巴特勒也来了中国，我想这也是这件事在中国引起讨论的一个原因吧。我写那篇文章，是因为那些教授联署的那封支持 Ronell 的联名信实在是让人愤怒，作为一些研究性别关系、终生都在

⁹ https://m.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386014

批判权力关系、研究权力结构的知名学者，TA 们为 Ronell 辩护的言辞让我觉得非常失望。

乔：她们辩护的言辞是指？

皮：就是：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个性骚扰案件具体怎样，但是 Ronell 教授在我们眼里很优秀，她是国际知名学者，我们不相信她会做这种事。我觉得大家对这封信尤其愤怒的是，它的措辞和这些学者的研究方向、研究水准都不相符合。当然很多外界批评也是直指 TA 们的言论跟那些为 Weistein 辩护的言论是一模一样的，都是“这个人很成功，所以 TA 不会去性骚扰”。我当时很愤怒的点还有，这封信里很隐晦地纠责 Reitman，指责他动机不良。包括后面巴特勒回应质疑的说法也是这样。

因为我自己博士生的身份，就很容易带入到 Reitman 所处的位置，所以我写 Ronell 的事情也是因为感同身受很强烈。我不觉得这是美国特有的问题，它在国内、在欧洲也都有，是普遍性的存在。有很多人会问，这个导师对你长期不好，你为什么不换导师？！我觉得任何一个在博士项目里面的人都会知道你能问出这个问题，就是在问“何不食肉糜”。甚至一些为 Ronell 辩护的教授，也用这一套来指责 Reitman。我就觉得，come on，你们都是上过研究生院的，你们自己也当过学生，现在你们只不过是变成了权力关系中占上风的一方而已。我们都知道，假如你的系里头导师们互相关系很好，那你是找不到接收人的，没有人会愿意去接收你；如果你成功换到一个新导师，那就意味着新旧两个导师之间大概有一些什么问题。博士生在换导师这件事上是处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的。

乔：就是说即使在本校本院系可以找到接收自己的博士生导师，前面研究的东西也要前功尽弃，需要再换一个方向之类的？

皮：这个倒不一定，虽然欧洲和美国的博士生制度不大一样，但论文题目的自主性都是很大的。当然这制造了另一个冠冕堂皇的阻碍你换导师的理由，就是除了你现在导师之外，其他人不适合指导你的论文。另外 Ronell 这个案件有很多细节体现出她在那个系里就是呼风唤雨的一个存在，Reitman 就更难找到接收者。事实上他在起诉书里讲过，他之前被 Brown、被 Yale、被 Stanford 这些学校都录取了，但 Ronell 的名气最大，他就选择来到 NYU 师从 Ronell，他在巴黎被骚扰后也考虑过换导师，但这个圈子太小了，对他来说换个学校都很难。博士生想要脱离这个被骚扰的环境，资源很有限。

我觉得对于博士来说，学术圈是一个非常小的 job market，它跟一般的 job market 是不一样的。你在企业里工作的话，跳个槽对你影响不会那么大，甚至可能是好的。可是学术圈是很小的，你很难“跳槽”，要么就转行，做为权力关系里弱势的一方我们的选项是很少的。所以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教授和博士生之间的关系太不对等了，而且是制度化的，导师相当于对博士生有了“生杀大权”。

乔：那据你了解，国内的学术圈跟国外的比起来会有很大差别吗？

皮：我觉得不会有。如果你看声援 Ronell 的信或那些学者之间的抱团，

国内也有各种状况反映这种**门派制度、学阀制度**。大佬们掌控了整个院系的资源,同时又在培养自己的党羽生根发芽。这个制度就很容易滋生“学阀派系”的状况,尤其现在学者的全部价值就是用 TA 的发表论文的数量、**申请研究经费的额度来衡量的,就更容易形成利益集团**。而且在学术圈申请任何东西,你都逃不掉要有**导师的推荐信**。如果是要申外部的 funding 的话,是需要有 reference 的,你如果没有用你的导师做 reference 也很奇怪。这个关系非常不平等,有点保留了**中世纪浪漫学徒制**的感觉。

我同时也觉得,大学的这套投诉机制是很值得反思的。我们国内在推动校园反性骚扰的时候不是在给各个高校写公开信吗?这大多是参考美国的方式,希望学校成立一个委员会之类的来处理性骚扰的投诉,我觉得这个机制是值得怀疑和反思的。就像 Reitman 控告纽约大学这个案件一样, Ronell 这一方觉得纽约大学处理得不公平, Reitman 也觉得纽约大学处理不当,两边矛头都指向了纽约大学。**我自己作为学生也很不相信学校可以作为公正第三方来调查,因为我觉得学校是有利益关系牵扯的,而且校方大多是和那些终身教职的知名教授站在一条战线上,TA 们是天然的利益共同体**。之前在伯克利爆出来的那些性骚扰丑闻,经过投诉以后也都是无疾而终的,学校没有处理。即使是有处理的案件,那些拿到终身教职的教授受到的处罚也都是远远低于那些只是拿一个合同的教授。所以我觉得这个制度是需要检讨的,包括它里头的证据认证,包括校方处理之后,涉案人是不是还可以寻求司法帮助,等等的细节都是应该讨论的,不应该只想到我们应该建立大学内部性骚扰处理机制,因为这套制度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我更加希望在司法领域有更多的讨论和改进。比如说 Reitman 起诉纽约大学因为他是男性受害者对其不公平对待,他觉得受害者是女性的情况下学校是不会这样处理的。纽约大学没有认定 Ronell 对他有身体上的骚扰,只认定了邮件的骚扰,就是因为没有**第三人证**,但在司法上这样的案件很多时候并不要求第三人证。所以这种时候要怎么样认定,我觉得就需要讨论。

刘强东这个案件就很好，可以参考一下明尼苏达州对非法性相关行为的五级认定。除了这个法律的制定以外，传播这些具体的法律条文，在意识上进行普及更加重要。

我的朋友跟 TA 同事讨论 Ronell 的案件的时候，TA 同事提问“老师爱学生，难道不可以吗？”我觉得是可以爱啊，但你不可以表达出来，因为这里头的**权力关系**。一个是学生处于弱势的一方，TA 没有可以拒绝的方法，一旦拒绝又会承担很多后果。另外一个，如果两个人真的形成恋爱关系，这对其他学生也不公平。也就是说**你可以去爱人啊，但别人也要有拒绝你的权利**。把它放到这个师生权力关系里头，学生就没有同等拒绝的权利，那你就不能表达出来。它就是这样简单，**你没有制造一种两方有同样的爱和拒绝的权利的环境，这就是不对的**。

乔：国内媒体在翻译的时候似乎特别注重施害者“女性”知名学者和“女权主义者”的身份，你怎么看呢？

皮：Ronell 自己也认为她是一个受害者，她觉得因为她是一个 queer，就被挑出来了，她的支持者也有为她这样辩护的。因为我们的文化对 queer 有各种各样的偏见，辩护者很强推的一点就是这个身份。**或者说也可以说媒体在讲了那么多有权势的男性被女性扳倒的故事之后，可能会对女性施暴者的案件更有倾向性**。这也是 Ronell 的阵营为她辩护的一个方式。事实上你不做 comparative literature，不做德法那一块的，她也并不是那么知名。

比起她的行为，更让我愤怒的是那封联名信。我觉得你可以说作为朋友我支持她，她不管做什么我都爱她。但是一码归一码，你做错了就是做错了。大家后面去追究每个签署的人，**最初签署的 50 多个人里头只有两个不**

是白人——其中一个就是斯皮瓦克，基本都是六十岁以上甚至七十多岁的人签的。你要继续玩身份政治，强调因为她 queer、女性的身份，大家就一拥而上想要摧毁她，这封信不是一个绝妙的讽刺吗？！我觉得签署的人非常虚伪，我甚至会怀疑 TA 们是否真的相信自己创造的理论，还是只因为写那套东西可以让 TA 们在学界飞黄腾达，背地里 TA 们还是拥抱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呢？我老师当时发给我时候就说，很像公益圈的邓飞为雷闯辩护。这个案子有一个很好的点是，让大家认知到 MeToo 案件在媒体呈现中失衡的性别比，回到权力关系不平等的本质，绝对的权力就会造成绝对的腐败。

乔：所以跟性也没有什么关系。

皮：我觉得 Reitman 这个 case 很好的地方，就是让你看到性只是性骚扰案件中很少很少的一部分。虽然我不想把这个案件扯到任何亲密关系里头，但我觉得 Reitman 面对的是一个恐怖情人，无时无刻不在骚扰他、追踪他，而且 Reitman 的成绩、毕业等等全掌握在她一个人手里，所以他又不能跟她分手，因为得罪不起她、害怕她的报复。我觉得也不需要全盘否定“性”，因为它确实是其中的一种伤害，或者说性是施展权力的一种途径。不仅是性骚扰使人体验的那种被剥夺感，还有它导致你丧失对人际交往中的信任，对个人边界的破坏。性骚扰对人的伤害是超越性的。

乔：你觉得国内外不同的学术环境如何影响大家对这个案件的认知呢？

皮：我不是很喜欢你这样子绝对地划分国内与国外。首先你要知道我

们这一代学人本身流动性就很强，有很多在国内中文媒体发表意见的人也是身在欧美学术制度之下的中国人，所以我觉得很难割裂开说一个美国的学术环境和一个中国的学术环境。当然你可以说国内连基本的性骚扰的概念都还没有确立，像那种身体接触啊、言语骚扰可能在我们国家完全不会被认可。但是国外其实也很复杂，像在欧洲师生恋看起来没有被明文禁止，但是美国就是明文禁止的。

我觉得不能把 Ronell 这个案件里面复杂的东西掩盖掉，**它本身就是拓展性骚扰的概念：首先女性也可以实施性骚扰**，这不就更加印证了我们前面说的**性骚扰和权力有关、和性别的关系不是那么高了吗？**而且男性同样可以是父权制的受害者。这样我们还是回到性骚扰的本质——权力关系来讨论了。Ronell 本人的立场可以是 feminist，但你是个 feminist 你也可能强奸别人的啊，我不认为这不可能发生。所以我觉得现在需要有更多这种 case 的呈现，更丰富的细节让我们探讨。**我也不觉得反性骚扰就要统一成一个声音，大家做一样的事情让这个声音越来越大。我觉得有各种反对质疑的声音是好事。**

Ronell 这个案件其实关注的圈子很小，影响力也很小，我觉得比国内爆出来的朱军呀、雷闯呀的案件都要小很多。除了在小的知识分子圈以外，基本没有引发社会性的讨论。我个人觉得这本质还是关于高校学术环境里头的 unhealthy 关系的讨论，对社会的影响力和对公众的吸引力没有那么高，即便在美国也没有很多的讨论。

Ronell 这个案件让我很绝望的就是，这件事对这套制度不会有什么影响，没有什么会被改变。看到那些教授都抱团起来的时候我就知道了。这是个很稀松普遍的例子，我不觉得男女对调，TA 们都有 queer 身份，就使这个案件多么特殊了。Reitman 起诉书里陈述的那些内容，我几乎都有朋友经历过：**教授使用学生的研究材料，把学生的东西挪到自己的论文里面不署名，等等各方面的剥削压迫。**这封联名信是可以作为一种真相教育或者说震撼教

育的材料，来告诉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要维护这套制度的，你要去抵抗它其实很难。在国内更难的是，你会发现你在性别议题上的志同道合者是非常少的，大概是金字塔尖的人数，但是同时 TA 们却都处在金字塔底的地位。**性别议题在知识分子界就是一面照妖镜，照完之后还能继续讨论下去的人是非常少的。**你没有什么同伴者，是很孤独的。

你要充分相信一位女性才能帮助她

碧城

碧城是一个反性骚扰培训师，她的客户现在主要是社会组织，目前在积极拓展企业客户。她从今年上半年开始从事培训工作，在此之前她已经有超过三年的性别平等倡导工作经验。下面是她的分享：

乔：你为什么想要成为一个反性骚扰培训师呢？

碧城：我自己曾经在3年前经历过一次性骚扰，在那之后我其实有非常多复杂的情绪，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内疚。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从当时往前的三年左右就已经开始在做一些平权的倡导，我自己也一直在给别人讲，遇到家暴要怎么办，遇到性别暴力要怎么求助之类的。但当我自己遭受权力关系性骚扰的时候，我依然很无助。我甚至为此感到羞耻，这个羞耻有一部分是因为骚扰者跟我说了什么话，他怎么样放肆地对我运用了他的权力；另一部分是，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我居然还会有这样的反应，那我怎么有资格再去帮助其他人？但是我亲身经历了那个情景，亲身体会了那个感受，这个经历真的是让我第一次把之前学习的、关于性骚扰的理论用在了实践中。我

知道我周围的人，包括我当时的伴侣都非常努力地想帮我从那个情绪里走出来，但我自己就是没办法用积极的、完美当事人的姿态去回应。我其实很怂，我就躲起来，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曾经做过当事人，也曾经做过想要帮助当事人的人，就很想把我的这些经验分享给大家，希望能够让双方都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我觉得也有这个必要性，给那些想要提供帮助但又不知道从哪入手的人提供一点思路，或者是现身说法地去跟他们讲一讲作为当事人我们可能最需要的是什麼。我觉得即使是 #metoo 的这些故事一个个被书写出来了，它仍然基本是对受害经历的再现，当事人真正需要的部分被说出来的比较有限。作为一个有过几年恢复期的当事人，我更能够理解**为什么当事人的需求在那个当下是不稳定的：TA 的情绪会经历起伏，TA 的需求也会发生变化**。回看以前，我就能站在另一个角度去给“当年的自己”提一些建议。

想要帮助我们的人常会有一些误区，比如 TA 们可能会无意中说一些初衷非常好但会伤害到我们的话。所以我这样的位置是很重要的（笑）。一方面我一直也在写文章试图传达这些我自己积累的经验和感悟，另一方面我觉得有必要聚集一些关心这个议题的人，大家一起去讨论和实践帮助别人的方法。这其实也是我自我疗愈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乔：我能理解为，你觉得在中国的 #metoo 运动中，大家都提出了性骚扰的普遍性，但并没有给当事人提供足够的支持吗？

碧城：我觉得不完全是这样。其实大家已经非常努力了，还有一些机构提供心理支持和法律支持。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的大多是当事人对自己受害经历的陈述、去求助的时候体制给 TA 们创造了怎样的困难和不公，**却缺少**

对于性骚扰中最重要的权力关系、它到底怎样运作的论述，还有当事人收到支持的时候可能会有的一些反应。当然控诉是很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被记录的，但是可能还需要一些其他角度的补充。

比如雷闯性侵案当事人的采访中，就能够看到在当事人接受采访的时候，不想要就某一个话题或者某一个细节说太多，但记者就揪着一直问。当然我充分相信，很多记者是以实现社会正义为出发点去做这个选题的，但是在技巧上，真的有一些还需要学习的地方。当然国内媒体对类似事件的报道的经验是比较少的，可能也就是最近这几年才开始。因为我自己也做一些新媒体的工作，我也发现媒体对于性别暴力事件本身、当事人形象的描述及一些细节上的阐述，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导向。很多高校性骚扰事件不得不采取当事人先自爆引发一波关注，之后再向记者来采访的策略，而不是直接联系媒体报道，绝对是跟媒体审查有关系的。后面的个案也大多是采用这种方式，我想也是一个综合性的考虑吧。

乔：那你如何成为一个培训师的呢？经过了什么样子的理论学习和训练呢？

碧城：最早我是在地方的 LGBT 小组做志愿者，那时就有一些分享的工作坊。2015 年，我入职一个女权媒体，就有一部分工作是做针对青年人的培训了。同时作为一个女权行动者，我在高校的学生社团也是有一些分享经验的。作为一个女生，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是很不自信的，但是每次参加这些活动我都很兴奋，我就发现我很享受在众人面前做一个有权力的讲者的感觉。后来我接触了一个概念叫“协作者”，发现其实一个足够 empowering 的培训师，不是一个不停向大家灌输某种理念的人，而是要在一个比较有共识的、平等的、参与式的氛围中，跟大家一起讨论学习。它跟

我们之前的教育模式是完全不同的。并且作为一个协作者，在协作过程中总是可以从参与者身上获得新的知识和力量。所以我就开始学习协作的技能，但是我并没有去参加过专业的培训，都是和一些有过协作经验的朋友一起讨论、分享和实践，这样积累经验。我自己的理念也经历了一些转变，从最开始觉得作为有话语权的培训者很有意思，到后来发现作为协作者更有意思，再后来发现协作者需要对协作的主题有非常多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甚至其他的辅助性知识，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协作者。有时候协作者对这个话题的把控，比协作技能更重要。在刚开始接触协作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从技术上无法迅速成为一个专业的协作者，但后来我发现对于性别平等、反性骚扰和反家暴这些议题，我还是可以回应一些疑惑的。现在我觉得用这种参与式学习的方式做反性骚扰的培训对我来说是我自己的兴趣，也是达成我很多目标的一个手段。

乔：那这个培训主要针对什么群体呢？

碧城：我的工作主要还是面向青年人，现在主要是对公益机构和一些青年积极分子。我也希望能够给更多人群提供培训提供帮助，所以我们也接触一些商业公司和社会大众。我也希望能够覆盖到这些群体当中去。

乔：那是从什么时间开始专门做这个反性骚扰的培训的？

碧城：时间点上，也就是今年（2018）年中吧。今年年初开始，国内的性骚扰当事人自爆经历，引发媒体关注，大家也开始明白这是一个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还有我们原来的公众号被封，我们也亟需转型，**要从一个相**

对激进的女权机构转型成更可以和主流需求相契合并且能够提供服务的机构。而且我也 30 岁了嘛，我也希望能有一个傍身的技能。作一个培训师让我可以在发生无法预见的状况的时候，比较容易地找到新的工作。过去我会觉得女权主义者在一起，价值观相似，相处起来也非常开心，就会有点抗拒和特别主流的商业之类的群体接触。但现在我觉得，我们要走出去和人打交道，不能困在这个小圈子里，和更多的人互相了解对我们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乔：接受培训的群体，他们是未来会成为培训师的群体，还是自己是有一些困惑想要过来得到一些解答的群体呢？

碧城：都有。我们招募的时候也不会区分得那么清楚。实际上有一部分参与者在培训之后做总结分享的时候，说出了自己的受害经历，或者分享出不小心给别人造成伤害的经历。也有一部分人表示未来有计划在自己所在的地区做一些类似的讨论。

乔：如果说有一个人 TA 自己或者身边的朋友曾经遭受过性骚扰，TA 不只是想要得到一些心理上的疏解、或者让骚扰者得到惩罚，TA 自己也想要成为一个培训师，也想培训其他的人去做跟反性骚扰相关的事情，那她需要做什么呢？

碧城：我觉得成为支持者和成为一个培训师是分不开的。TA 首先得是一个相对积极的、有一定经验的支持者，才能够把这个经验传递给别人。要成为一个反性骚扰培训师你就要做好准备，要投入很多时间和精力，要把未来的工作计划想清楚一点，同时要找到一个相对专业的咨询团队。作为培训

师你需要有团队不断地评估你现在的水平，不断提升你的技能；你也需要同伴互相切磋，共同成长。尤其是反性骚扰这个议题对协作者或者培训师的要求是很高的，一方面你需要有一些**基本的性别平等倡导经验**，要足够关注这个运动的走向；另一方面你要**对权力结构有足够多的认识和反思**，要能够提供一些有指导性的思考方向；你还要有一些社工和心理咨询师的入门技能，比如说**倾听呀，以受害人为中心的工作原则呀；还要有一些相关的法律知识**。

从年初开始，就有无数的微信公众号发了很多“面对性骚扰你该怎么做”，“你应该怎么去支持别人”，或者“你应该怎么样预防性骚扰”的文章。但是很多内容都是重复的，具体操作起来非常困难，有些类似“安全守则”的东西甚至是无效的。但是在实践中，我发现有很多东西是非常具体的，比如当事人提出一个需求或者提出一个问题，你要怎么去回应 TA？**你既不能喧宾夺主地给她做决定，说你要这么做，又要帮她梳理思路，尝试着陪她们想明白她们想要怎样的结果**。它对经验的要求挺高的。你还是要有很多注意力和时间专门放在这个里面的，并且你也要能够接触到做性别平等工作的行动者，才能够不断从 TA 们身上学习。我觉得我自己现在的程度是对大家对性骚扰可能有的一些迷思和质疑心里有点谱了，我大概能猜到在一场培训当中，大家最大的疑问一般都是什么。虽然有很多东西是需要随机应变的，但是这个思路已经越来越清晰了。像法律之类的知识其实是是比较简单的，你列出来之后每次都能用，经验性的东西才是比较需要长期积累的。

乔：如果想要成为一个合格的反性骚扰培训师的话，TA 还需要有一个同侪团队，大家可以互相学习、共同成长。

碧城：我觉得这个挺重要的，而且这个团队要有一定的多样性。就像我自己的主要经验是给青年人做培训，**但是还有一些遭受性骚扰几率更大的**

群体，比如说像家政工、工厂女工这种从事体力劳动，生活在社会底层，没有那么多社会资源的女性群体，她们的声音更不容易被听到。能够帮助到她们，和她们一起去发掘她们自己的力量，这个是更重要的。我有一些伙伴是在做这方面工作的，我也非常珍视她们能在交流中给我提供这方面的经验。

乔：在你做性骚扰培训师的半年的时间里面，你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碧城：最大的困难就是被取消活动，或者同事、伙伴被警察骚扰、被警告。因为 #metoo 空前地动员起来了非常多的人和力量，并且它被和境外的不好的东西建立了一种联想，**反性骚扰议题被敏感化了**。我们招募参与者的时候，当然希望这个活动是可以公开宣传的，但事实上这又很难，即使我们谨慎又谨慎地用词，还是很容易被盯上被取消。

而且这样的培训之前比较少有人做过，它的模式是**没有一个明确的模板的**，一切都是要培训师自己去体验、去摸索、去想象、去开发，一切东西都是新的。现有的法律和机制是比较不足的，所以我以前会担心会不会我们教大家这些到最后都是“你可以去找这个机关，你可以去找那个机关”，最后大家真正去找的时候，撞得满头是包，甚至一蹶不振。在做培训的过程中我慢慢转变了这些固有的看法。虽然说这个体制有很多限制，法律上有很多缺失，但是在这些途径之外，我们可以做很多补充性的东西。并且性骚扰事件是不是得到了好的处理，评价的标准应该是当事人的需求有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这个正义是属于当事人的，是她有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正义。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是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更重要的是，在做这些反性骚扰实践的尝试中，我们也能够把自己的一些迷思或者是更深层次的歧视性的观念真正消解掉。比如我们一直倡导，**要帮助一个女性，要充分的相信她**，

不能做一个高高在上的拯救者，而是要赋权她让她更有力量，然后让她自己去**做决定**。我以前也很难做到这一点，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和着急，有时候甚至会有一些情绪。后来我发现，这是心态的问题，要调整你自己的心态。如果你不做一个赋权式的培训，不做一个支持的角色，你就违背了你最开始倡导的目标。**那种说教式的帮助反倒会把权力感从受害人的身上夺走，造成一个依赖性的、没有界限的、不健康的关系，对她自己的恢复是很不利的。**现在我真的明白了，自己多年以前做性别平等倡导的时候就知道、但是到现在仍然没有实现的那些东西是有多重要。

校园反性骚扰行动事件始末

小米

小米是一个高校性别平等小组的负责人，他的学校在一个美丽的海滨城市。

乔：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小米：我叫小米，是一个**性别酷儿**，自我认同“**不男不女**”。我现在的社团是我发起的第二个社团了，第一个去年4月份由我发起成立，一直存活到今年3月份。现在的这个小组是今年4月在一些国外留学的校友支持下发起的，初衷是把一些理论、经验做到本土化。小组目前有6个人，这学期马上会再招新。

我们国家主流的思想就是女权的“男女平等”思想，在这个大环境的影响下，我从小就已经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了。但我小时候对“男女平等”的认识很片面，会相信那些本质主义的话语。高中时期我上了一个网课，叫《妇女健康和权益》——它从全球范围内讲了很多性别问题，比如印度的嫁妆问

题、阿拉伯地区妇女的困境、非洲的割礼以及对儿子的偏好……才了解到这个世界不是我想象中那么“男女平等”的。

我从小就有“阴柔气质”，性别表达和主流男性不太一样，也因此受到过言语上的攻击和不公平的对待，小时候也遭受过霸凌。甚至家里人也会说“你怎么这么娘啊，你要不要变性啊”之类的话，对我内心的伤害还挺大的。被欺负的时候，我也会觉得“阴柔”气质是不好的，甚至会有**内疚、自责的情绪，有时候也会自卑**。读过上野千鹤子的《厌女》之后我才了解到，要追究我的遭遇的原因的话，是主流文化对女性气质的厌恶。这样我就能和自我和解了。**女权主义的知识带给我很多力量**，让我觉得相比那些刻意要维护自己的性别气质的人，我是有一种“特权”的，因为这些枷锁对我来说不重要；看到消费主义对男女性别特质焦虑的炒作，我也能够识别 TA 们的动机。**女权主义对我而言，是指导我实现自我认知，更好地认识世界的一个方法论**。我现在还挺骄傲的！

要做性少数平权工作，我觉得我首先得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是要相信，我们不能因为性别表达、性别气质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我们为 LGBT 平权的时候，也必须为女性这个在文化、社会、经济大环境下权利被侵犯甚至剥夺的一个基数最大的性“少数”群体平权**。

乔：之前小组做过哪些活动呢？

小米：我们做过一个**女生如厕排队情况**的调研。我们学校是一个女多男少的学校，女生厕所前面经常会排长队。受到“占领男厕所”行动的启发，我们觉得可以对这个情况进行调研，呼吁学校做出改变。**当时我们发动了小组所有人到学校各个公厕去数蹲位和小便池的数量，同时发送了线上的调查**



问卷，差不多花了一周时间完成了调研。按照调研结果，女厕按蹲位来算是要比男厕多的，但学校的女男比例要高于蹲位比例，所以还是不够用，下课的时候女厕门口还是排长队。最后我们写了一个报告，发到校长信箱，一周的时间就收到了答复。回复的意思是感谢我们，他们了解了这个情况，会让有关部门对这个情况进行调研。他们是给了积极的回复，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看到行动，也没有看到哪个部门说要跟进。

后来我们想发动更多的同学一起来关注，就印了很多报告的传单，发出去差不多三四百张，但是公众号推送的阅读量却只提升了 20 多；还拍了很好玩的小视频，发到了腾讯视频和 B 站上，但是目前为止点击量也才 200 多。我们尝试了各种方式想让大家参与到话题的讨论中，但是效果仍然不是很满意，当时还挺沮丧的。

我们当然也有成功的经验！2017 年我们在“517 世界不再恐同日”做过一个“彩虹旗占领校园”的活动。516 的晚上我们就把彩虹旗插到学校的各个角落，第二天大家上学的时候看到那些旗子，觉得又好看又稀奇，就有很多人在朋友圈或 QQ 空间里分享自己拍的彩虹旗照片，还有人主动介绍为什么是这个旗子，这是什么节日，它有什么含义。当时可能大家都不知道彩虹旗是什么意思，校领导也没关注，我们就顺利地办成了这个活动。通过彩虹旗的形式，能让边缘群体进入到校园主流舆论的视角之内，我们还挺有成就感的。这个反响挺意外的，我们都没想到。

乔：那通过这些活动你有什么经验总结呢？

小米：我总结出来的最大的经验是，**做行动的元思考——包括为什么要做、要做给谁看、要达到什么效果等等——更需要投入精力去思考，比实**

际的计划和执行更重要。我觉得我们之前有一些活动就是因为缺乏这样的思考，效果不是很好。

我们之前做过一个发动大家**给恐同老师写信**的活动，设想是倡导所有关心这个议题的人都去写信给那些老师，来改变老师对于同性恋的想法和对待。但实际上一封信根本达不到这个效果。我们当时一共只寄出去 3 封信，收到 1 封回信，是广州的一位老师想面谈来挽救我们这些“失足的年轻人”。这个活动就比较失败，除了累积经验以外，我们之前构思的目标都没有达到。

其实在一年多的行动当中，我收获的比在大学课堂上收获的要多。在做这个小组之前，我只是我自己，只能自己在网上发表关于这些议题的意见；我接触的人也很少，就只有本专业的同学。做小组行动之后，**我认识了更多和我有同样困扰、同样经历的人，从 TA 们身上学到很多。**我更加自信了，能够通过自己的行动影响我们的校园环境、影响到校园里的同学，我觉得很自豪。

乔：第一个小组是为什么关闭的呢？

小米：今年 3 月我们小组临时做的一个活动引起了关注，学校调查之后说我们是非法社团，考虑到大家的安全，就解散了。当时我们小组有 20 多个志愿者，其中有 8 个人是参与讨论和决策的核心成员。

乔：可以详细讲下这个临时活动吗？

小米：我们学校很看重女生节，一直想把它发展成校园文化，就会做一些恶俗的两性本质的活动：心愿墙，男生给女生送早餐，还有男生去女生宿舍叫楼，学校会办一些教女生化妆、女性礼仪的讲座……跟原本妇女节的初衷完全不符合。3月7号那天，学校会允许同学们以班级为单位写一些跟女生相关的口号，做成横幅挂在校园里。当时我们也准备了三条“反三七过三八”的横幅，写的是**“拳打直男癌，脚踢厌女症”**，也是3月7号那天早上挂上去的，**倡导沿袭国际妇女节的意义。**

当天中午我在QQ空间上看到有同学转发那条“你们的孩子可以有26或27个干爹”的横幅，还有好多人附和那条评论“啊，好有内涵啊”。我就觉得有问题，但也不知道问题在哪，就把这个照片转到了小组群，大家就讨论了起来，有人说这个横幅有性骚扰的嫌疑。然后我们就想到去拍一个照片，**小组有3个成员就到那个横幅前面，举着写着“这是性骚扰”五个字的纸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每个人挂了一个猫头，下午4点多我就随手发到朋友圈和QQ空间了。我们还打算晚上在关于女生节的推送里再用这个照片。

后来陆续有人在微博上把这张照片转发出来了。晚上7点多有小组成员突然私信我说：“我们好像遇到点麻烦。”同时附上了吕频转发这张照片的微博。我一点进去就吓懵了，当时有2000多条评论，**基本上都是在骂我、骂吕频或者骂照片里面的我们三个，好多都是我们学校的同学。**我从来没见到过这种场面，而且我们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一条横幅呀，这就是一个随机的活动。照片中的一个同学吓坏了。刚好我们策划了一个三八节的快闪活动，晚上需要排练，大家就聚在一起，讨论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应对。

当时我的看法是冷处理，不管TA们，可能明天有别的事情TA们就忘记了。有同学就说**应该发一个道歉声明，来争取大家的原谅。**我突然想到，之前我们做那个男女厕所比例报告的时候，做了那么多事情想让大家关注，都没人理睬，现在我们已经站在大家视野的中央，就应该把握这个非常好

的宣传机会。于是我们连夜赶了一篇回复稿，3月8号在学校的QQ空间表白墙上发表了。马上就有很多人骂是“公关文”，没过5分钟管理员就把这个回复删掉了。我们只好注册了一个微博来发这篇文章，一天之内就有了7000多条转发。当时我压力也很大，晚上也基本上睡不着觉，都在看大家的评论，也会去看其他一些帖子对我们的评论。**我们的行动受到很多批评，也有很多人声称要来人肉我们，甚至还有支持和反对我们的人在QQ空间上辩论。**还有人把我们学校宣传处的电话贴出来，号召大家打电话给学校，要求严惩照片上的三个人。那几天我基本都是熬夜到凌晨5点，睡到第二天下午2、3点钟，整个作息都被打乱了。

乔：后来学校老师有介入吗？

小米：3月9号下午四点，我还在睡觉，辅导员找上门来了。他把我叫醒，带我去见了我们学院管学生工作的书记。书记神秘兮兮地问我：“你知道我们来找你干什么吗？”我说：“是那个横幅的事情吗？”他又问：“你们把那个照片P了猫头，那你知道我们怎么找到你的吗？”我说：“那我就知道了。”他说：“是警察让我们来找你的，你们的行为非常严重，达到了**舆情二级预警**。现在是学校对你进行教育的阶段，如果教育失败，我们就把你交给警察。**警察那边如果要拘留的话，我们这边马上就给你办退学。**”我就开始跟他解释，我们不想给学校找麻烦，只是觉得这个横幅不对劲，想要引起大家的讨论和反思。**他就说我们是瞎折腾，网上讨论不能解决问题。**他还说好多同学打电话给他们，要求学校严惩我们三个，但学校一直在保护我们，知道我的只有3个老师。还说我们学校有一些同学在微博、腾讯工作，**他们能查到我们的信息，如果我们的信息被公开出来，他们也没办法保护我们，要求我一定要听学校的。**还说之前也有一个学生因为一些事情被处理了，他们试图挽救但是这个同学不听，最后就怎么样了。然后他就开始套问我另外

两个人的名字，最后我也没有提供任何信息，他就说：那你们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照片上的衣服也不要再穿了。

他们应该是通过我 QQ 空间上发的那张照片找到我的，我也不认为警察找过他们。听说**这是我们学校第一次有这种舆情事件，他们非常重视**。我还和他建议说既然大家已经开始讨论了，不如发一个声明来表明学校对性骚扰的态度。书记就很生气地说：“从来没有学生要求学校发声明的，学校有自己的制度，有自己的工作流程，怎么可能因为你这件事就发声明呢？**我们建校之后发过几个声明啊，怎么可能为你发声明？**”我又建议学校可以加强对宣传品的管理，加强大家对网络暴力的认识和教育，他就说会跟学校相关部门反映。后来他要求我，不要再发新的微博，也不要评论转发，我就答应了。

第二天是星期六，早上他又把我叫过去，我一进门他就问我：“**知道你违反了什么校规校纪吗？**”我不知道。他说我“**组织、策划、参与、扰乱社会秩序，或破坏学校的管理秩序，从事破坏安定团结的活动**”，还说我“**领导、组织、参与非法社团，或组织从事非法活动**”。他又问到我们的小组，还把我们的活动地点说出来了。让我把小组的名单给他们，我当然没同意；还要我解散社团，把那篇微博删掉。当时稀里糊涂就结束了，晚上回去开会讨论后我们就决定解散社团，注销公众号，害怕以前的推送暴露我们成员的信息。

周一辅导员就来找我谈了，**问我到底删不删微博，硬要我给一个回应**，说我如果还不删学校就要采取措施了。当时我们就约定晚上 9 点给他一个回应。我刚跟他谈完，还没有回到宿舍，我**爸妈**就打电话过来破口大骂，说什么“我供你读书你就天天做这些事情吗？”我们都很生气，也没法沟通，我就把电话挂了。等后来 TA 们心平气和之后我才知道，**辅导员打电话恐吓**TA 们说我在网上发了不好的东西，对学校有不好的影响，警察来找我了，如果我不删除那些东西警察可能就要把我带走了。我去质问辅导员，他却说

这是正常和我父母保持沟通，我当时还生气地说要去举报他。**后来考虑到不想有处分的记录，还是把那个微博删掉了。**

乔：小组其他成员或者其他同学有什么反馈呢？

小米：当时有一个小插曲：那个被发现地点的活动是和另外一个注册社团合作做的。我们被学校调查之后，那个**社团的负责人**就被撤职了，社团工作也被停了一个月。听说他们还给团委写了情况说明、认罪书什么的，最后还是被处罚了。他被处罚之后，找我让我跟他们道歉，甚至还要求我们小组赔经费给他们。我不答应，**他就天天骚扰，发微信威胁**。后来我迫不得已给他写了一个书面道歉，他才把我拉黑了。

3 月份天气还很冷，照片中的一个同学是住在附近城市的，只带了照片中的那件冬衣。这件事情之后 TA 就不敢出宿舍门了，很担心被认出来、被打，直到 TA 父母把衣服寄到学校 TA 才敢出门。当时**我们小组内部对这件事也有不同的意见**。因为我们 3 个是以个人的身份拍照发布的，最开始有人让我们道歉争取大家的原谅。**我们当时的回应写出来之后，争论也越来越多**，TA 们觉得这个影响很过分，很不满意，就退出了小组。

乔：你自己对这件事有什么反思？

小米：这件事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了行动引发的公众讨论**。我其实也反思了当时的行动有哪些问题，也会对怎么去做倡导、推动议题有更多的想法。当时在国外的一些校友也关注到了这个事情，在今年四月和我

们一起做了新的小组，这还挺出乎意料的。整个过程很快，其实在那种巨大的舆论潮流里面，我也会感觉到无力。

乔：那你现在对未来的工作有什么打算呢？

小米：我现在打算去读一些书，了解更多理论；另一方面要准备出国读人权方面的课程。其实我看到女生节横幅的行动能引起这么大的关注还挺意外的，也发现自己其实是有能力做些事情去推动一些议题的。下一步我准备再去就女生节的问题做一些倡议。大学女生马上就要踏出校园进入劳动力市场了，我很担心的一点是，如果学校一直宣扬“三七女生节”倡导的那些东西，很多女生会丧失独立自主的女权意识。从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消费主义文化进入中国之后，我们能看到女性的自主意识是在下降的，男女的薪资差异越来越大，类似“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想法是越来越多的，所以我们需要通过干涉“女生节”这种文化，做出一些改变。

媒体人眼中的中国反性骚扰运动

张心宇

张心宇是一位记者，在新闻媒体的从业经验有5年左右。现在她在国内一家媒体供职，主要负责社会新闻的报道。

乔：请问你为什么会想要到中国来从事性别相关的新闻报道工作呢？

张心宇：在来到中国以前，我做过一段时间的编辑，经手了很多社会议题，性别议题、平权议题不可避免地包含在其中。我过去待的媒体在2014—2017年长期关注社会议题，当中也包含LGBT平权以及性别平权的话题。所以在当时，我经手了很多这类题目，处理了很多相关的辩论，也慢慢了解了这些话题的演变历史。其实当时也迸发了一些零星的性骚扰事件，通常会引发一波社会讨论，在讨论的过程中，我们也处理了相关的学者或专家在议题上的辩论。刚好我来到中国的时间就很巧，去年全球#metoo风潮开始的时候我才到上海两三个月吧，加上我本来就对性别平权议题一直都有涉猎，所以当时自然而然地这个任务就落到我头上，就有了这样一个机会让我

去跟进。

乔：你刚才讲到的性骚扰事件会引发社会广泛的讨论。那你觉得现在中国的社会环境里，这类讨论的基础现在是完善的吗？

张心宇：当然是不完善的。每个国家 #metoo 运动发展的基础都不一样，它需要舆论的力量，需要有媒体平台来传播。**首先传播是很重要的。**一个案件信息爆发出来，要成为公众讨论的焦点，它首先必须能够传播到更多人的眼前。而在中国，通常一个案件爆发了之后，在短时间内或许会获得很多人的关注，但当它成为了一个舆论焦点，或者说可能产生集体行为的时候，它马上就会开始被管控。在这个情况下，它是跟很多国家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在很多地方，信息会在短时间内迅速爆发，爆发的时候各方的观点都会出现，观点和观点之间又会相互制衡，这种制衡又会在社交平台上引发更多讨论。就是说，**大家讨论的东西不仅是性骚扰案件本身，它还延伸到性别暴力的定义，也会衍生出关于性别刻板印象、性别文化的再思考。**而且一个性骚扰案件进入到社会场域以后，因为大家看到的角度不同，各方参与者不同的观点都发表在公共舆论场上，那就又会有很多人去衍生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意见上的差异。但**问题是中国现在并没有可以自由讨论和自由发表意见的空间，以至于你会看到大多现在中国 #metoo 的案件，还是停留在案件本身。**我们对性暴力可能有什么误解，男女之间或者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哪些东西是要在现在的社会文化中被重新定义的，这些都很少，因为你仅仅只是讨论一个案件是没办法扩大到更深层次的讨论的。当然我觉得很多社会议题的讨论都有这个问题，并不是只有性骚扰，它并不是一个特殊案例。而且在性骚扰案件没有进到司法程序之前，所有信息都需要谨慎处理。

乔：你认为现在媒体作为平台没有办法发挥它自己的作用吗？

张心宇：倒也不是说没办法，**我相信媒体的影响力比一般个人要大，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它毕竟是一个发声平台，如果它有受众、有读者，就必然会产生影响力。当然现阶段新媒体的影响力相对于过去独占鳌头的传统媒体要小很多，大家接收信息的管道也多，读者不会只看一个信息源。媒体的责任是报道真相，将事实说清楚，但是这个真相受到关注之后会在读者心中产生什么影响，引发什么行动，这不是媒体能够控制的。

乔：所以你觉得现有的情况下，媒体的影响力被限制住了吗？

张心宇：这是肯定的。受限的原因有很多，除了管控以外，它跟整个**新媒体解放**也有很大关系。中国太大了，新闻太多，每天有这么多新闻去抢大众的目光，你要让一个东西进入到公众讨论中，首先它必须要有足够大的讨论价值——当然性骚扰议题是绝对有它的价值的。在很多国家媒体面临的情况都不一样，比如：在美国 #metoo 用 Twitter 发声，但是**韩国却是一位女性在有权威的电视节目 Newsroom 里，曝光了一个检察官的性骚扰行为**。曝光的节目 Newsroom 是一个有公信力的节目，检察官这个身份又是一个有公信力的身份，公信力双重加倍的效果通过大众媒体传到公众面前才导致韩国 #metoo 的爆发。你会看到，**每一个国家 #metoo 爆发起点的区别其实可以展现出那个国家在媒体使用状况上的差异**，我觉得这个很有趣。也就是说，在哪一个媒体率先爆发出这样的案件，其实还是展现出那个媒体的公众影响力的。

在中国大家比较常用社交媒体做发声渠道，因为**接触到传统大众媒体是需要有一定社会资本**的，我作为一个记者也不太能到电视台预定一个黄金时间段。你看美国的演员在 Twitter 上发自己被性侵的事件，因为大家本来就已经认识这个名人了，比较容易对她产生讨论，再演变成更广的对议题的公众讨论。但一个普通人发表同样的东西就很难产生这个效果，除非她指控的对象是名人或者权威人士，这是很现实的。所以中国 #metoo 从 1 月罗茜茜点名曝光长江学者陈小武开始，掀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学术圈知名教授的地位和社会资本是高的，在这种情况下，性骚扰案件才容易受到讨论。

乔：还有就是大学教授在中国社会是非常受到尊敬的，道德上非常受到肯定的。

张心宇：对，这也是一个差异。像在美国 #metoo 举报出的施害者涵盖各界，政界、文艺界、厨师界、时尚界、摄影界甚至也烧到了硅谷，这个大火是全方位地在烧。它也形成了一个风潮，我说的风潮并不只是说在跟流行，有时候勇气是需要叠加的，有人举报之后，另一个人看到对事件的讨论，甚至是伸张正义的机会，TA 才会敢于说出来。所以你看，从今年 1 月到 7 月有非常多的学者，都被一一踢爆出来性骚扰甚至性侵的，尤其是在性骚扰案件被长期漠视、不太得到社会关注的情况下，越来越多人被启发去通过社交媒体追求正义。7 月的时候，这个运动又从学校烧到公益圈和媒体圈，我觉得都是一样的道理。

乔：你觉得为什么在中国的不同的领域：学界、媒体界、公益界

都已经爆出了这么多的案件，还是没有引发一个真正的社会性的大讨论呢？

张心宇：首先我觉得媒体圈内部的新闻还算是**茶壶内的风暴**，即使你说朱军，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认识。另外一个层面来讲，**一个社会有没有长期讨论性别议题的土壤跟基础，这是很重要的**。不是所有的性别议题都必须被塞在性骚扰案件里面去讨论，其实生活当中很多问题都跟性别有关。就像政治，其实政治就是权力，**你生活场域里每一件事都牵涉到权力的展现**，它都是政治，生活上的每一个小细节甚至在你家客厅里谁掌握遥控器都是一种政治，但是大家不会意识到。大家很容易把权力想太远，把政治想太远，更不用说性别政治了。

我觉得更大的问题在于**公众的性别教育**。我自己成长的家是有点重男轻女的。爸妈其实很疼我，但是在生活中的很多小细节中我都会注意到，我跟家里的男性得到的待遇不一样，并不一定说我得到的是不好的待遇，而是不一样，这个不一样会让你开始思考为什么，去追究那个原因。我从初中开始就接受了性别教育，接触了社会性别这个概念，那个时候我的疑惑就得到了解答。**当你开始产生社会性别意识的时候，生活中的很多事情都变成可以讨论的议题，每一个议题都可以从性别角度去看**。如果只是在性骚扰案件或性别歧视案件中才能讨论性别，那我只能说这个社会的性别土壤太贫瘠了，它根本没有办法生发出真正的讨论。所以我觉得从媒体上的观察就是，当这个议题爆发出来，大众在哪些层面讨论，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社会里公众的性别教育和性别意识停留在哪个位置。

我并不是在中国接受教育的，在我初中时期，学校就已经开始倡导性别教育，当时主要还是在摸索阶段。与此同时，那个时候也是新媒体逐渐冒出头的时候，与传统媒体的势力相互消长，所以除了学校教育以外我们还有

不少管道去探索和学习。性别意识跟公民意识是一样的，都是通过累积，慢慢形成的。

乔：你觉得从媒体的角度看，应该如何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基础呢？

张心宇：从媒体角度，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尽量在工作中除了报道事件真相本身，还要引入社会性别分析，有意识地提醒读者很多事情都是和性别相关的。其实我自己每次在思考一个选题的时候，都会特别注意案件中的人现在是处在哪个位置，TA 是什么性别，什么阶级，TA 的生活环境怎么样，因为这些社会条件其实会影响这个事件中个人发声的可能性。作为一个记者我在面对一个女性，跟面对一个男性的时候，要思考的点是不一样的。这个东西是可以呈现给读者的，要慢慢地让大家知道，很多时候讨论一个事件的背后，有很多结构性的因素是更加值得讨论的。

乔：你觉得中国的媒体普遍是怎么认为的呢？一个是性别问题值不值得报道，还有一个是作为敏感问题的性别议题是否值得冒这个风险去报道。

张心宇：首先性别问题是值得报道的。一个新闻事件出现，它就是有新闻价值的，尤其它又具有公共价值的时候。但它能不能进入到媒体的报道中，其实跟各家编辑选材选题都有关系，而且各家媒体运作都会有点不一样。信息量的多寡和是否完善都会影响案件的报道，即便我自己也不可能把所有性骚扰案件全部报道出来。我觉得走入司法程序是很重要的，虽然司法会有它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如果我们还相信一个社会可以是法治社会的话，我们

是希望能够通过案件尽量让法制更完善的，那就需要有一些反馈。它有不完善的地方，就必须让大家检查、检讨。

关于敏感和风险的问题，我相信各家媒体编辑室有自己的一套评估方式。就媒体人角度，当一件事情已经有了足够的讨论的声量、信息量也够大的时候，TA 还是会去报的。**但是能不能报是一回事，要不要报是另一回事。**我们讲个很直接的，有一个事件报道出来立刻被”404”，另外一家媒体跟进又立刻被”404”，你觉得还有没有媒体要再跟进？而且很多性骚扰案件，离我是很远的，我们很难第一时间去联系到相关当事人，如果只有网络上的只字片语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报道，那是不负责任的。**作为一个媒体，我们要对读者保证的第一要件就是我们要传达出真相。**我不知道其他媒体人的考量，但我个人不会因为风险原因不报道，我考量的更多的是这个信息本身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乔：你觉得中国媒体人跟外国媒体人在性别问题的报道上有什么差异吗？

张心宇：我觉得差异可能并不一定是因为来自哪里，每个记者——就算在同一家媒体——判断哪个东西有新闻价值都有差异的。它跟自己本身的性别、阶级和敏感度之类的条件也有关系。当然我接触的人可能也不够多到让我有办法做这样的判断。

乔：那从你个人的角度，到中国来做媒体工作以后有什么让你震惊的事情吗？

张心宇：我相处的媒体人，都还是同温层里面的。当然有媒体很多时候是没有严谨地查核信息的，为了要抢快、抢流量，都是复制来复制去，没有重视过原始来源。所以我有时候对于匿名爆料文化还是会有点担忧的，虽然保护当事人是很必要的，但是如果太多消息都是建立在不公开的条件下，大家就很容易把它们当成流言。讨论基础也是很重要的，媒体如果让公众没有信任感，那很多情况下你就没有办法很好地展现事实。在比较糟糕的情况下，在微博上或者是公众号上很多有明显的事实上的错误的东西，也还是迅速传播出去了。公众可能更加不会、甚至没有条件去查证，然后这些谣言就成为TA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有更多明显有性别歧视倾向的言论一直在知乎、微博上流行，公众号里的爆款情感文章充满了各种性别认知的错误，随便地做一个定论，什么“女生就是这个样子啊，男生就是这个样子啊，活该女生怎样，活该男生怎样”。如果有人很认真地讨论这些问题，马上就会有人贴上“中华田园女权”的标签。简单地贴标签，肤浅化社会议题不愿去讨论，这都是社交媒体存在的问题。这样的东西通常受欢迎，难怪讨论性别的土壤永远都这样。

乔：那从个人经验的角度，你觉得在媒体内部女性的上升空间是和男性一样的吗？

张心宇：新闻传播业也肯定存在性别歧视，男性拥有的社会资源多，容易爬到高位，这个是所有行业普遍存在的。但是记者本身是处在相对扁平的架构里面的，要不成为编辑接下来成为主编，要么继续做记者，它不像传统组织有那么多层级。所以我觉得记者的上升空间还是建立在自己的资历和能力上的。前段时间因为BBC总编辑室同工不同酬的事件，我也思考了很久，也跟相关人员讨论过。我觉得任何牵涉到专业技能的东西，都要有一个明确的评价标准，如果只单纯用性别说要同工同酬，那有时候可能对一些能力比

较强的女记者来讲也是一种伤害。

乔：你现在觉得自己已经摸索到可能会”404”的敏感词跟角度了吗？

张心宇：我其实没有可以去摸索的机会，很多是”404”之后才知道，所以有不少我之前写的文章现在看不到。而且我也不会去揣测什么是敏感，我觉得做任何事情，先用这种标准去审查它的话就不太对。我清楚什么该做、什么该写，之后如果不能写，那是之后的事情，之前我不需要特别去摸索。但我确实有这一年的经验总结，大概知道什么话题可能比较敏感，但是如果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价值，还是会写。

乔：对于中国的反性骚扰运动的走向、现状，还有起源，你有什么看法？

张心宇：中国 #metoo 慢慢地进入到大家讨论的空间，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意义跟社会价值，还是挺让人欣慰的，但是它未必会有像美国 #metoo 那么大的影响力。如果我们从罗茜茜开始算的话，到现在也快一年了，但是我不觉得它烧出了多了不起的大火。虽然越来越多人出来举报，但是不得不承认，大众对于这个议题已经有些疲乏——大众喜欢追求新鲜，这是媒体上很常见的问题。所以对于中国 #metoo 会怎么走，我不好判断，因为接下来我们也不知道哪一天会不会又出现一个爆炸性的事件翻天覆地改变整个运动的走向。但是现阶段，很多基础条件没有成熟，而且中国的社会议题太多了，它就很难占据大家目光的焦点足够长的时间。

乔：对于最近马上就要开庭审理的朱军性骚扰案件，你从记者的角度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又在社交媒体上火起来的这个现象？

张心宇：我觉得首先跟弦子本人正面迎战起诉的态度有很大关系。她很清楚她自己在这个案件里面的位置，她也很有条理地、公开地讲清楚了自己的诉求，清晰地让大家知道她是个什么样的人、要做什么，她真的很有勇气。一个很重要的点是，**公众在面对社会事件的时候，首先必须要对对方有一定的了解。**朱军本身就是一个公众人物，在这样的情况下，弦子透过社交媒体获得了公众关注之后某种程度上也成为了公众人物，她的话语权就增加了，大家关注度就高了。**越多人认识弦子，越多人认识麦烧，越多人认识朱军，这件事情就越会得到讨论。**如果弦子一直是匿名的，就很难达到这个效果。进入司法程序也很重要，无论结果是怎样的，大家都可以就这件事情的走向去进行讨论。当然这肯定跟弦子和麦烧自己拥有的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是有一定关系的，大学生要好几个人一起联署才可能达到类似的效果。

乔：从媒体人的角度，你对在推动中国 #metoo 的运动者有什么建议吗？

张心宇：我觉得媒体合作这件事，首先要厘清的是媒体没有义务跟任何组织机构公司合作。但是**社会组织作为专家常常能够更快地掌握更多、更深入的社会事件的信息，这就是社会组织的资源，而社会议题本身又是媒体关注的点，我觉得这就促成了双方合作共同推动这个社会议题。**我会建议社会组织可以主动地跟相关媒体人保持经常性的联系，有什么突发事件、最近

在忙什么项目都可以及时沟通。这其实是一个双赢的关系，**因为很多时候大家追求的东西，可能在某个层次上是相同的。**也有不少平权组织跟我保持着密切的联系，TA 们也会跟我分享案件的第一消息，当我觉得信息量足够的时候，就可能有报道。

所以要想有效地传播，真的要先思考你的目的、对象、价值，以及你还是要试错的过程。我觉得传播很重要的要素就是目的跟对象，所以要先**找好你的对象是谁，然后用 TA 们的语言说话。**千万不要站在一个高高在上的角度，用些晦涩的学术语言来讲话，好像你是最专业的、拥有最正确的价值观的，这就摆明了“这个东西是没有人要看的”。还有你的语言会不会产生歧义，让人误解，这也是我们极力去避免的。在我以前工作的媒体，在拟一个新闻标题的时候我们会咨询非常多的人，可能会下 6 个标题给我们传播的目标群体，让 TA 们选出自己最喜欢的，还要判断有没有人错误理解某个标题，就是要细到任何一个词语都不让你的目标人群有误解。有时候我们做传播常常会感到失落的点是，我的东西明明写得非常好，我掌握的事实也比别人多，为什么我的文章火不起来。当然有很多外在因素的影响，**但我们还是要反思自己怎么写，需不需要牺牲一些硬核的东西，如果还是需要硬核地写是不是有策略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这是一个反复尝试的过程，没有一蹴而就的策略。**

达到好的传播效果本身就很难。国外很多公益组织会用很多有创意的东西让 TA 们的议题慢慢火起来，时不时地会用有趣的方式做包装、扩大 TA 们的读者群。**每一个读者的社会背景可能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接触了你宣传的理念，慢慢变得相近，这就是让你的类目标人群变成主目标人群。**有时候这个东西还是牵涉到资源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是不是一定要很多资源才做得到，反思怎么传播这件事情还蛮重要的。

后记与总结

作为一个日常工作中都在接触性别暴力事件的女权工作者，一个身处在充斥着性骚扰的社会环境之中的女性，在做完所有这些采访之前，我也不知道性骚扰可以如此广泛地，以如此多样的形式存在于这么多不同的场合。

我们的故事集尽可能地呈现**不同的性骚扰形式**：有**身体接触类**的（乔伊林、风子、希希，冰冰、途尚、常宁、月饼、小 A、捡泥、白亦初），**意图强制性侵犯的**（凌凌漆、小芳），**场景设置的**（朵朵、小 A），**强制展示身体的**（橙子）、**面对面语言类的**（小乔、小 A、捡泥、白亦初），**还有网络上发送令人不适的语言及图片的**（希希、小丫、小树枝、Tatsumi、Seaz、阿狸）。很多人虽然觉得不舒服，但是对于冒犯性的言语或者黄色笑话已经习以为常，并不觉得是性骚扰；或者将冒犯性的语言当成是对方低素质的表现，仅将其当成冒犯，不认为是性骚扰。这与大家对性骚扰的定义和表现形式不了解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常宁和途尚的故事清楚地告诉我们，被骚扰者不一定是女性；而希希的反思和白亦初的故事也充分呈现了，实施性骚扰的人不一定是男性；常宁、途尚和白亦初的故事也表明，性骚扰不是只发生在异性之间的，同性也可以对同性进行性骚扰。从这 21 个故事中也可以看出，男性对女性的性骚扰仍然在所有性骚扰事件中占据绝对多数的地位。

受访者常宁、月饼和希希都提到了**由于性教育缺失引发的性骚扰**。常宁在青少年时期通过性骚扰的形式来探索性与性向，通过黄笑话来了解人体生理结构。月饼在被性骚扰之后去主动地了解了必要的性知识，并向自己的同学传播。而希希则是在成年参加工作以后，仍不知道如何表达对别人的性吸引，采用了性骚扰的方式。TA 们都认为如果在童年甚至幼年时期就已经接受了完善的性教育，TA 们会更好地保护自己，或者选择更好的方式来探索和表达性。

在性骚扰的具体的形式中，我认为非常有必要指出的是**以物化女性的言语对女性进行的性骚扰**。Seaz 的故事里面，两位男性骚扰者都试图将女性物化成一个器官或者一具肉体，将男性当成这个器官或肉体的主人，抹杀女性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贬低女性作为一个“人”的价值。同时，冰冰的故事告诉我们，**对好女人和坏女人——或者是圣母和女巫——的想象仍然普遍存在**。一个经常去酒吧跳舞的女性无疑非常符合性道德缺乏的“坏女人”的想象，她们遭受性骚扰就是“自找”的。这些类型的评论在我们的生活中实在太常见了，但并不代表我们应该习以为常。

过去有一个迷思：受教育程度高、有一定社会地位的人是不会性骚扰别人的。在中国的 #MeToo 风潮中，这个迷思已经被证伪，但是在某些人的思维中它仍然存在，刘强东案件引发的骂战就是一证。过去一年与在校女大学生的接触中，我了解到，她们作为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需要陪导师吃饭喝酒已经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但是在采访博士生小 A 的时候，听到她一遍又一遍地跟我说“我已经习惯了”的时候，我还是感到震惊和心痛。小丫、朵朵的故事和 Reitman VS Ronell 的案件都可以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甚至是从事知识生产的人，也可以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对人进行性骚扰。

Reitman VS Ronell 的案件与我们采访中呈现的经历都有所不同，因为 Ronell 是一位女同性恋者，Reitman 是她带的男同性恋博士生，TA 们之间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性吸引。与学者皮晨莹的对话给了我极大的启发，她指出“性”在这个案件里只是施展权力的途径。这个案件充分地展现了**性骚扰的本质是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性作为一种表现形式被夸大了，让我们以为性吸引才是性骚扰的核心。同时，“**性别**”作为**不对等的权力关系的一种**，在**性骚扰案例中被广泛地被呈现，也被普遍地讨论了**。但这并不代表性别是其中唯一的决定因素，我们应该看到性别与其他类型的权力关系与性别**交叉**地存在在性骚扰问题中，性骚扰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有一个在 #MeToo 运动中已经被一再讨论的迷思是，当骚扰者在某些方面有非常大的成就的时候，一些人会对被骚扰者的指控产生怀疑，这些人对骚扰者的辩护常常是“TA 在某某方面很优秀，TA 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我们相信 TA 不会对别人进行性骚扰”。同样的辩护也适用于性侵犯，对于韦恩斯坦如此，对 Avital Ronell 如此，对于刘强东、雷闯、章文之流也是如此。一个人在学术、经济和社会地位上面的成就不能证明 TA 一定不会对别人进行骚扰和侵犯，这是我们需要更加敏感地注意的一点。这也是一个亟待打破的迷思。

小芳明明遭受了严重的性骚扰，却以“他很温柔”“他也很可怜”“我们关系很好”等理由为施害者进行开脱，拒绝认为自己经历了性骚扰。小芳的行为也反映了另一个普遍存在问题，就是对“性骚扰”这个词的妖魔化，仿佛谁性骚扰了别人就需要马上抓进牢房终身监禁。这由保守错误的性观念引起，也**加剧了对“性”的妖魔化**。我国文化传统历来谈性色变，不仅儿童、青少年缺乏性教育，成年人也耻于谈性，对于性相关的心理与生理健康的关注远达不到及格的程度。我也希望这个故事集可以启发读者关于性教育与性健康的讨论。

性骚扰当然是错的，但是它的情节有轻有重。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可以根据法律对骚扰者进行惩罚；如果是被骚扰者觉得不舒服，但是还没有达到需要法律层面惩罚的程度，我们完全可以通过社会道德来对骚扰者进行批评教育或者道德惩戒。在访谈故事中我们尽量地呈现了不同程度的性骚扰行为，以及对被骚扰者有不同程度影响的性骚扰事件。我也采访到了几位本以为自己经历的是性骚扰，但事实上却经历了强制性侵犯的亲历者，限于本集的主题，她们的故事并没有收录在这个故事集中。

被骚扰者对事件的深入思考非常重要。在遭受了私底下认识的人在微信上的性骚扰之后，Seaz 对于性骚扰事件和它发生的场域——微信都深入地进行了思考：“**他们把我当成一具肉体或者一个器官来谈论，而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且这个肉体和器官的主人还被认为是她的男朋友，这些是最让 Seaz 觉得被冒犯的点。微信在这个事件中“创造了一个封闭的小黑屋一样的环境”，给被骚扰者留下很强的孤独感。

“自责”仍然是性骚扰发生以后被骚扰者最常有的情绪，在 21 个故事和 5 个专业人士的访谈中，有 8 位提到了自责的情绪，有 3 位提到了羞耻与羞耻感。约半数受访者是第一次有机会与人完整地提起相关的经历，还有一些受访者在访谈过程中有情绪爆发引发哭泣。我认为广泛存在的谴责受害者的风气是被骚扰者讲述自己的经历和寻求帮助的最大阻碍之一，受访者常常无法在身边找到支持网络，即使是最亲密的家人和朋友也会首先质问和**指责被骚扰者**。在访谈完这 20 位亲历者之后，我发现对于亲身经历的梳理和分享甚至是哭泣对于亲历者来说都有非常大的纾解作用，对于很多受访者来说这已经是 TA 们得到的最大的支持。在此我也希望所有读者都能够在听到别人的性骚扰经历时，把那个热爱评判的自己放下，**无条件地倾听 TA 的讲述，这是被骚扰者能够得到的最好的支持之一。**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反抗着，所以我拒绝用“受害者”这样一个

暗示着被动与脆弱的词来称呼被骚扰者。橙子拒绝离开那个让她难过的环境，因为她“又没有做错，凭什么要我走而不是他走？”而且她“不想牺牲自己的事业”。风子连续几个月咨询维权成功的陌生人、报警、张贴海报寻找目击者，坚持通过不同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虽然最终没有得到完满的处理，却又激起她继续做相关课题的决心……TA 们的方式或许在有些人看来弱小、微不足道、荒谬、自讨苦吃……可是正是这些并不完美的反抗让 TA 们有了继续面对充满伤害的环境的勇气。希望读者下次读到所谓“完美受害者”的故事的时候有所警觉，想想这些故事里面有多大程度是为了传播效果的有选择的呈现。

骚扰者的反思以及对自身行为的修正是很想展现的，也是我希望广大骚扰者都可以被启发的部分。希希作为一个被告知自己让对方不舒服的骚扰者，马上开始了改变和反思，学习相关的知识希望能够运用在自己的工作中。常宁作为一个年少时用性骚扰别人来探索性向的受访者，在受访时也明确表示如果接受过良好的性教育，绝对不会这么做。途尚在发现自己的行为给别人造成困扰之后，马上终止了这些尝试。

我们并未得到机会在知情同意的情况下采访对自己的骚扰行为不加反思的骚扰者，也期待这本故事集可以启发读者你去进行此类采访，呈现 TA 们同样不可或缺的故事。

很多专业人士在努力推动反性骚扰。碧城作为一个培训师，给被骚扰者和希望推动反性骚扰的朋友提供支持；小米作为一个在校大学生，组织不同的社团活动，期待引发讨论以达到校园教育的效果；皮晨莹作为一个学者，写文章讨论学术圈性骚扰问题，直指问题的核心“不平等的权力关系”以及陈腐的学术体制；张心宇作为一个媒体人，积极地撰写性别相关的报道。我相信有更多的专业人士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着，因为篇幅有限，时间有限，很可惜不能更多地呈现。

法律专家爱马告诉我，我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中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但是并没有对于性骚扰的严格的定义，所以在这个故事集的开始我们收集了6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法律中关于性骚扰的定义。在法律层面，我们也希望这个故事集可以给法律倡导者一个小小的参考。

我有幸在去年底参与了一场知名记者闫丘露薇关于 #MeToo 运动的分享，她指出中国的 #MeToo 不能称之为一场运动，因为它缺少社会运动的一些要素。我的第一反应是反对，觉得这个言论抹杀了所有推动反性骚扰工作的努力。朱军案的亲历者弦子也在微博发布了自己关于整个案件的反思，表示了对中国 #MeToo 运动的批评，强调对自己主体性的捍卫。媒体人张心宇也在访谈中指出，中国对于 #MeToo 案件的讨论缺乏深度，因为中国缺乏深入讨论的土壤。我觉得这些对于既有社会运动的批评与对亲身经历的反思都是建立深入讨论的土壤的基础，也希望读者你对这篇故事集进行批评和补充，这也是我们进步的基础。

感谢

感谢想起无私地分享，让这个故事集成为可能。

感谢菲菲，Joyce Tan，水晶和杰基，你们的存在已经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更不用说在成集的过程中提供的不可或缺的帮助！感谢亚亚给出真诚的意见和建议，也感谢 Zac 的帮忙和启发。

感谢 Humphrey、Shirley、Prince、Karen、Nora、KO、fenix、Phoenix、Jackie、Chloe、Sheryl、janjian、24601、橙子、子非鱼、荔枝等在文字方面的支持。谢谢菲菲在排版方面的协助和鱼在封面设计方面的协助！

感谢每一位受访者（按照报告中出现的顺序）：乔伊林、小茹、凌凌漆、冰冰、小芳、途尚、月饼、常宁、朵朵、风子、小 A、橙子、希希、小乔、捡泥、白亦初、Seaz、Tatsumi、小丫、阿狸和小树枝，谢谢你们的信任！也感谢专业人士们接受我的采访，分享自己的知识（按照报告中出现的顺序）：法律工作者爱马、学者皮晨莹、性骚扰培训师碧城、校园行动者小米和媒体从业者张心宇。也感谢每一位帮忙介绍受访者的，信任“我们与平权”的朋友！谢谢天然、阿琦和小五的支持！

我们与平权 | 我们的故事

感谢每一位参与我们活动的伙伴，是你们宝贵的分享拓展了我的视角。也感谢每一位在性骚扰问题上与我争论的朋友，你们的论点都让我对这个问题有了更深入思考。

感谢王政老师的社会性别课程，给我开启了认识社会性别这门学科的大门，也认识了很多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感谢那些不能提名字的朋友们，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信任，你们的支持是我们前进的力量。

也感谢我自己。





ME TOO

我们与平权
We and Equality



WE DO